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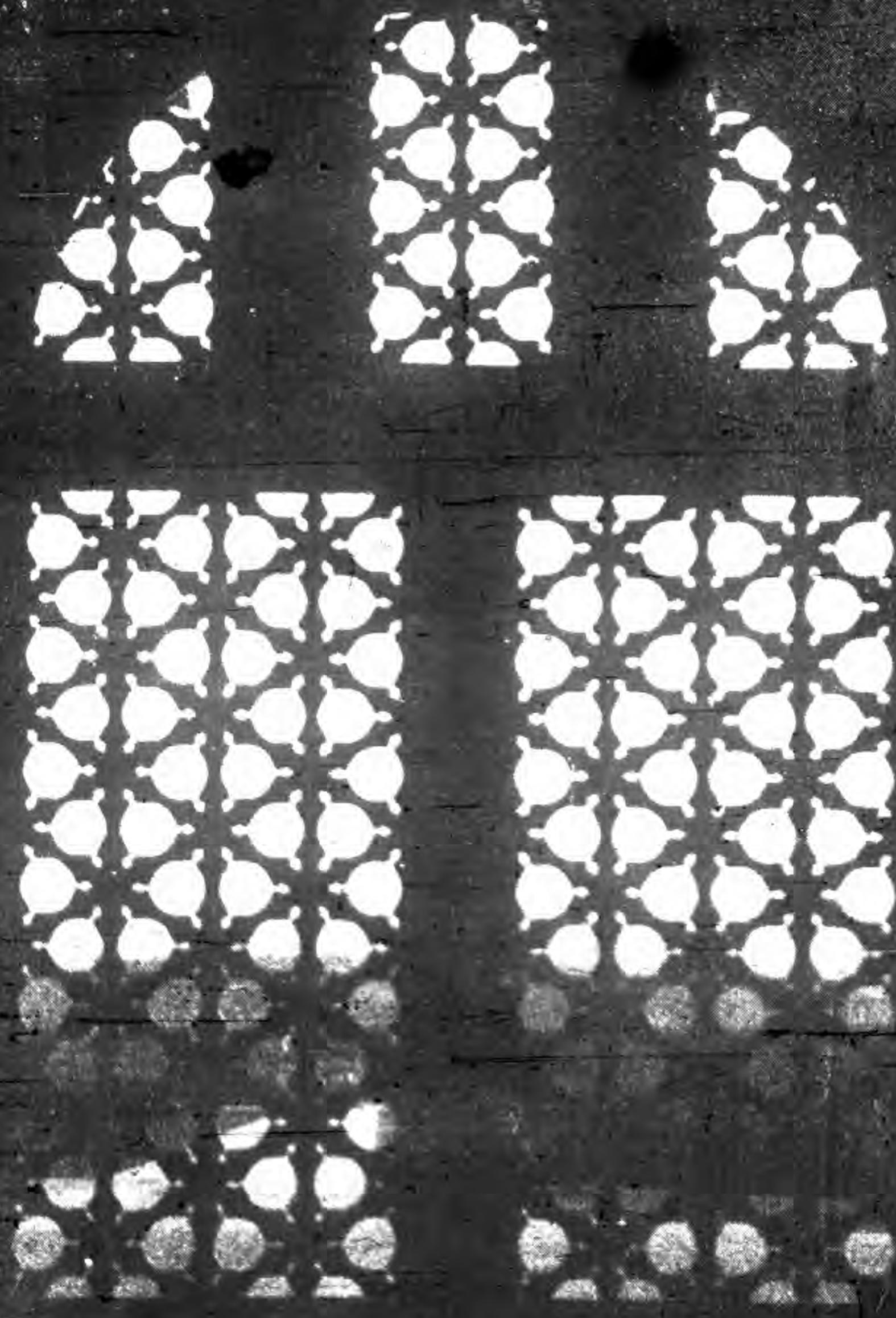
R
524 8221
987.

卜商之序毛詩也曰詩者志之所至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如是文又何嘗不如是哉古今之文所以不相襲者以古今人之志不相襲也今聚五方英俊羣居雜處情動于中乃形之於言言之不足乃文之以辭藻著之於竹帛斯集以成觀乎此亦可以規其志矣

乙亥正月孫重民敍

這是一座建築，用思想
和腦力砌成的。雖然並不
怎樣華麗，但在設計
，結構，裝修方面，是
有相當特性的。努力的
痕跡，不難在任何處找
到。現在完成了。房龍
說：「我把開門的鑰匙
交給你，等你回來的時
候，也會知道我所以這
樣熱心的緣故。」很榮
幸的，我們也這樣做。

——寶雄



二十三年度秋季校刊社

社長

孫重民

副社長

魏敦和

總編輯

秦寶雄

編輯

秦寶同

校對

王祖錫

校對

邵循愷

總務

章梓賢

出版

章梓賢

會計

鄭奮

廣告

凌宏璋

汪炳勛
王世墉

張書蔭
何俊文

金中校刊第八期目錄

論著

我國對世界二次大戰在外交上應有之改進
日本的教育

其匪入川國人應有之注意

中國科學落後之原因及補救方法

無線電對文化事業之貢獻與其進展

領袖論

井文章

秦寶雄

李樹藩

(二二二)

羅時任

(三八八)

秦寶雄

(四七七)

張書蔭

(一五五)

雷

(六八八)

秦寶同

(七四七)

秦寶同

(八二二)

秦寶同

(八七七)

張書蔭

(一一五)

雷

(六八)

秦寶同

(七四七)

秦寶同

(八七)

張書蔭

(一一五)

雷

(六八)

秦寶同

(七四七)

秦寶同

(八七)

張書蔭

(一一五)

雷

(六八)

秦寶同

(八七)

我國對於世界二次大戰在外交上應有之

改進

張書陰

一 引言

善哉當歐戰初結，美國威爾遜總統之言曰：「此次大戰其殆爲世界末次之戰爭歟！」

是言雖出威氏之口，而實遍存乎全世界人類之心。蓋此次戰爭所直接間接加於全世界——尤其歐洲——人類生命上，經濟上，文化上之損害，實超於以往之國際戰爭者遠甚。世人痛定思痛，其厭戰思想之殷，有必然矣。但時至今日，詳考事實，各國在外交上之鉤心鬥角，在軍備上之磨甲枕戈，其紛忙之狀，實較甚於第一次大戰以前；於是世人乃惴惴然相告曰：「世界二次大戰又不遠矣！」回憶威爾遜氏之言，本爲希望之詞，至是乃證明殆直妄想耳。

立國於二十世紀談何容易！人類之殺性愈熾，國際之紛爭彌繁，或牒之則縱橫於外

645535

藏書館圖書

交坫壇，或顯之則角逐於戎馬沙場。若有國焉，其民不自強不息，其政不勵精圖治，外交既未能應付裕如，軍備又不足決勝疆場，而能苟存於今世者鮮矣。至於我國之國勢若何，國人早有定識，言之徒增悵惘。以如此之國勢，即立國於當時亦屬不易，况國際多事之秋耶？

第二次大戰既必發生於最近之將來；而論者又斷定我國屆時必不能袖手於遊燭之外，——即以現勢論之，亦有所不容我之作壁上觀。彼列強如英美法日輩，尙縱橫捭闔，整軍經武，不遑甯息；積弱如我國，究將何以自處耶？若仍淡然漠然，任大戰之自生自滅，任己國之被牽被斥，恐不待是役之終，世界地圖上已不見我華族國家矣。

歷來國際大戰之前夕，雖各國於軍備之競爭上、領土之發展上、或民族之感情上時有衝突；然必有若干時日的外交上之擾攘紛紛，方能爆發於一旦。遠之如七年戰爭（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 The Seven Year's War），諸國之戰（一八一三年 Battle of Nations），近之如歐洲大戰，均數見不鮮。是則雖謂國際戰爭被造成於外交坫壇之上，亦無不可。茲文之作，即在以作者個人之謹見，試擬我國對於世界二次大戰在外交上

應有之改進貢獻於國人，聊備芻蕘之採。然「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國際間外交之現勢，有作我資鑑之價值；又二次大戰之概況若何，亦有得之推想作我南針之可能。故未述我國外交之改進以前，先之以「國際外交現勢之鳥瞰」及「世界二次大戰之預測。」

二 國際外交現勢之鳥瞰

現代外交，乃私誼式之外交。坫壇辯論，紙面抗議，不過形式僅存，早已失其實效。試觀各國使領之遊說，宰輔元首之聘謁，艦隊飛機之遊訪，公私社團之遊歷，如此紛忙，所爲何來，從可知矣。

日本屢有外交官員——如松岡洋右藤井春一齋藤博等——遊說歐美各國當局。其用意不外以甘言引誘各國，使贊助——至少不反對其在東亞之暴行；聯絡友善之與國；及窺探各國之實況。英國方面因其爲舊日之同盟，近數年雖藕斷而絲連；且日本尚未敢對英國在遠東之權益加以重大之威脅；故對日以明示無關暗表同情之態度。且最近英日同盟復活之呼聲甚高。觀於上年秋國聯會議我國非常任理事之落選（亦有法國作用在內），英國實業考察團之遊歷日滿，及英國輿論屢有袒日之色彩，從可知矣。美國因日本氣

議已高，其太平洋屬地——檀香山羣島菲列濱羣島瓜姆島——有漸受威脅之勢，絕無與日妥協之可能，故對彼之暴行極力抨擊；且排斥日僑甚厲；軍隊演習作戰時，亦輒以日本爲假想敵。俄國在帝制時，因日俄之戰，結仇甚深。革命以來，因日本侵略滿蒙過事激進，亦屢起齷齪。然蘇俄在第二五年計劃未完成前，不願輕與他國起釁，故對日雖心懷仇恨，而佯示坦然；且處處避免釁端。觀於屢次滿邊戰雲既佈而復歛，可知蘇俄之用心；最近行將成交之東鐵買賣，亦俄之緩兵計也。法國與日本素鮮衝突，彼在遠東權益亦少，若日無害於彼，當然不表反對。在亞洲，逞羅親日之色彩頗濃。揆其用意，殆因受英法二強屬地——緬甸安南——之威挾，而欲托庇日本之餘蔭歟？日本之樂惠於逞者，亦因欲得克拉地峽之連河開掘權耳。

蘇俄最近加入國聯，與英與法均極友善。美國爲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防範森嚴，不意近來亦與俄國恢復邦交，其由共敵日本促之然歟？俄國之與德意，雙方政府主義之不同，實爲不能親善之大原因。在亞洲則與土耳其交誼頗篤。

美國在國際外交上，素有高屋建瓴之勢，態度甚爲光明；究亦惟自己利害着想耳。

與日仇視，與俄復交，已成定勢。與英與法素稱睦誼，但始終未加入國聯。

英國沉毅成性，不輕易明示態度，故其在外交上、軍事上，每於臨事成舉足輕重之勢。最近與德國有隙忘舊隙漸示友好之態度，是以引起素稱協和的法國之猜疑，然法國未便明示也。

法國自歐戰後獲得凡爾塞系國家——波蘭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領袖之地位，至今弗替。最近尤與南斯拉夫極盡睦誼，觀於法外長巴爾都之訪問南國當道，南王亞歷山大之回報法國，及法國對南王遇刺之表示關心與哀悼可知。與德原為世仇；近年因德國力圖解脫凡爾塞和約之束縛，私擴軍備，及雙方均欲以武力干涉薩爾區域之投票，仇視更深，且惴然懼德之復興。與意大利本不甚睦，但因欲維持地中海之均勢，近有協定之訂立，要亦不過紙面和好而已。

德國當無與凡爾塞系國家結合之可能，國聯早已退出，且力謀脫離凡爾塞和約之羈束。與奧國因國社黨之受斥於奧，感情大劣，聯盟之局，已不可再。與意大利有前歲希脫拉與墨索里尼之會晤，國交大洽，維持南北歐均衡之局。

意大利既敦睦於德，敷衍於法，復於今春與奧匈二國成立三頭協約。以固其在中歐之勢力。去年匈總理賀博斯及奧總理許希尼格先後拜訪維也納及羅馬，益促進三國之邦交。

在中歐及巴爾幹半島，奧匈及保加利亞同為反凡爾塞系國家；希臘密結友好與意大利，亦可視為該系國家之一。南斯拉夫既高攀於法，復與羅馬尼亞及捷克斯拉夫成立小協約。總之此數國者，其國際情形實為複雜，自來多事，有由然矣。

三 世界第二次大戰之預測

論者皆謂世界二次大戰，將發生於一九三六年，究何所據而云然？蓋以華府海軍限制條約已由日本宣告廢止，倫敦海軍會議今歲將重開。英美日三大海軍國家對於海軍限制當有劇烈之競爭，該會實未可樂觀。薩爾區域決定誰屬之公民投票，已於一月十三日舉行，結果決定歸還德國，此事頗足促進德法之仇恨。俄國第二次五年計劃將於後年（即一九三六年）完成，屆時羽翼豐滿，可遠舉高飛，不畏強敵。日本之退出國聯，雖於一年前聲明，但按之「會員國之退盟須於二年前提出大會」之國聯規例，當於今年秋實一

現。屆時彼更將肆無忌憚，爲所欲爲，益促諸國之嫉視矣。觀以上諸事實，大戰之將起於明年，亦自有其可能。

該役將以太平洋爲主戰場自不待言：日美之主力戰必將在北太平洋面之海空；日俄海戰將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陸戰將在北滿洲及俄屬東海濱阿穆爾後貝加爾諸省，空戰亦將在此諸地之上空；如英日開戰，則將以南中國海爲戰場，或將波及於我國之閩廣；屆時我國沿海各市區，大有作彼輩軍事轉輸地及根據地之可能，吾其爲假道之虞乎？在歐洲：如德法重行火併及中歐巴爾幹諸國混戰，將以歐陸爲戰場；法意開戰將在地中海及北非洲。

日本美國蘇俄爲遠東戰場上之主角，乃必然之事實。美俄之共鬥日本，亦非預行明示協同，但戰起後將於軍事上互爲協助。如日本無損於英國之遠東權益，則英國在遠東除嚴爲守備外，將不加入戰團；若在未開戰前英日已重訂同盟，則戰時英國或明守中立，暗助日本，或索性聯日以共敵美俄。法國在遠東除保護其領土外，必不參戰。在歐陸：德法當然立於對敵地位。意國亦將敵法。奧匈希保等國當然立於德意方面。小協約

將爲法聲援。土耳其若參加戰團，當然立於凡爾塞系方面以敵希保。英俄將移全力於東
•不參加歐陸之戰，僅善保其海陸邊境而已。

遠東戰起後，俄美或邀我國共敵日本；或勸我嚴守中立，不與日本以行軍之便利。
日本屆時當一心應戰，不暇侵我，或將誘我以同種同文之假親善，勸我共敵美俄；或守
善意之中立，充分與彼以行軍之便利。不論我國中立也，助美俄也，抑助日也，我之領
土、海、空，凡足資彼輩——尤其日本用兵之便者，不問同意與否，將概被佔領；戰後
將無歸還之期，——即歸還亦甚棘手。是役終結，如日敗則滿洲必歸於俄，台灣或將屬
美。如日勝，則侵佔我華北之土地將更行擴大。俄國在戰時將佔領我外蒙邊境地，甚或
誘使新疆外蒙離我而去。我如東顧方殷，則英國將侵略西藏雲南更急。總之我國若不急
圖自強，以應付此役，則戰息後，不亡亦奄奄垂斃，事理俱在，非敢故作危詞也。

四 我國對於該役應有的外交上之改進

我國之外交，幾無可言。蓋於國聯方面，雖爲會員國之一，亦不過開例會出會費而
已，究得何益於彼？即自前歲我代表當選爲非常任理事一席，亦仍操縱在人，何實利之

有？去年秋則併此無實權之非常任理事席亦失之，我國之在國聯，更不足道矣。所有駐在各國之使領代辦，亦不過辦例行公事，裝點門面而已。於國際間則夙不事結納說訪，專待人之來臨，而抱來者不拒之態度；於外交事件，非至萬不得已，絕不過問，從不思防患未然之策；以是形成被動式之外交。以言邦交：則與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當無交誼之可言；然我之與國何在？親我者如美俄，亦各有其保持均勢及侵我沿疆之目的；淡然如英法，亦各欲保持其在我之勢力範圍，時作邊地之侵佔，或一旦我有難，亦各欲施趁火打劫之伎倆；最近與意大利邦交頗睦，且有大使之換駁，然亦無濟於我之危急。是以云我國幾無外交之可言者，非爲過也。

今欲改善我國之外交，使與國日多，國譽日隆，既能措施得當於平日，尤能應付裕如於戰時，當採取下述之六大方針，以作施行外交方策之指引：

一、實事求是 我國歷任駐外之使官領事，除辦理例行公事及舉行應有之儀節外，鮮有作職分外之活動者。觀彼日本之外交官則不然矣，彼雖除作照例之事件外，尙努力於己國優長之宣傳，各國實況之探查，及友邦朝野之聯絡。是以彼能聲譽日著，友國漸

多，且對各國內情瞭如指掌，資已國發展之準繩者甚大。今後我國之外交官員，亦急宜效法；對於我友好之國家，宜多作感情之聯絡；對於我敵視之國家，宜重於實況及計劃之偵察；再於國際間作國家光榮之宣傳，勿只以作照例之公事儀節便為盡外交之能事。

二、防患未然 「九一八」事件之發生，必待日本之進佔瀋陽而後知事態之嚴重；南海九小島之被佔，必待日法互爭而後知；英軍強佔班洪之消息，亦於事發後之若干日方上達於我政府；待消息之既得，方始注意，方始調查，方始抗議，然已遲矣。由此可見我國之外交，放馬後炮實為拿手好戲。常此以往，國土之門戶洞開，體無完膚，當不待大戰而已然。欲謀補亡羊之牢，當於邊陲之各要塞大埠，常川派駐幹練之外交官員，隨時調查邊疆詳情，呈報中央；同時並付以特權，使在緊急時得先便宜行事，再行詳報；彼等當與駐在地地方軍政長官切實聯絡，以收合作之效。至於邊疆交通之發展，軍隊之配備，亦屬急應籌謀者。國際間情報自可由駐外使領隨時詳報，以憑指示機宜。如此，內外併進，方能收防患未然之效。

三、主動自我 作者之所謂「主動自我」，非我之甘為戎首，無端生事。乃指平日

外交軍政妥爲準備，一如有事時；一旦被人侵擾，我自有我之計劃，按以行事，不致如往之手足無措，提出無用之抗議，乞籲虛偽之國聯，不得反響，便爾默然之軟弱可憐。如於戰時當詳加思考誰友誰敵，以定取舍，然後自動助友以拒敵；如宣布中立，當效法歐戰時之比利時，守絕對之中立，不與交戰雙方以任何便利，如有強力加我者，則雖玉碎亦所不辭。總之我當不待人之邀拒指揮，須有自決能力，自動以行之。

四、注重國際宣傳 日本每於國際間詆我國爲無組織半開化之國家，而自詡爲文明上國。此種觀念早已深入歐美人士之大部分未曾到過遠東者心理中，以是彼等對我國及日本之概念，其優劣大相懸殊。夫我國社會程度誠不能比於歐美各國，然亦不如日本之詆毀之甚。又滿洲亦早經日本宣傳爲與我國無關之一地，試觀 *Manchuria* 一字即知西人已視滿洲爲亞洲（Asia）澳大利亞（Australia）同列，當無有「中國與滿洲有親密之關係」，在彼輩心目中。由此可知國際宣傳之重要，我國從未注意及之。今後當由我之外交官員、華僑、出國之刊物，甚或特派官吏將我們之優點盡力宣傳於國際間，以糾正國際之視聽，藉以獲得大量之同情。此舉頗重要，願我政府及外交界，幸勿忽之。

五、確立武力後盾 外交官員之敢在國際坫壇仗義執言全權允否者，全持己國之武力充備，政府民衆之信任作後盾耳。我國之軍隊徒多而不精，乃爲確切之事實。故外交官員卽深得政府民衆之信任者，在國際議席亦未語先怯，深以「設國交破裂必須訴諸武力時，己國之軍備能否勝任」爲虛。如此卽有全權，當決定允否之時，亦多所顧忌，而不能暢所欲行。卽有少數深謀遠慮辯才無礙者，如施肇基蔣維鈞輩，雖在國聯大會上理直氣壯，辯折羣雄，而爾逞爾口，彼弄彼武，彼列強者曾不以被屈於吾代表之詞鋒而少斂其暴行；如日本者，反變本而加厲焉。何則，我之武備不足以使人畏也。此所以言『弱國無外交』者，非真無外交；乃因武力不充，外交卽失其後盾而無效也。故我國之外交，除應得民衆之信任外，尤應充實武力，以作其後盾，而收圓滿之成效。實則不惟外交；即爲自衛計，我國之軍備亦因從速充整也。

六、充實外交陣容 外交陣容所賴以充實者，人才與經費耳。我國之外交部長，自二十一年春顧維鈞辭職後，先兼以司法行政部長羅文幹氏，繼兼以行政院汪院長以至今日。姑不論諸氏之勝任與否；而正職政務紛忙，當無多餘時力以理此兼職，則外交政務

當多少有不及之處。駐外使節間有兼任或僅委代辦者，領事則虛懸更多。此等處係表現外交事務輕簡抑外交人才之缺乏耶？以言經費，則國聯會費已積欠數載；駐外使領館亦經費不足，領事館甚將有斷炊者。縱有人才，而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其事務廢弛，有由來矣！故今後我國之外交，當求人才與經費雙方之充實，儘量採用獨任制；如感覺某處無設使領館之必要，則索性不設；既設則必使之經費人才兩俱充足。

五 結論

外交乃國家行政之一部門，經緯萬端，非短篇所可詳論，此不過就我國外交之時弊，作對症之藥石。而國際外交之局勢，變幻瞬息，亦難詳考，茲文之第二部不過作國際外交現勢之鳥瞰而已。又世界二次大戰既爲將來之事實，作者之預測當否，或當之成份如何，不得而知，但僅就現在勢理作預測之依據耳。

時至今日，我國之凡百不振，已瀕於絕大之危境。欲脫此危，豈「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部分改善所能濟事？非對教育、軍備、交通、實業、政治及外交加以通盤之籌劃，普偏之改進不爲功。若獨作外交上之改善，亦如擁劍之蟹，獨巨其右螯耳。望國人

於此三致意焉。

象徵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郵票



去年，一九三四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二十週紀念，蘇聯政府特發行紀念郵票一套。郵票上的圖案處處表現看未來戰爭的恐怖。新式武器的銳利，觸目驚心，使人見而知有所警惕。如郵票面 5 Kopeck 的一種表現炸彈從一個毫無防空設備的城市高空落下。 10 Kopeck 的一種畫着城市的居民紛紛逃往鄉間，以避免飛機的轟炸。他們恐怖的狀態活躍在寸紙之上。

日本的教育

井文章

日本在明治以前，沒有甚麼教育可述。等到仿自中國隋唐制的大寶令下了以後，才有大學、國學；但這也不過是爲養成官吏爲目的的階級教育。後來王政衰，武士興，這階級教育也沒有了。德川幕府時，才有爲教武士的官學，藩學。平民的教育，除了幾處的家塾以外，可說沒有。

明治時，一切維新。在元年三月，率領文武官吏到南慶，以五事共誓神明。這五件事便是維新國事的基礎。他因看到國家的興衰，多在於教育，且本國的教育，是階級的；是應閒消遣的，故他第五件事，便是：「求智識於世界，以振無窮的皇猷。」在那時；日本便立下了維新教育的標準。但爲那剛維新的當兒，百政待理，又缺於經濟，地方的教育，雖稍有創辦，然仍委之於各藩，和德川時的藩學，還沒有甚麼分別。而政府却盡力去勉一切官吏學皇學和漢學，同時也有幾個專講中、英、法等學術的學舍。到明治四年，才有文部省（即教育部）的設立，以管理全國的教育行政。他們所創辦的學校，

是採仿法國的制度，但課本却多譯自美國，同時也曾前後交替的注重過美國的實利主義，英國的功利主義，德國的統貫主義，法國的自由主義。後來皇漢兩學也會一度被人輕視過，而不久便恢復了原狀。然女子教育，還是很幼稚。那時的人民，以為女子受過了歐風美雨，便是貞操的大破產。到森有禮爲文部大臣時，時在明治十八年冬，把以前的教育行政，大加改革。森大臣是日本文部省最有名的一位，他以英邁之資態，熟悉海外教育的經驗，和他國家主義思想的隆盛，盡力於建設上，尤其是對於師範教育極端注重。他在職時雖僅三年，而他能把整個的教育精神，經他一手的改造，由個人主義而成國家主義了。

繼森有禮的是井上毅。井上的教育方針，仍是跟着森大臣。不過他却致力於實業教育和女子教育。

明治二十七、八年間之中日戰役至三十七、八年間的日俄戰役的十年裏，日本學者稱爲是國民自覺時代。那時他們學校的普設和學齡兒童的激增，實屬驚人。按明治二十七年學齡兒童百人中就學者，僅六一·七二；到三十六年，達於九三·二三。女孩也和

從前多了兩倍以上。男女就學之差，百人中不過三人有餘。在這時期裏，他們的尚武風也受了特別影響，不管是男女學校，都有以武器爲體操者。同時最可注意的是我國學生跑到日華學校，朝鮮的學生跑到慶應義塾裏去求學。這是外國人到日本留學的開始。明治三十一年後，印度、菲列濱，暹邏等國都有人跟着去留學。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和俄國的戰事開始。這時的文部大臣是久保田讓，他在這軍國多事的當兒，仍能維持着，不陷於停頓，而且還有着進步。這雖是久保大臣的功能，也是他國民的自覺和對於教育上有了正確的認識以致之。

明治三十九年三月，天皇命牧野伸顯任文部大臣。牧野的教育經驗和他久居海外而精通外國情事等，不遜於森有禮。他從事教育事業的改革，也不在森有禮和井上毅之下。他當着這大戰之後，一面致力於精神教育，把深厚的忠君愛國的信念，施行在各種教育上；一方面致力於實業教育，以謀固培國本的根源；更鼓勵以進取和勤儉；又留意體育，圖國民體格之改善；同時也注意於師範教育及教員的操行，欲以教師的人格薰陶學生的品性和道德的養成；更其是用各種方法遏止學生陷入於悲感的狀態。這一切都是牧

野文相對於教育上所施行的方針，也就是日本教育完成時期的諸策劃。森有禮是日本教育的開展者，牧野伸顯是日本完成後從事事實的整理者。他倆的功勞魄力，值得日本人民所紀念的。

現在日本的教育制度，雖也有一點修正。但牠還是本着森、井上、久保、牧野諸氏的方策為根據而製定，不過在他們教育的真義上，反走上了黝黑的途徑。因他們已加入了侵略的宣傳。

舊日本的大陸政策，原發於明治時，他因為伸展他帝國的雄威和開拓廣袤的國土在世界上，故便立下南進和北進的政策。吞滅朝鮮，便是北進政策的第一步成功。到了日俄戰爭後，他們以蕞爾的小島，有了人口過剩的問題，這南進和北進兩個相對的政策，便成為他們政治舞台上爭論的焦點。

南進也可說是海洋主義，是海軍及一部分的政客所主張；北進也可說是大陸主義，是陸軍及大部分的政客所主張。然南進當然是以太平洋之南和南洋羣島等地為中心，勢必要和英美荷法諸強國來爭奪，事實難能。北進則以俄國新敗，中國無力抵抗，絕少阻

礙，故他們爭論焦點的歸結還是北進派勝利。所以日本政府便抱定了北進的標準。故明治在位的幾年和大正昭和間共三十餘年，都是抱着決心在他們所想像中造成新大陸的策徑上推進着。其間政府的派別，雖時有交替起伏，但這政策還是一本不變。且盡於以這事的推行順利與否，為他們得權和久位的確定。奪青島，擴旅大，佔台灣，取琉球……又迫使我們締結了許多不平等的條約和造成五卅五三諸慘案，這些都是按着他們大陸政策和昭和三年的田中奏章而按步就班的做來。

那末：為甚麼要說他教育的真義已消滅而走上了黝黑的道途呢？我們只要看田中義一奏章的第十二章「惟學校的設施；此後擴張設施男女師範學校，以期薰育支那教育人才，而造成東三省人民永遠親日之根本，這是文化設施的第一要義……」

我們只要看過了這簡略的幾句，便可知道他們要用文化侵略的陰謀來改變東三省的民意而去孝敬日本，且永遠的做他們的孝子順孫。故他們在我國所設的學校，日夜的計劃，以期多多的造成他們理想中的教育人才。

現在他們在滿州的學校，專為我國人的有為關東州所設施的，如普通學堂，師範學

校、農業學堂、旅順工科大學、南滿鐵路株式會社所經營的，有公學堂、日語學堂、中學堂、商業學校、礦山學校、醫學堂、工業專門學校、醫科大學等。

這些學校中，當然亦有幾所是爲他們自己本國的學生而辦。但是專以文化侵略我們的學校，已不在少數。此等學校名目上多爲私立，實則都是關東州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奉密令而創辦。還有一件事，我們可以看出來他們創辦這些學校的意義何在。就是他們的教職員，照他在職的年數，有受國家恩給的權利，以示鼓勵，由此也可知道了。

日本原是一個窮國家，天天都在喊着不景氣，對於政府的預算和決算，每年都是鬧個不休，顧頭難顧尾，且公債已欠一百多萬萬。在這左支右絀的政府，還要拿出錢來津貼在中國創辦而又專爲教中國人的學校的教職員，自然的，他們的惡計劃，沒有再掩飾的可能了。

他們殖民地的教育除了滿洲以外，還有朝鮮、台灣、樺太等。在這些地方，他們的學制雖都是同出於文省部，但在我國的學校，也有幾處加以特別的斟酌。至於教育的方式，還是按着各地的環境和需要而斷定，養成順民的標的，却沒有分別。而所得的效果

，早已呈在我們的面前了。如台灣人對待華人的惡毒和在福建的擾亂，朝鮮人慘殺我國的僑民和毀壞華僑的財產，這些事在他們的教育上實有一部分的原因。

他們本國的學生，受了這侵略主義的毒焰的煊蒸，似乎一時難以振拔。本來世界上無論那一國的教育精神，是絕對獨立的，不受任何派別更其是任何主義的沾染。然而日本却不然，把甚麼「日本在滿州經濟勢力的膨脹」等文字都加在他們的課本上去，他們的教師用他舉一反三的方法，盡量的在這些文字上加枝添葉，滿口贊揚「滿蒙黃金地」等。學生受過了這些教育，滿腔的企望着不得早點跑到滿蒙來。故在他們測驗學生未來職業時，竟有三分之二以上，都要跑到東北來的，他們因為受了這「滿蒙黃金地」的誘惑。他們以為一到其地，便成為資本家。故只帶了些路費外，一無所有，以致於流落東北各處的，比比皆是。結果：關東州無法，只得由本莊出令停止來境。這雖是日本政府的殖民獎勵所致，但是：在間接的教育上的薰治，實予有極大的助力。

日本維新至今，不過六十多年。而歐美諸文明國幾百年所造成的文明，他竟在這短促的時間裏，大步闊跨的一齊趕上。教育一事，也已和他們互相媲美。

領袖論

秦寶雄

德國社會主義的老前輩喇沙曾經說過：「隨便我到什麼地方去，我所聽見工人的演說，他們的意見，可以拿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我們要集中我們散漫的意志，造成一個鐵鎚，交給一個人手裏，要那個人的智能，忠實，可以向我們保證他拿起這個鐵鎚一定猛烈去擊的。」這意思就是無論什麼羣衆鬥爭，必需要有一個領袖，將羣衆的力量集中起來去運用。羣衆是一羣立場相同的人，有目的的聚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力量，假使沒有組織的話，力量是散漫的，當然不能使效能十分發揮。惟有將所有的力量集中起來，交到一個人手裏，使其在一種步調之下，靈活運用，才能將目的達到。這將力量集中去運用的人，就是領袖。

像項羽那樣叱咤風雲，氣吞河山，能使諸侯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的英雄，可算是領袖嗎？不是的，他只知爲自己的富貴而奮鬥，一個候補的暴君罷了。

像拿破崙那樣縱橫歐陸，所向無敵，能使各國聯軍望風逃遁的英雄，可算是領袖嗎？不是的，他只是窮兵黷武的軍閥，一個想要征服全球，以做萬王之王的迷夢者吧了。

像袁世凱那樣雄才大略，睥睨一世，能使三百年清室，一言推翻的政治家，可算是領袖嗎？不是的，他只是陰險成性，爭權奪利的野心家吧了。

像羅斯福那樣手段圓滑，深得民心，能使美國從世界不景氣潮流中掙扎出來，走上復興之途的政治家，可算是領袖嗎？不是的，他的動作，秉承着資本家的意旨而行，一個華爾街銀行家的傀儡吧了。

那麼究竟什麼樣人才算領袖呢？

領袖，簡單的說，他是站在時代前面的，能從羣衆的要求，意志，力量當中創造出一種政治或思想的動力，足以成為支配某一時代的權威。就好像孫中山，列甯，莫索里尼，這些人才是實至名歸，偉大的領袖人物。

二

就羣衆本身而言，羣衆只是產生力量的泉源，而不是運用力量的本體，必須要有良

好的組織，把力量集中起來，交給領袖去運用。汽機可以作工，牠的原動力是蒸氣，蒸氣由汽缸汽管活門通過，匯集起來，去推動臥輪；然而僅有蒸氣和機器，還是不能作工，必須要有管理的人，加以相當的控制手續，纔能使她在良好的狀態下作工。羣衆，組織，和領袖的關係，也正是這樣。羣衆是工作的原動力，然而必須有相當的組織，才能使力量集中，再經領袖的運用，就可使其效能，充分發展。

領袖是爲滿足羣衆的需要，達到羣衆的目的而爲羣衆作事的。他負的責任特別重，國族的安危，羣衆的安樂，事業之成敗，皆繫於他一人之身，他必須要有強有力的支配權力，才能因事制宜，臨機應變。故領袖一方面爲羣衆服務，一方面須有絕對支配之權力。羣衆既把責任交給領袖，自應有絕對服從之義務。這並不是說領袖對羣衆是處在主人地位，也不是說羣衆應爲領袖之工具；這乃是一種手段，一種實現羣衆目的的手段，千百年來，能夠有成功的劃分時期之偉大的革命鬥爭，沒有不是在這種方式下完成的。孫中山先生在一二次革命失敗後，毅然改組中華革命黨，命令黨員宣誓絕對服從黨魁，也就是這個意思。

領袖和羣衆，二者有絕對不可分的關係。在歷史上從未有脫離羣衆而得到成功的領袖，同時也沒有缺乏領袖而走上軌道的羣衆。大凡一種革命運動，總是由羣衆發起的，總是有相當的力量的。然而他的成功，却往往操于領袖一人之手。德國過去的社會民主黨在李卜克內西領導之下，左派極有勢力，李卜克內西領導之司巴達卡司團與列富領導之布爾塞維克，同有奪取政權之可能。但後來不幸李氏被捕身死，司巴達卡司團遂形奔潰，德國左翼革命因之失敗，於此可知領袖對於羣衆關係之偉大。現在東北義勇軍之所以時出時沒而不能作一驚人之舉，缺乏領袖也是一個緣故。

於此可知領袖和羣衆是相互爲用，——羣衆以責任付諸領袖，領袖有絕對支配羣衆之權，——絕不可分的。

三

領袖之重要，既然如此，那麼他應有的條件，究竟如何呢？這問題的範圍非但很廣，而且在事實上也絕難決定那種是重要或次要的。比如莫索里尼，他性情遲疑而且易變，（這當然不是領袖應有的態度）可是他同時能有別種常態，所以終能成爲意大利無上

的權威，最高的領袖。可知領袖應有之條件，絕無一定標準；現在將普通的幾條，寫在下面：

一、政治的頭腦 人類是政治生活的動物，人類社會上任何現象都是直接或間接受政治制度之支配。所以不僅是政治上的領袖，就是文化事業或實業界的領袖，也須有一副清晰的政治頭腦，才能在每一問題發生時，加以冷靜之考察，科學之分晰，探本求源，以得到確實的解答。孫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未得結果後，就毅然決然致力革命，列甯始而做律師，終於轉變而成爲社會改良的急進者。可見成功的領袖，他們的眼光是如何的遠大，他們的頭腦，又是何等的合乎政治條件。

二、強度的理解力 領袖必須懂得羣衆的心理，因爲一切事業的進展和政策的決定，都須以羣衆之心理作根據；若非對羣衆之生活與要求，有了深刻之理解，如何能把握住羣衆的心理。希特勒說過：「羣衆大會中，最成功的演說者，不是那只對受教育的聽衆演說的人，而是那能把握着羣衆心理的人。」試看孫中山先生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一經宣佈，能使全國轟動；列甯，莫索里尼的政治演說，吸引的聽衆，往往在百萬

以上。這沒有別的，就是因為他們對羣衆心理有了深刻的透視，強度的理解，能抓住了羣衆實際的要求。

三、偉大的人格 羣衆往往有崇拜偶像的思想，所以領袖假使能具備一種使羣衆自然愛戴的偉大之人格，就可以使羣衆樹立堅強不易的信仰。所謂偉大的人格，就是勇往直前的意志，吃苦耐勞的精神，淡泊的懷抱，溫文的風度……等，由學問，經驗方面修養得到的美德。孫中山先生一生以大無畏的精神前進，努力始終不懈，以恕道待人，不輕易懷怨或遷怒他人，即對於屢次叛變的陳炯明，亦能加以原諒。這種偉大之人格，實可欽佩，無怪其有如此的成就了。

四、組織的能力 前面已經說過：羣衆和領袖是絕對不可分的；而連接羣衆和領袖的，即是組織。是政治的領袖，同時必是組織的專家，孫中山先生的對於國民黨，列寧的對於布爾塞維克，莫索里尼的對於棒喝團，即是顯明的例證。要知道所謂羣衆者，往往只是一盤散沙，力量是分散的，意志既不能統一，步調又極其混亂，若沒有精明的領袖，加以嚴密的組織，是不會成功的。中國歷史上由民間發難的事，不知有多少次，

其結果往往失敗，就是缺乏良好組織的緣故。於此可知組織能力實為領袖不可少之條件。

五、銳利的手段 無論是那一方面的領袖，他必須是在羣衆中進行一種創造的事業，所以必先練習一種獲得羣衆的手段。歷史上許多的政治家，大半就是演說家和著作家。孫中山先生的長篇演說是如何的警澈動人，莫索里尼在演說台上的有力字句，常博得萬千的歎呼。至於談到著述方面，像孫中山先生的淵博，莫索里尼的簡勁，就是除開政治觀點不論，單在文筆方面，已可算是不朽的傑構了。成功的領袖，他們對於手段方面，確下過苦工訓練，務使其銳利圓滑，能與羣衆極大的煽惑力，其受人愛戴擁護，自然是必然之事。

四

頗有許多人將領袖慾和領袖的精神，混為一談，其實這二者却是似是實非絕對不同的，就其動機和實現之方式上來看：領袖慾的動機。是在利用羣衆，以造成滿足個人權利的機會，而其實現的方式，則是投機取巧，等到名成志滿，就會離棄了大眾，而為叛

徒。領袖的精神其動機是在竭盡個人之才智，以爲羣衆服務。其實現的結果，則是堅苦卓絕，不爲富貴所淫，不爲威武所屈，終於成爲羣衆的重心。孫中山先生在南北和議告成時，毅然解職他去，至民國十三年，鑒於國內形勢混亂，又扶病北上；做大事而不做大官，能肯爲羣衆而犧牲，確是領袖精神的表現。

目下中國抱着領袖慾的人太多，而真正具備領袖精神的人，却太缺乏了。青年是民族的中堅分子，社會進化的急先鋒，要想衝破黑暗的濃霧，要想改良現實的環境，就應當本着領袖的精神，當仁不讓，努力向前，有做大事的決心，而不以做大官爲得失，成功是永遠追隨着努力者的。

五

最近關於法西斯蒂主義和領袖問題討論的人很多，不過大都以爲領袖是法西斯蒂主義的產物，所以反對法西斯蒂主義的往往連帶着反對團體有領袖，其實，法西斯蒂主義和領袖，根本就不是一件事，中國古代的堯舜禹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不

就是賢明的領袖嗎？然而那時又何嘗有什麼法西斯蒂主義呢。我以為，法西斯蒂主義的能否適用於中國，雖尚是一個問題，至少，要復興我們的民族，恢復過去的光榮，需要一個賢明的領袖，是毫無疑義的。

「……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人；善學者師心不師道；善爲詩者師森羅萬象，不師先輩。法李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爲漢，不爲魏，不爲六朝之心而已。是異法者也。是故減筆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敗以迹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爲新詩。取古人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語爲復古，是述其法不述其勝者也。敗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傅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

……竹林集敍……

共匪入川國人應有之注意

李樹藩

數年來之江西匪患，以蔣委員長之多方籌劃，數次圍剿，近已告一段落。唯贛匪蕭克一股，由江西突圍竄湖南，經廣西邊境，與賀龍會合後，入四川貴州之交界處頗形活躍，近且有與徐匪向前，採聯絡入川之勢。徐匪在四川之發展，極為迅速，除積極整頓補充外，並與蕭克賀龍兩股，互為聲援，其勢實不可輕視。

此三股匪軍聯合以後，隨時可以襲川軍之後背，斷川鄂交通之咽喉，設不亟早預防，將為西南諸省腹心之患。蓋四川天險，蘊藏豐富，若任此三股匪衆縱橫奔馳，全部赤化，進足以席捲華南，擾亂西北，橫斷長江之連鎖。退亦可以閉關自守，待機而動。其對全局之影響，誠難逆料也。

赤匪在四川能如是之活躍，緣於二劉火併以前，當時劉湘視赤匪之勢不足畏，而一意以先解決劉文輝為要着。迨劉文輝敗退後，劉湘益發自驕，視赤匪如草芥，大有不足平之概；迨田頌堯楊森等部相繼為匪挫敗，劉氏仍不稍加重視，予匪軍以不痛不癢之周

旋，由是各軍徘徊前線，互相觀望，尠有願與匪軍作戰以傷實力者。繼而又信任所謂軍師劉從雲，以左道邪術，號令三軍，視作戰如兒戲。大吹法螺以博劉湘之信任，自謂能調遣神兵神將，精通奇門遁甲，故五路軍皆在其指揮之下，未幾部下即生裂痕，有所謂擁神派與反神派之產生。因平時劉湘對劉從雲信賴異常，乖巧之徒，於形式上表示服從劉從雲指揮，即所謂擁神派。另有一部較為堅強者，不時在可能範圍以內，微露不服之意，即所謂反神派是。

劉湘部下既形成二派，於是羣閥意志分歧，不能統一，更無互相諒解之可能，內部明爭暗鬥，為赤匪造機不少。迨赤匪勢大，劉湘所目為神人之劉從雲亦以妖法不靈為匪所敗，此時始知赤匪確不可輕視，乃令五路軍竭力抵抗。以維大局，奈匪患已深，應付不易。而五路軍終以意志不齊，利慾薰心，按兵不動，相互觀望圖保實力。一任赤匪縱橫奔馳，如入無人之境。由是全省糜爛，人人自危，而官軍一聞匪風，即相奔逃，致槍械彈藥大部為匪方截獲，益增其勢。

推本求源川政之敗壞，實使赤匪組織擴大之主因。川民苦苛政久矣：官吏軍閥橫徵

暴斂，怨聲載道；即就川省之田賦言，已預支至民國五十年，其他更有所謂公債之發行，達數千萬元之多；川政如此腐惡，安得不逼民爲匪哉。成都發行之「民間意識」內有難民李雄投書，痛言官軍之橫徵暴斂，及以機槍掃射民衆事，實驚世駭俗，聞所未聞之殘酷事跡，用特節錄於後。

李雄原書如左：

……當通南巴之陷也，吾家尚是後方，川北地瘠民貧，社會本身，已屬在在可慮，若不予以人民以一線生機，則迫之成匪，易如反掌。乃當局者蠱然自欺，苛征益烈，人謂綏城收糧，每派一兵，但索財富，不顧其他，以是乃釀成巨變，而吾鄉之事，則又過之。請述其略：

前方形勢愈壞，後方搜括愈力，官吏且公然相約謂：「民間財物，與其留之付匪，何如我輩先行取盡，免助敵也！」嗟乎小民，在此等征取原則之下，於是家無貧富，人無老弱，悉有非常輸將之責。勞力者以工資，小工商以利金，耕稼者以糧食。力取既盡，繼以搜索，搜索既窮，再繼之以武力之威脅壓迫。當

此之時，夫豈特一戶一兵而已哉，且更一人而以一卒隨之，刀切於頸，槍指其腹，恃其淫威，以盡最後之榨取。財帛既盡，則取用物，用物既盡，則及婦女。嗚呼讀者，人生到此，慘痛何如！於是一鄉之內，八口之家，匪尚未至，而已家徒四壁，十室九空矣！慘怛之情，殘刻之狀，不僅止越水深火熱之尺度，殆已有天地震驚，鬼神號泣之勢矣！然而報紙不敢揭其惡，小民不敢洩其忿者，殆猶有所謂顧忌也。於是人但知綏城之陷，源於戶派一兵以徵糧，而不知吾鄉之慘狀，是又豈非千百倍於綏城者乎？及共匪將至，軍民爭逃，爲狀之慘，古今無兩。事前官軍，但禁人民出走，上之既不知妥籌軍民合力以圖最後禦匪之方，次之又不能掩護人民出走於匪軍已來之際，下之更不能聽人民出走，俾各人自保其生命於萬一，但悍然相阻曰：「不許人民出走！」推其意不過取便於保有盡量掠奪財富之對象以安軍心耳！及匪突至，兵民競逃，途次逃民既多，軍隊不能順暢狂奔，深感不便，於是對人民之爭塞逃途者，悉予以槍殺。彼官軍者，殆欲以此非常之法，以減少走出人民擁塞道路之障礙，故乃有此下策。

之下策也。夫逃難之民，不死於匪共，不死於饑寒，而死于脂膏豢養之官兵；不死於犯科，不死於作奸，而死於逃生不能之絕境。然此猶未爲慘也，及無何而匪勢追擊愈猛，官軍退却益力，人數既多，退走之途，益感窄狹，而人民迫於事勢，亦不畏官軍槍殺，仍競相奔逃於同一道途之上，途塞之勢，有加無已。官軍最後，乃下令以三五機槍，沿途掃射爭逃民衆，以爲開路之先鋒！嗚呼！毒計既出，赤彈橫飛，逃途之民，頃刻之間，十之八九悉數傷亡於爲官軍開闢路途之機關槍下；官軍以是，誠得一暢然無阻之途道，以成其敗北之功，而人民則於萬分慘痛之餘，苦求一生，竟不可能，無罪無辜盡死於此等非常慘變之遭遇下，事之不可解，理之不相通，情之不得平，法之不能容，孰有過於是者乎？……

觀察上述諸點，當知川政之腐敗情形，實內地各省絕無僅有之事實，而赤匪入川如此橫行固有由來也。

欲圖整個剿滅川省之赤匪，固非有通盤之詳密計劃，然首須急速改良川政，澈除以

軍治政以政害民之積弊。此事言雖易易，實行頗難，非中央直接所能為力者，故必須責成劉湘迅速審慎辦理，蓋川政急待刷新，其重要且有甚於防匪之反攻，與失地之恢復。以後方政治腐惡，官軍對人民幸福，百般摧殘，實激民造反，亦不啻為赤匪增添羽翼。試返觀明末之社會，所以有李自成張獻忠之輩，起而為亂，實官激民反也。今徐匪向南在川邊遲遲不進，整頓擴編，謀與他股聯絡，實別具用心，不可忽視。賀龍一派，亦在川黔之交界處，極力收買人心，不燒殺，不擄掠，更聯絡蕭克及徐向前互相呼應，深謀遠慮，用心可見。一旦匪勢坐大，西南半壁實不堪設想。蓋賀匪等取互相銜接之勢，在在可以扼劉湘之後路，斷川鄂之咽喉。且川省之天險與富庶若為所得，則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決非腐化川軍所能應付，即中央軍入川清剿恐亦將感棘手矣。多數民衆，處此水深火熱之中，不堪倒懸之苦，各不聊生，人人思亂，而赤匪利用此機會，故示殷勤，收買人心，危險之思想一經傳播，立可不脛而走。中毒既深，欲求其根本清除也難矣。

總之川局之糜爛，赤匪在四川能如此之橫行，實政治惡劣所致。川省官吏上下皆不

能辭其咎。雖然，事已如此，不宜再事責難，甚望川省各高級長官，能竭誠服從中央，捐除一己私見，不再同牴異夢，決以中央之號令爲行止，俾可帶罪圖功。而在「安內始能攘外」口號之下，中央亦應出兵入川，協助當地軍事領袖，從速解決川省之赤匪，決不可稍事忽略，認爲無關緊要，使匪區範圍擴大，而至不可收拾之局面。蓋川省問題，已成爲全國之間題，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也。且剿匪軍事，正屆浮圖合尖之時，四川省一部殘匪之解決，自屬刻不容緩之要務，庶免赤匪死灰復燃，牽動全局，而影響數年來功敗垂成之勦匪軍事也。

每個人在他的世界裏，都要忍受着他底生命。

——高爾基夜店中羅嘉語

中國科學落後之原因及補救方法 時任

一 引言

年來太平洋風雲黯淡，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有一觸即發之勢。日前美國華盛頓官場宣稱：「世界上除英美外，國際間如俄日，法德，中日，法意，美日，情感上之惡劣，已達於極度，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最近報紙載稱：「英有與日締約以脅制美國之意。」此說如確，則英美其亦將發生正面之衝突歟？第二次大戰之戰場，決非歐洲，乃在太平洋大陸，此吾人所稔知者。吾地大物博之中國，欲免捲戰事之漩渦，則又烏可。從第一次大戰所予之教訓，可知此次大戰不發則已，苟爆發則必非人力之鬥爭，而係科學之鬥爭，此不言而喻者也。目前席傳之「死光」，「陸上戰艦」……以及其他種種可驚可怖之武器之發明，雖屢經各國政府當局闢謠，實已成爲不可否認之事實。吾國科學幼稚，研究乏人，前途實屬可危。或以爲吾國人天性愚蠢，智力遜於外人故；然證諸事實，世界各國之科學，實肇始於中國。吾國在春秋戰國時，即有倡言地圓右轉，南北極常無

晝夜之說（註一）。化學在漢時即有魏伯陽作參同契爲後世煉丹書之鼻祖。考歐洲之煉丹事，第四世紀時，始在埃及之亞力山大利亞城出現，較我國相去約六百年。光學之研究，亦以墨子爲肇始，如光之直行，輻射，聚於集點，凸面鏡生虛像，凹面鏡生倒影，至像之大小正倒，亦有論及（註二）。其他若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造紙術……等，皆吾國所最先發明，此人所共知者也。以是觀之，吾國人之智慧非但不遜於他人，其對於科學上之發見抑且先之。而時至今日，反落人後，此又何也？援就愚言所及，將其原因及補救方法列舉於下，以供參攷。雖然，以不學無術若任者，言詞之粗俗，識見之淺陋，自不待言。蓋亦聊示拋磚引玉之旨，而期有以校正也。

二 科學落後之原因

甲、專制帝王實行愚民政策之反響 我國科學發明，春秋時最盛；秦漢而後則鮮有所聞矣。此秦始皇焚書坑儒，漢武帝罷黜百家一意愚民所致也。其後朝代雖有更軼，而愚民政策未嘗少易。及隋唐以後，科舉興起，愚民愈甚，天下士子，盡入牢籠。此時儒家得勢，在在尊古，以爲「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視科學匠工

雜技而輕之（註三）。是故知識不進，人民縱有發明，政府既但不加獎勵，且從而摧殘之。人民卽偶有所得，亦不外傳，後人無從繼續研討。吾國科學之停滯不進者，此其主因也。

乙、民族性之區別 我國科學所以停滯而歐美科學之所以能突飛猛進者，民族性之不同實致使之。中華民族性與歐美民族性不同點要言之有五：一、我國人好靜，歐美人好動。一、我國人善保守，歐美人喜進取。一、我國人自私，抱利己主義；歐美人為羣，以社會為出發點。一、我國人知足，歐美人貪求無厭。一、我國人能忍辱，歐美人能知恥。今將各點分釋如下：

一、我國人好靜，歐美人好動。我國人之好靜，自孩提以至老年，皆可明顯察出，其原因固多由於天性所致，而環境之誘導亦未嘗不有以致之。我國人因受數千年來禮教之束縛，恆以嫋靜為文雅，小事活動，即為人所不齒。如「寧可濕衣，不可亂步。」「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等，在在皆足束縛好動之天性，一味以專心讀書，鼓勵後進，以期「學而優則仕」。歐美人士則不然，天性活潑好動；科學之為物，本須從事實試驗

，研討而得，日捧哲理書籍，孜孜勤讀，自難參悟其中三昧。是歐美科學之孟晉，我國科學之落後，固意中事也。

一、我國人善保守，歐美人肯進取。我國人富保守之特性，自古已然。例如我國之農業，至今仍保存數千年來之成法，未嘗稍加改進。足徵國人迷信古人，不求進取。歐美人則不然，一有所得，絕不終止，務必精益求精，以臻於至善。我國發明指南針，已有數千年之歷史，未見若何利用之處，而歐美人則用之以利航行，飛翔，時至今日，指南針幾成交通界不可少之必需品矣。

一、我國人自私，抱利己主義。歐美人為羣，以社會為出發點。我國人素以作官發財為求學之最終目的，而未嘗有願獻身社會，造福人羣者。研究科學既不能博高官顯爵，自不屑研討，日從事字句之推敲，演述古人之遺唾。考我國仕者之所以醉心宦途者，實羣衆拜官心理有以促成之也。史記蘇秦列傳有云：「蘇秦微時，妻嫂皆輕之，及顯，則皆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

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亦可見當時人心之一斑矣。且吾國官吏廉潔者少，貪佞者多，營私枉法，目爲常事，位尊而金多，又焉能不羣趨富途耶？醉心功利，不務實學，如此吾國之科學又焉能不一落千丈耶？

一、我國人知足，歐美人貪求無厭。我國人天性知足，隨遇而安，生活既已安定，即不再事他求。歐美人則得寵望蜀，貪求無厭。即以交通一端言之。有輪船，火車，行旅已便，未始不可中止研究，安然享受；然歐美人決不以此自滿，進而探究飛機，汽球。時至今日，縮地有方，聚六大洲於咫尺，大有朝發夕至之概，而彼等慾望仍未饜足，近竟異意天開，作火箭以探險火星，此事目下雖未見諸實現，然已有相當之成就，似此急進之心，吾人聞之，豈不愧然，於以知歐美科學之進展，固有原因也。

一、我國人能忍辱，歐美人能知恥。我國自一八四〇年雅片戰事之後，屢經列強壓迫，不平等條約之締結，土地權之喪失，皆人所不能堪之恥，而國人身受之不以為意。未嘗振作，以冀報復，內戰不息，意氣相爭，置國家不顧，聽人欺凌宰割，依然俯首帖耳。此非充分表現我民族能忍辱之特性乎。似此民族性之國家，其地位焉能增高，科

學又焉能進步。反觀德意志，大戰終了時，列強盡力宰割，土地之喪失，戰債之賠償，其條件苛刻，實有甚於外人加諸中國者，其國民能知恥，舉國上下，聯合一致，以圖復興。十餘年來之努力，其進步足駭人聽聞；政治、軍事、科學等已恢復原狀，軍備大增，薩爾來歸，一躍而登世界六大強國之列。似此精神，吾人又安能望其項背耶。

丙、因地勢上之優越而養成享樂之積習 吾國位於亞洲之東南，西枕高原，東瀕大洋，以天然之界限，與他國不交往。故海通以前，數千年來，未受異族之侵擾——蒙古人與滿洲人同係黃色人種。曩者，國人不知中國之外，尚有他國；輒妄稱中國卽天下（註四），加以沃野中衍，天產繁富，衣食皆足自給而有餘，乃羣趨享樂之途。夫科學發明之動機，泰半由於不滿足環境之供給而起。例如歐戰時德國橡皮來源斷絕，大起恐慌，於是化學家乃有從石灰及熟煤中製成橡皮代用品之發明。可知科學之發明，當非出於偶然也。必須先有所需求，苦思久之，實驗多次，始能有成也。吾國人之衣食既已滿足，又無更大之希求，則科學之在中國，又安能進步。

三 目前中國科學落後之補救方法

以上各節，乃吾國已往科學落後之原因，爲今之計，自當急謀補救方法，以便迎頭直追，而與歐西各國並駕齊驅。今將目前中國科學落後之補救方法，略述如下。

甲、速息內爭，謀國內政局之安定。欲復興中國之科學，此實要着，因苟國內政治腐敗，兵戈不息，則人民生活不安，遑論埋頭研究。

乙、發展國內之工商業。吾國非無科學之人才，實社會不能用之，促其發展耳。近年以還吾國之學者，多所學非所用，甚至有習經濟爲外交官，學地質而辦教育者，似此又烏能有成，徒使大好人才，置於無用之地，言之殊爲可嘆。故以爲苟欲救濟目前中國科學沒落之危機，首須發展中國之工商業。此舉若能辦到，科學人才，皆有出路，人能盡其才力以謀深造，則科學之發達，可計日而待也。

丙、抱犧牲之精神，以服務社會爲職責。吾人應放棄一己享樂自私自利之觀念，處處以社會爲出發點，犧牲自我享樂，而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羣爲職責；人人如此，則中國之科學，自可蒸蒸日上也。

丁、探問並解釋自然界之真理，毋盲從前人之見解。吾國人之自信力，過於薄弱

不能獨創見解，徒盲從古人之見解，而牽強附會之。輒以爲古是今非，對於自然界之現象，每不肯進而追求解答，此誠大謬。蓋古人之見解，雖未必盡謬，然亦未必盡然也。且徒事拾取古人之牙慧，不思進取，安能有所建樹。故吾人今後一方面固須觀察研究古今學術思想，同時並應隨時參考事實，滲入己見以較正之，則進步自速，當能有所建樹也。

中國科學落後之原因甚多，其補救之方法亦夥，絕非草草數言，所能概括者也。愚意所及僅此，謬誤實多，希同學有以核正之。

註一：呂氏春秋：「地形圓，故南北極常在，無晝夜之分樞也。」周髀云：「春分以日，春分以至秋分之日夜分，極下常有日光，冬至者曰道發斂之所至也。……日在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又云：「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不釋之冰，……」尸子云：「地右闢而起昂畢，右闢，右轉也。」

註二：墨子：「景光之人煦若射，下之人也高，高之人也下。」一臨鏡而立，景倒。」「寢者近中，則所見者大，景亦大，遠中，則所見小，景亦小。」足蔽下光故成。

影於上，首蔽上光故成影如下。」

註三：禮王制云：「作奇技淫巧以毀衆者殺。」

註四：孟子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又史記秦始皇本紀：「……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據血性爲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
縱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用之未必得時效，崇論闡議多慨慷。雕鏤魚鳥逐光景，風情亦足喜且狂。小儒之文何所長，抄經摘史餓飭強；玩其詞華頗赫爍，尋其義味無毫芒。弟領其師客談說，居然拔幟登詞場。初驚旣鄙久齋索，身存氣盛名先亡。釐碑刻石臨大道，過者不讀倚墻牆。嗚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鄭板橋詩——

無線電對文化事業之貢獻與其進展

秦寶雄

引言

我國科學落後，日趨貧弱，救亡圖存，刻不容緩。總理嘗謂：「我們要救中國，應當去學外國的科學。」並鄭重聲明：「要迎頭趕上去。」旨哉斯言，誠宜三復。無線電乃科學界最新發明，電氣機械中效率最高者也；雖問世未久，而應用甚廣，於傳遞聲光，指揮砲艇，發送電力，醫治疾病方面，皆有特效。年來國內電氣事業突飛猛進，強力電台相繼成立，惟亦僅止於運用外人所成而已，儻能發揮淬勵，再求精進，凌駕歐美，超越全球固意中事也。

無線電進化史

自一八八七年郝志 Hertz 著論闡明無線電理論後，各國科學家羣起研究，頗著成效。一八九六年馬可尼 Marconi 試驗一又四分之三英哩間之無線電通信成功。嗣經多次改良，於一九一〇年時，射程增至六千七百三十五英里，惟機件係火花式，消耗甚大。

。一九一八年弗蘭敏 J. A. Flaming 與福斯特 D. Forest 發明之二極三極燈應用於無線電，成績優異，各國紛紛建立電台，互通消息。至一九二一年無線電話試驗成功，美國開始設立廣播電台；同時無線電協會 American Radio Relay League 開始提倡試用短波。其後發展迅速，一日千里，電報由長波轉向短波，射程遍及全球，廣播則由小電力增至十萬瓦特以上，他如電視，電力播送等，亦有相當之成就。此四十年間無線電進化之大概也。

無線電對文化事業之貢獻

無線電之最初目的僅係傳遞消息，而自廣播電台成立後，於普及國民教育及改善羣衆思想方面，確有特效。茲分述如下：

傳遞消息：昔者科學未昌，交通方法單簡，傳遞消息之困難，自不待言。其後雖有線電報發明，而收發全恃電纜，設置既繁，費用亦巨，且舟行海中，更無法通連。自無線電興，一切有線電報所不易為或不能為者，皆能從而解決之。收發台無須電纜相接，電浪可藉以太波而推行，設置費用既簡，於船舶飛機之航行尤便。譬如欲用有線電聯

絡亞美二洲，海底電纜之價值，恐將較開鑿巴拿馬運河所需尤巨，而工程之艱難，修理之不易，直將達於頂點。然若以無線電爲此，則誠簡便已極。最近吾國業餘家且有以五瓦特之電力，與美國業餘家通訊，造價之低廉與夫使用方法之容易，殊難令人置信；（五瓦特發送機之造價約合國幣百元）而效力之偉大，誠屬不可思議。歐美各大都會頗皆有無線電台相呼應，吾國最近在真茹之國際大電台亦已完成，有中英，中美，中德，中意等直達電路，音息相通，利便無比。至如廣播電台之傳送新聞，亦頗著功績。一九二六年英國發生空前之印刷業大罷工，新聞紙無從發行，緊急消息即賴廣播電台以發表。一二八之役，暴日猛攻滬滬，京滬路因之中斷，長江輪船全部停駛，內地謠諑繁興，卒以江浙廣播電台之活動，日夜播告戰聞，得以稍正視聽。近年中央大電台成立，播送新聞，遠及邊陲，宣揚主義，化及萬方。凡此種種，足證無線電貢獻偉大，實傳播消息之無上利器。

普及國民教育：夫義務教育備宜施諸學齡兒童，而於失學之成人則頗難着手。以今日我國之現狀言，學齡兒童約計四千萬人，而能受初等教育者僅七百九十九萬人，其不

普及也如此。就財力與能力方面言之，實不易促其積極發展，成人教育更無論矣。然設能以大電力廣播教育節目，則民衆皆得以低廉之代價，單簡之手續收聽之；其有工作之成人亦能利用餘暇，傾心向學。歐美各國無線電教育，已極普遍，且有鄉村小學不聘教師，以無線電收音機接收教育節目以教授兒童者，誠簡易省費矣。我中央大電台近亦致力於斯，惟電力雖巨，而遠處收聽，頗感不便。如能於各省廣設電台，播送有益教程，則國民教育之普及，當易於成就也。

改善羣衆思想：音樂固陶冶性情之利器，然欲使盡人皆能享受，誠屬不易。無線電於播送教育節目之餘，難以高尚音樂，既便收聽，功效實宏。且播音時常可以各種至理名言，普通常識附帶報告，改善思想，增加學識，移風化俗，此誠上策。美國大選時候選人常藉無線電話各抒偉論。日本自濱口內閣成立，各大臣必播音演說，宣示政綱。德國最近對於總理希特勒之信任投票，亦以廣播無線電之宣傳而收實效。觀乎此，可知無線電不僅能改善羣衆思想，抑且易於控制羣衆之心理也。

無線電之進展

無線電自發明以迄今日，實尚未脫離試驗時期，除在通信廣播方面，已著成效外，他如電影氣，電力播送等，亦經告成，行將見諸實用；略述於下，當可窺其進展與其趨勢矣。

電視 Television。無線電話之作用可分二部：一，以聲音之振動化為電流之振動，二，以電流之振動再化為聲音之振動。無線電視與無線電話效能雖異，作用則大致相同：一，以光之強弱變為電波之振數或電流之強弱，二，以電波之振數或電流之強弱再變為光之強弱。以光變電係用光電管 Photo-electric Cell 以電變光則係利用 Neonlamp。首先實驗成功者為美人真懸斯 C. F. Jenkins，於一九二五年六月在華盛頓公開表演。翌年，英人貝爾德 John L. Baird 發明之電視機問世。一九二七年四月七日，紐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之柏爾電話實驗室 Bell Telephone Laboratories 正式發表電視機試驗之成功，而將大總統胡佛在華盛頓演說之姿態，傳至實驗室銀幕。及後電視之發達即突飛猛進，迄今美國已設有攝影電台三十餘所，自備收影機者五萬人。德國亦已先後完成攝影台二座。總之，電視機已漸脫離試驗室而進入實用時期。亦有就此原理製成夢

視機 Notiviser 利用不可見之紅外線，可於黑夜探視軍艦或飛機之行蹤而不使之覺察，且有射透重霧照視航路之能力，將來進展，未可限量也。

超短波 Ultra Short-wave : 無線電通信初實現時，頗皆使用六百公尺以上之波長，以爲波長愈長，射程愈遠，而視二百公尺以下短波波長爲無用，乃劃歸業餘者爲試驗波長。美國 A. R. R. L. 會領導業餘者努力研究後，始知以二十公尺至八十公尺波段發射電信，成績實較長波爲優，故一九二七年華盛頓國際無線電會議時，短波遂爲商用，廣播所分佔，而業餘試驗僅佔其中極狹之一部。業餘者本係以研究學術爲目的，至是乃轉而試驗超短波段，即十公尺以下之波長，最近超短波之功效已漸顯露，除通信外於治療疾病方面亦有特效。其特點係：一，能作定向之放射，二，不受天電或電氣干擾之影響。夏威夷島僻處大洋，氣候陰霉，天電之干擾最烈，雖短波波段亦往往受其影響，甚至音訊難辨。經實驗用超短波作與舊金山間之通信，則全無此弊，蓋大電之電力雖巨，而波長往往在千公尺以上，超短波自可避免之。惟在此波段中，電浪之放射行程，與光相類，不似長短波之能沿地面進行。此點關係射程甚大，亦無線電專家正集全力以推

求者也。

電力播送：利用無線電以播送電力，雖未實現，然已有相當之成就。一九三一年美國支加哥百年進步博覽會時，R. C. A. 公司曾作超短波播送電力機之模型。在三呎遠之處，用天線收得之電流，可轉動一又四分之一匹馬力之發電機，所生之電流，足供數盞電燈及電爐之用。最近美國發明家哥利葛萊M. E. Gregory 在亞拉荷馬州Oklahoma 之堡斯城 Boise City 山泰飛 Santa Fe 鐵路，以無線電播送之電力開行火車至七英里之遠。雖然，無線電播送電力在事實上困難尚多，對於電力之集中放射，以及避免山林房屋之吸收等，尚乏具體解決方案，各國科學家正在試驗之中，不久之將來，當可見諸實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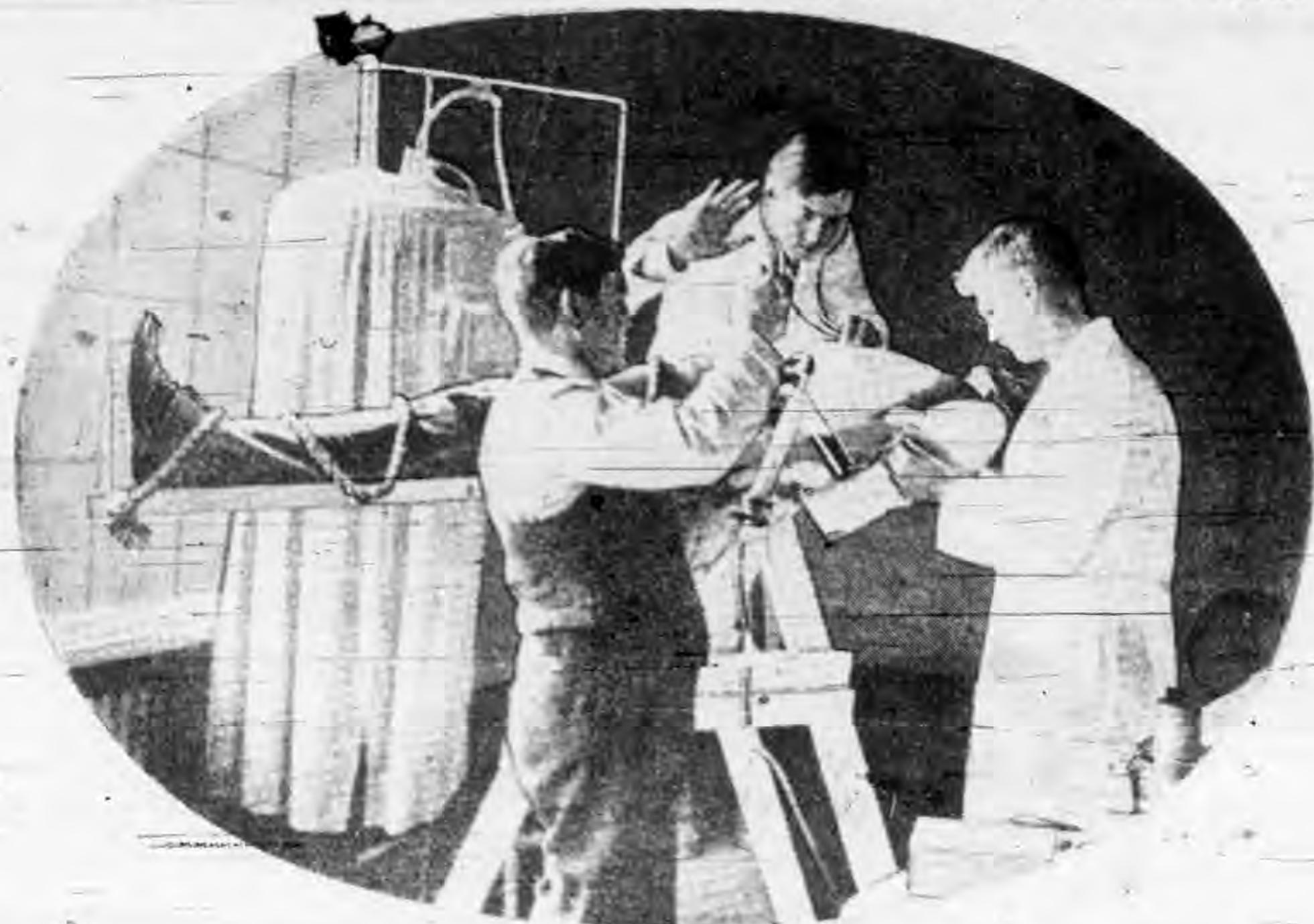
其他如能保守秘密之收發報機，有英人哈蒙氏 John Hages Hammond 及華人王輔世先後發明。哈蒙氏所採用方法係將發出之電波，裂為多個，以特製之收音機，用調整之方法，將破裂之電波連合，即能收聽。王輔世氏之私秘收發機據揣測係以強度之高，遇波嘯聲與電訊同時發出，而特製之收音機，始能濾去此嘯聲而收得電訊。至於無線電

寫真器 Facsimile 美國 R. C. A. 公司以及賀根氏 John V. L. Hogan 咸有相當之進展。此外探測礦苗，控制飛機，駕駛魚雷，印刷報紙 Radio Newspaper 等，亦在各國無線電學專家軍事學專家研究之中。

結論

無線電之見諸實用，三十年間事耳。在此三十年間，始僅有火花式發報機，為近距離通信，繼乃用三極多極燈，作高週率振盪。射程既遠，運用亦易，研究者衆，功效遂著。今也，天涯海角，電訊瞬息可通，廣播布音，節目隨時可收。且有電傳影象，電力播送，獨處斗室，能盡睹天下奇觀，無經導體，可輸給巨量電流，新理奇跡，層出不窮，豐功偉業，行將益彰。惟是迴視我國，研究乏人，反躬自問，能無愧疚。因草此文，略述無線電之梗概與其趨勢，聊示介紹之意云爾。

圖一 此機器乃 Dr. R.E. Cornish(正中)所設計，用以使窒息之人復活



科學能起死回生

嗎？

雷

一間潔淨的實驗室裏，三個穿白色衣服的人圍着一隻手術桌，一幅白布上臥着一隻健全的警犬。其中的一人將一個面罩套在狗嘴上，同時其他一人啓開一箱氮，使氣經過面罩通到這狗的口中。不久氣的來源處被氮充滿，氮不能維持生命，狗不久便停止活動，肌肉收縮；這狗是死去了。

四分鐘後，一人又用一支皮下注射針，在一個玻璃瓶內吸足一種溶液，將

針直刺入死狗的心臟，同時將含氧的面罩放在狗嘴上。又用聽胸器放在牠的心旁，藉這器具給他一個刺激。這已死去四分鐘的狗又復活了。一兩天後，他能飲食。在幾星期內牠能跳動，遵行主人的命令。

主持這實驗的人，Dr. Robert E. Cornish，說這次所用的雖然不過是一條狗，但是不難將這方法應用到人類。一個因窒息而死的人很有復活的可能。在 Baltimore，瑞士，蘇俄方面的科學家也有目的相同的實驗，他們研究的結論也很一致。他們都認爲數世紀來人類認爲不可能的夢想——起死回生——總有一日被科學表演一番。

Baltimore 的 John Hopkins 醫院裏，研究家會將已經確實爲電打擊而死亡的動物使之復活。

他們的實驗發現了很矛盾的現象，就是較低微的電流能致動物於死命，而較強烈的電流反僅能使心臟發生暫時的障礙。他們以爲這是由於較輕微的電流很破壞心臟肌肉的動作，使肌肉的動作不能和諧，所以便失去流通血液功用。他們又應用兩端通以一安培左右電流的電極，置於一條死狗的心臟。這電流發生的打擊能使心臟肌肉不和諧的擾

亂停止，回復正常的跳動，使狗復活。

蘇俄有一個研究家，曾將一個人造的心臟使一個自縊而死的人回復到好像有生命的狀態。這自縊的人在死後三小時始被送至實驗室中，外科醫師將人造的心臟內導出的管子通至這人身體上的靜脈與動脈內。



圖二 一種機械輕軒板，上下顛動可使溺斃者復活，上下顛動之次數與呼吸相同，

於是開始啓開電馬達，唧筒將靜脈內的污血吸出，導至此機器的人造肺，在人造肺內，血內的雜質被除去而充滿以氧。另外一個唧筒將已清潔的血液逼入動脈。身體細胞漸漸吸收氧分，這人睜開眼睛望着他四周的醫師。但是兩分鐘後，這昙花一現的生命終歸死去。

不久以前 Baltimore 的 John Hopkins 醫院來了一個已死的婦人。這婦人因被一個突然的叫聲刺激過度而致停止她心臟的跳動。外科醫師便

在她隔膜上開一口子，用手握住她的心臟，交替着壓縮同鬆弛心臟，使血液在她的身體內流動。手術完成後，這婦人便復甦了。

在瑞士日內瓦，一個科學家曾用因水溺或受電擊而死去的人作了多次實驗。這些被實驗人的心臟都完全停止活動，他用手在他們的心臟上加以適當的按摩十分鐘至十五分鐘之久。有許多人被他這樣救活。又有一個法國醫師，雖然沒有使死人復活，却作了一個很有趣的實驗。他曾按摩一個已死去二十四小時的嬰孩的心臟，使之作短時間正常的跳動。在日本，也有許多醫學家作同樣的實驗。

Cornell 地方 Wider D. Bankroft 所致力研究的是在如何能延長生命。他說一種很簡單的化學品叫做銠酸納 (Sodium Rhodanate) 能延長人壽命至少兩年。一個已經到了四十五歲的人服了這化學品以後，可防止神經同腦組織的硬化同時增加抵抗疾病的力質。

但是要將一個完全死去的人復活，現在還不能成功。Dr.Cornish 用狗所作的實驗已有顯著的成功，他還想將這方法施之於人類。

他在不久以前得到一個因受毒氣而死去的罪犯，用他做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實驗。這罪犯被毒氣殺死後，被抬到他的實驗室中，他將罪犯的身體放在一塊軒板上，另外用電熱來溫暖他的身體，再用一種化學品 Methylene 注射到他的靜脈裏，以中和血液內的毒質。此時再用純氧經過面罩而壓入肺部，使軒板上下顫動，以保持血液的循環。

最後一部工作便是將一種回生液射入一支大靜脈。這液體大部是人血，此外還含有 Adrenalin。這物質能使心臟作強烈的收縮，使已經停止活動的心臟再產生正常的跳動。Dr.Cornish 相信這死人一定能復活，他並且還反對許多科學家的論調，死而復活人的腦筋一定受重大的損壞。

實際上腦筋組織並不像普通未特化的細胞那樣容易損壞。某美國科學家主張一俟心臟停止活動，腦細胞便死去，或者在心臟跳動很微弱的時候，腦細胞就會死去。某法國科學家則主張在心臟停止活動後二十分鐘，腦細胞才死去。從前許多人認為死而復活的人一定會盲目，全部或局部的麻痺。

但是 Dr.Cornish 在他幾次實驗裏證明這些過份的恐懼是無稽的。

圖三 莫斯科 Dr. Bruhanen. Ko 發明之人造
心



他所用來作實驗，先窒息而再使之復活的警犬，仍然保持牠固有的智慧。有人以為這不過是動物本能的回復而已。但是這警犬決不僅回復他固有的本能，因為牠能飲食、叫吠，甚至遵行主人的命令。

Dr. Cornish 所用的方法實在是一個倫敦醫師在一八五五年無意中發現的。這醫師便是皇家醫院 (King's Hospital) 的愛迪生博士 (Dr. Thomas Addison)。愛氏本來的目的是在尋找治療一種奇異瘋症的方法。這種病症以後便叫愛迪生症 (Addison's Disease)，這病能影響心臟，使皮膚變為黃銅色，心臟的跳動失去常態，愛氏發現這病症的起因是腎上部一種腺的失效，這腺位在腎上部，長約二寸，是一種無管腺，囊狀，這小小的囊對於心臟同血管有不可思議的影響。

不久研究家便能將這無管腺的分泌物提鍊出來，這種提鍊物，還有阻止流血的功效，許多年來，應用於外科手術。但是這種提鍊物非常不穩固，一與空氣接觸後，便失去功效。

一九〇〇年，一個到美國工作的日本科學家在此方面有顯著的成功。他到美國來，原為介紹他自己所發明的釀造威士忌酒 (Whiskey) 的新方法。他的發明引起了同業的嫉妒，某夜，他的蒸溜器 (Distiller) 便被焚毀了。因失望而抱病，他便搬到紐約去。某藥品製造家對他的蒸溜器很感興趣，其時，他正在謀解決提鍊上腎腺分泌物的問題。他就把這問題託付給這日本科學家。他在工廠裏特為這日本科學家設立一個實驗室。數月內，這科學家便製成一種白色，細緻的結晶，含有上腎腺分泌物的功效，甚為穩固，與空氣接觸後也不易起變化。這日本科學家就是 Dr.Jokichi Takamine，而名他的發明物為 Adrenalin。此人在一九一二年死去，並不曉得他的發明物在後日能具有這些奇妙的功效。一九二一年，在 St.Louis 醫院內牠的功效就實現了。

一天一個白髮白老人走進醫院，他病入膏肓，請求施行手術。施行手術後兩星期，

醫師斷定再需要施行手術一次。在施用麻醉劑後，這老人忽然呼吸停止，心臟也停止跳動，人工呼吸法也用過，但是全然無效。許多外科醫師都束手無策。他們裝備了一種含Adrenalin千分之一的溶液，注射入這已死去五分鐘之久老人的身體。藥物的功效非常迅速。在五十秒內，老人便開始呼吸，心臟也開始跳動。

此後，像這樣的事件常常發生。每年總有千百人從死裏逃生——如施用的手術時死去的人，產下即死的嬰孩，或被電擊斃的人等。

某次一個搶劫銀行的強盜被警察擊斃，同黨都逃逸無蹤。警察將這死人抬到醫院後，醫師注射一針Adrenalin。他在短時間內回復知覺，供出同犯者的姓名。

有許多人以為死而復活的人，根本沒有真正死去。這也不足為奇，因為無人能斷定究竟一個人在何時死去。從事實看來，好像沒有人是突然死去的。

圖四 此為腦組織橫斷面之放大，已將母體取下
有一年之久，
被關閉一般的突然。實則死亡必須經過

緩慢漸漸的步驟，好像一個擁有廣大殖民地的國家崩潰一般，腦同心臟，好像是國家的首都，先死。身體其他各部的細胞，好像是各個殖民地，並不立刻死去；不過牠們總要死亡的。他們的首都——心臟——不再供給氧氣，也沒有生力軍來幫助牠們抵抗有害的化學作用同細菌。

假使細胞能自己營養的話，心臟雖然死去，牠們還能繼續生存，甚至於滋長蕃殖。

二十年前，羅氏基金研究所 (Rockefeller's Institute)，曾把一只小鷄的心臟培養在一種人造營養溶液內。這心臟直到今日還在生存着。在英國，也有人將青蛙脊柱髓的一小部細胞培養在同樣的營養溶液內。這一小集團細胞生存至四十八小時，並且還增大體積至數百倍之大。最近英國又有人將自動物皮膚取下的細胞培養在營養溶液內，不久會生出毛髮來。

因此我們很難確定生命究竟何時停止，死亡究竟何時開始。心臟的停止跳動，呼吸的停止，雖然常常追隨着死亡，但是並不能作為死亡的證據。

最近在倫敦發生的一件事足以證明有數種疾病同驟然的打擊，如類癇症 (Catalepsy)

sy)，電氣打擊，常能使人酷似死亡，普通醫學，
上的檢驗不能斷定是否是死亡。某次，倫敦某公
園內發現一個男孩臥在地下，人家都以為他是死
了。抬到醫院後，醫師證明他是死了，在抬出去
預備埋葬的半路上他又復活了。

就是完全健康的人，也常有的佯僞的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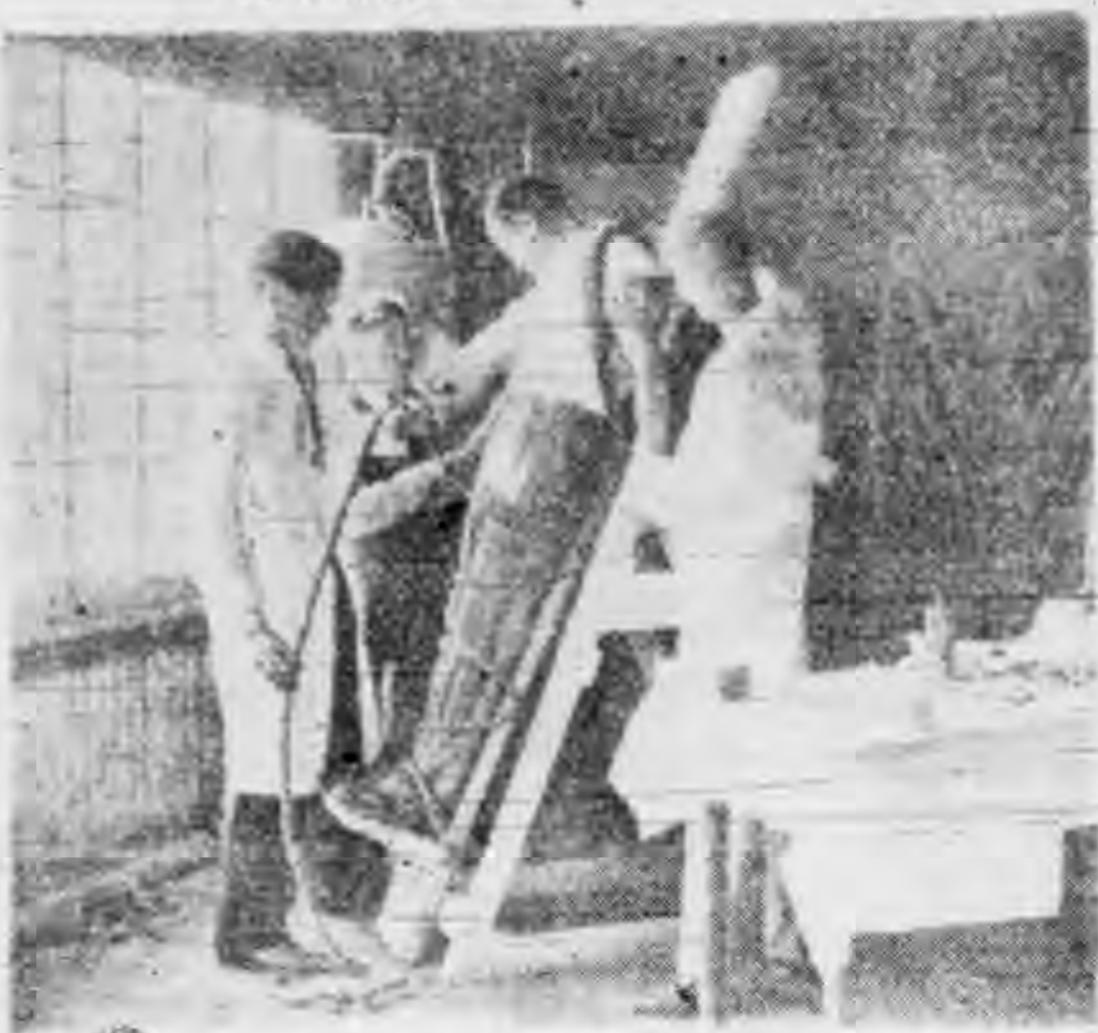
在印度 Madras 地方有一個僧侶，名叫 Hordos
，忽然昏迷不省人事，路人都以為他死去了。所
以將他裝入棺材，埋葬在數尺深的地穴中。四十
天後，四週看守的人把棺材從泥中掘出，用水來濕潤他的眼睛同嘴，過一會兒，他便坐
起而向人討食物吃。

因着急切的需要，發明了不少種測定死亡的儀器。其中最精密的一種叫 Electroca
riograph，此儀器放在胸前，雖最微弱的跳動也能表現出來。三年前，美國 Ohio 省 Ci

圖五 Dr. Cornish 於實驗室中，使狗復活，



圖六 將被毒氣殺死之罪犯放於軒輊板上，上下顛動，



eveland 地方 Dr. George W. Crile 又發明一種應用電的試驗方法。他說動物身體細胞因化學變化的停止，電荷降至零。又有一種方法是法國醫學家 Dr. Icard 所發明的。他的方法是將一種黃色的溶液注入已被人認為死去的人的靜脈中。假使此人還未死去，身體中微弱的循環仍能將黃色的溶液帶到瞳孔，使之發黃。

在這種插測定死亡的方法沒有發現以前，人類常懼怕在沒有死去時，被人認為死亡而被埋葬。二十五年前巴黎報紙 Le Figaro 曾記載過四百件這樣的事。一九〇七年，一個英國著作家也蒐集了七百多件這樣的事。

人類對於死亡的恐懼是受上古人對於死亡概念的影響，上古人因受着宗教，迷信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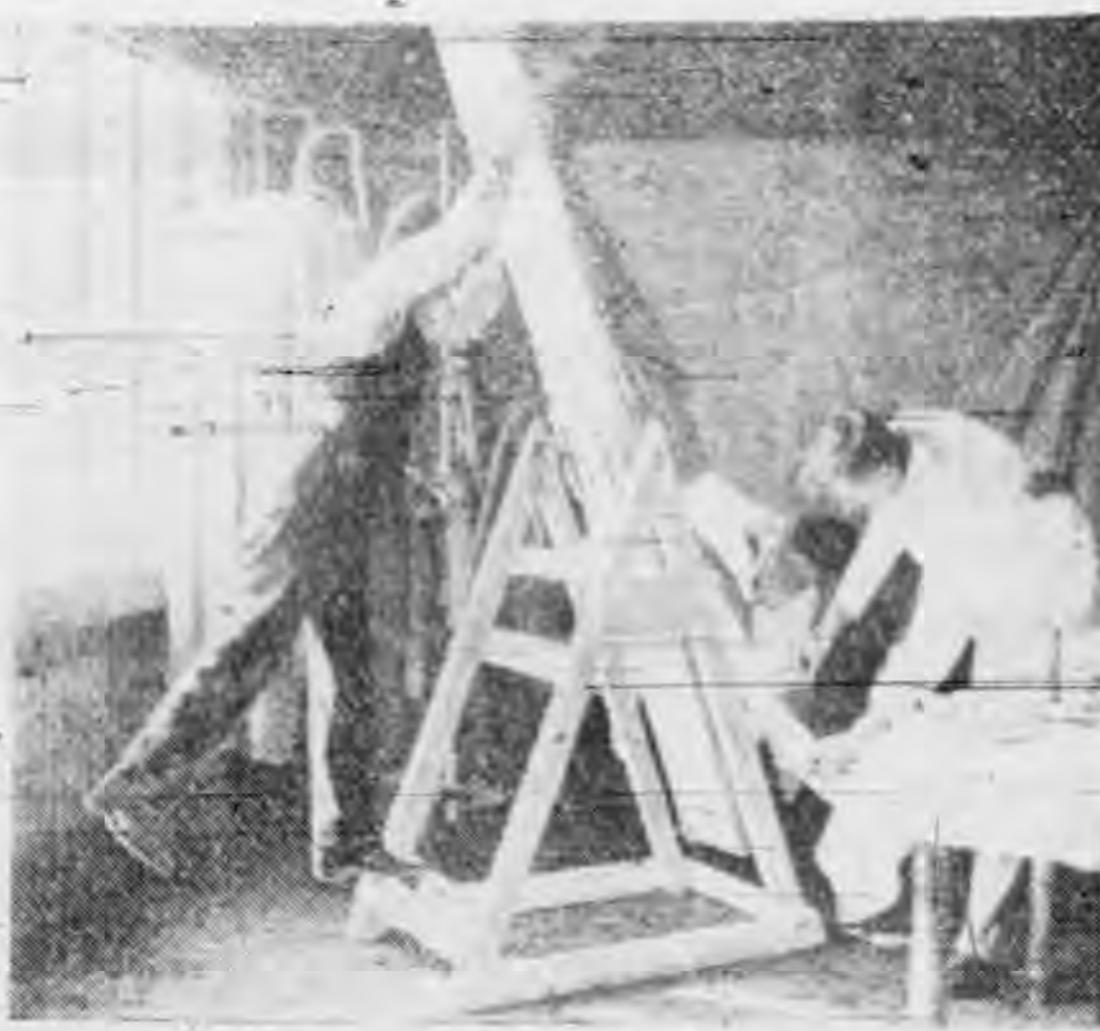
的桎梏，決不希望死者復生。因爲他們以爲干涉死亡無異於與惡魔來往。就是在荷馬時代，世人認爲理智很進化的希臘人也脫不了這種觀念。

希臘神話中認爲是第一個醫學家的 Aesculapius，某次因着將一個死人救活受懲罰，Jove 用雷電劈死他。

後來因爲這種種懼怕心理漸漸減少，希臘人同希伯來人都有死而復活的記載。紀元

前五世紀 EmPedocles——一個希臘哲學家——因救活一個死去的婦人而著名。Tyrona 地方一個術士名叫 Apollonius，也將一個已將入墓的女孩救活。在聖經新約內記載像這樣的事真是不勝枚舉。

在中世紀內，人們都相信惟有基督的聖徒才有復活生命的能力。十五世紀 Paula



圖七 注射化學品之情形

地方 Francis 曾救活死去兩次的人。按照他當時的記載，一天這人出外去伐樹，不料樹倒下將自己壓斃 St.Francis 將他救活。這人後來又改業爲泥水匠。一天他又從樓頂高處跌下，因而死去。St.Francis 又將他救活。

現代人們都以爲起死回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許多人卻以爲 Dr.Cornish 的希望決不能成功的。今日科學雖不能起死回生，但是已救活了不少從前人認爲不可救藥的人。將來總能有達到目的的一天。

厄非爾士峯的大氣壓力 在厄非爾士峯的頂端，拔海三萬九千呎，大氣壓力每平方吋僅有四磅多，約爲海面大氣壓力的三分之一。

硫酸的普遍 在化學工業裏，除了水以外，硫酸要算應用最廣的液體。

音波在水裏傳播較速 音波在水裏較在空氣裏傳播快至四倍。在水裏，音波每秒行四千七百八十呎；但是在普通溫度下，音波在空氣裏，每秒只能走一千零八十九呎。

男人同女人的記憶力 依照最近的測驗，女人總記着她們生活裏快樂的事情而忘却不快的事情，但是男人多半記牢不快的事情而忘却快樂的。

顯微鏡下的螞蟻

雷

除了最高的山峯，兩極最寒冷地方，你無論走到那裏，總能看見那忙碌的螞蟻，就是在熱帶的沙漠裏也不難找到牠。假使你與常人一樣，你對牠不會發生很大的興趣。即使有時低下頭去觀察牠們，也不過爲着好奇心而已。牠們好像被一種不可思議的智慧支配着去工作，同時也具有一種使人驚訝的魄力。

假使你是個嗜好顯微鏡的人，你對於螞蟻的態度就與常人不同。

你捉一隻螞蟻，把牠放在低倍鏡下觀察一下就能發現不少可驚奇的事實。捕捉螞蟻最簡單的方法是用一柄茶匙阻攔螞蟻的去路，牠自然會爬入匙中的。先用清水把牠洗乾淨，然後放入一個廣口瓶中。再將火酒或石炭酸注入瓶中，殺死螞蟻。最好用石炭酸，因爲用石炭酸殺死的螞蟻，身體比較透明。

做顯微鏡下觀察用的螞蟻最適宜是紅色的，因爲黑色的螞蟻不透光線。

螞蟻是合羣的昆蟲，像蜜蜂一樣，一羣螞蟻是功用不同的個體組織而成，牠們有工

蟻 (Worker)、蟻后 (Queen) 及雄蟻 (Male)。其中僅有蟻后同雄蟻在牠們生成的某時期身上長有翅膀。雌性的工蟻永不長翅，身體也比較小。有幾種螞蟻，蟻后比同集團的工蟻要大數千倍。

在酷熱的夏天你常會遇見一羣有翅的螞蟻在空中飛來飛去，這是螞蟻在搬家。這好像是預先佈置好的一種信號，一隻團裏帶翅的螞蟻同時飛出，於是工蟻就四處尋覓新居所，有時找到一條地道，有時找到一個洞作牠們的新居。

蟻后從遷入新居直至產卵的時候，既不動作也不飲食。同時她富於肌肉的翅轉變為產卵的物質而消滅。你把蟻后的翅放在顯微鏡下觀察一看，便可以看翅上面所生的肌肉狼狽發達，所以當她在產卵時不需食物。

如果你把一個工蟻在低倍鏡下觀察，你必定要驚訝她身體的光滑。雖然你所採集的標本已經在地下爬行了許久，但是牠身體上毫無污髒的痕跡。這是什麼緣故呢？

假使你要想解決這問題，可以將螞蟻的一隻前腳放在較高倍數的顯微鏡下觀察。在前腳脛骨 (Tibia) 上生着一個狼精緻的梳子，上面生着幾排狠整齊的齒。褶疊起來，好

像一柄小刀。螞蟻就用牠這前足來梳刷牠的身體。牠用梳子同腳掌 (*Metatarsus*) 組成一個凹口，把其他的腳同觸角放在凹口內。至於清潔梳子的方法是把梳子放在口中，梳子上的污泥並不吃掉而放在口旁的一個小囊裏。

有時牠在暫時貯食物在小囊內。螞蟻壓搾小囊而吸吮從食物擠出的汁液。殘餘的廢料便同污泥在一起成為小丸而排出囊外。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螞蟻不食固體物而僅食液體物。有時牠得到的食物就是液體，假如所覓得的食物是固體，牠便把食物放入小囊，壓搾出汁液來。有時也用他強有力的下顎 (*Mandible*) 吸吮。你取一個較大的螞蟻，細細的觀察，就能找到口旁的小囊。

各螞蟻的口部同頭部因種類而略有不同。不過無論何種螞蟻總生有一對下顎，顎內生有毛，牠的功用好像人類的手一般。螞蟻用牠來捕捉別種昆蟲，用牠來從食物裏搾取汁液，或掘地道；在戰爭時候用牠作唯一的武器；也用牠來搬運卵、幼虫同其他物件。

除了下顎之外，你在顯微鏡下還能看見上唇 (*Labrum*)，下唇 (*Librum*) 同一對上顎 (*Maxillae*)。上唇與上顎之間有一對連接舌 (*Jointed palpi*)，這是螞蟻的感覺器。

官，用以嗅味同觸物。

像現在這種形狀的螞蟻已經生存了有幾百萬年之久，因為科學家在琥珀 (Amber) ——即松香凝成的化石 (Fossilized resin) ——裏會找到完整的螞蟻屍體。你在顯微鏡下觀察螞蟻，就能明瞭為什麼螞蟻能生存至今而許多較高等的動物反而滅亡。用鋒利的解剖刀把一個螞蟻的頭部切為兩半，把切平的一面向上，放在一塊玻片上，放在低倍鏡下看，你即刻能看見她下頸肌肉同內部其他各器官怎樣附在牠的頭殼。

螞蟻的骨骼全在外部。骨骼除了牢附在身體之外，還具有保護的功用，所以螞蟻很不容易為敵人所克服。牠外部骨骼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牠骨骼的排列以及肌肉同器官的附着都非常的簡單。以人類身體的構造同螞蟻比較起來不遠遠甚。人類身體的外部沒有甲殼為之保護，所以一個小小的打擊便能損壞內部的器官。但是以螞蟻身體的微小同牠所能經受的外界壓力看來狠足驚人。當然在蛹時期的螞蟻尚未生有骨骼，但是牠們有穿甲胄的成虫為之保護。

從螞蟻的口通着一條食道經過身體各處而至後邊膨大的腹部通到一個嗉囊——一個

富有彈性壁的囊。此下便是胃，有一片瓣膜與嗉囊隔開。再下便是腸同其他消化器官。螞蟻吸吮的液體先貯存在嗉囊裏，一小部分經過瓣膜而到胃裏去。剩餘的就貯存在嗉囊內。螞蟻把他存貯在嗉囊內的食物吐出來喂飼其他的螞蟻。

有些研究螞蟻的人說有種螞蟻專爲搜集食物供給全羣之用。擔任這種職務的螞蟻到各處去尋覓食物，從食物中壓搾或吸吮出汁液來，藏在嗉囊裏，回巢後再將食物嘔吐出來，平均分配給其他螞蟻。你可捉幾個螞蟻來，用加有顏色的糖漿喂牠們其中的一個，就可以看見牠身體就變爲你所喂牠糖漿的顏色，不久你可以看見其他的螞蟻都變成那種顏色了。（螞蟻身體原來顏色最好要較淡的）

假若你要觀察螞蟻的嗉囊同其他消化器官，可用解剖針將螞蟻的後部取下，放在帶水的玻片上。同時你也能看到螺旋狀的氣管，螞蟻就用牠來呼吸。

把螞蟻放在四百倍的顯微鏡下，你可以發現許多更有趣的東西。你能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以前在高倍鏡下看來好像很光滑的甲殼現在也像皮革一般上面有凹凸不平的小點子，你還能看見有許多細刺從表面突出，其中還有不少的刺比其他的刺特別大，上

面並且有特殊的裂痕。

你再找一個帶翅的螞蟻，因為帶翅的雄蟻的體構與工蟻有許多不同之點。

牠生有兩對翅，在前邊的一對比較大些。用一把尖銳的鑷子將牠的翅鉗下，放在帶水的玻片上，再放到顯微鏡下，就能看出翅上滿佈着小刺。你再觀察那較小的一對翅，牠前邊生着一串小鈎，好像掛肉的鈎子一般。你把玻片轉動一下，使翅的後部能夠看見。然後校準顯微鏡的焦點，先使焦點落在翅的上層，然後再降低焦點，使之落在翅的下層，你能看出牠翅的一邊彎曲成一條槽，使其他一個翅的鈎子鉤在裏面。

你如曾經在顯微鏡觀察過蜜蜂的翅，你必能記得牠翅上也生着一排鈎子。這巧妙的機械作用是使前翅同後翅鉤連起來，當牠飛起來的時候兩個翅好像是一个整個的翅，因而使空氣對於翅膀接觸的面積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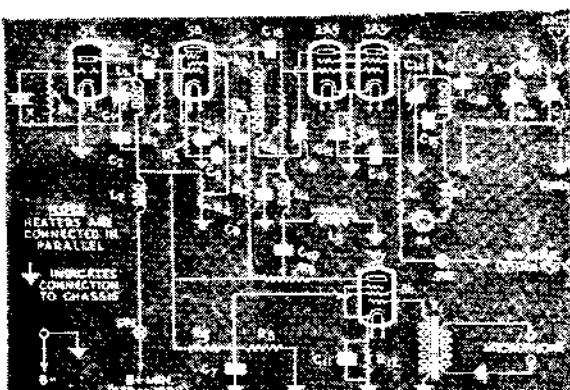
最後你可把蟻后的翅摘下，放在帶水的玻片上，用解剖針刺牠幾次。不久水即變為灰色，上面浮着許多細小的點子。這證明蟻后的翅裏含着豐富的脂肪，所以在她產卵時期可以作為食物。

業餘短波播音機之製造

秦寶同

年來我國研究無線電者日衆，然研究短波者仍屬寥寥。一則因我國尚無短波電台之設立，一則因我國一班業餘家之心理以爲短波機製造繁雜。其實普通短波收音機製造甚爲簡易，而短波播音機製造尤易於同效力之廣播播音機。茲覓得一六〇公尺短波播音機線路一紙。並將其製法及調整手續錄後。按此機構造簡單，最大之優點即在所需零件大部爲收音機零件，其中僅控制波長之晶體採購較費事。全部所費總計不過國幣百元左右，最合學校試驗及業餘試驗之用。

此機採用五隻真空管：56用爲振盪器；58用爲B類放大；兩隻2A5並連作爲末級推挽放大；57則放大由單鉗傳聲器傳來之聲音。因採用橋樑調幅法，故57之電阻交連放大



圖一 發射機線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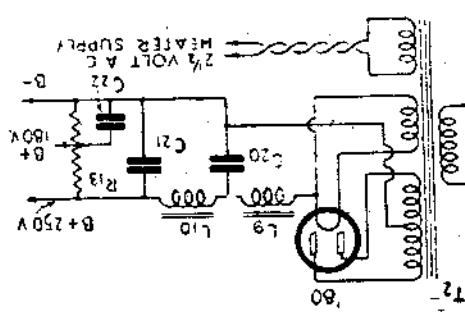
已足以使言語放大至適當程度。晶體則採用Y切式(Y cutting)。

除去電源或天線配合部分，全機裝置於2支吋×8吋×14吋之鋁匣上。零件之排列已載明於照像圖中。

鋁匣前部為R₄、R₉及屏迴路開關，用以調節高週率及低週率之輸入。頂部為兩隻可變儲電器，1800—2000千週波之晶體及其底座，傳聲器之變壓器，屏迴路千分安培計，及兩隻真空管隔離罩。後部則裝置傳聲器插口，輸出接綫柱及通至電源之電線。

鋁匣內則裝置各線圈，燈座，固定容電器，固定電阻，扼制圈，傳聲器電池，及接綫。固定容電器與固定電阻皆直接鉗牢於各該處鉗片。

繞各線圈之膠管皆為直徑一寸者。L₁為二十六號線八十圈，繞於三吋長之膠管。L₃為三十號線七十五圈，第十五圈處抽出一頭，繞於二又四分之一吋長之膠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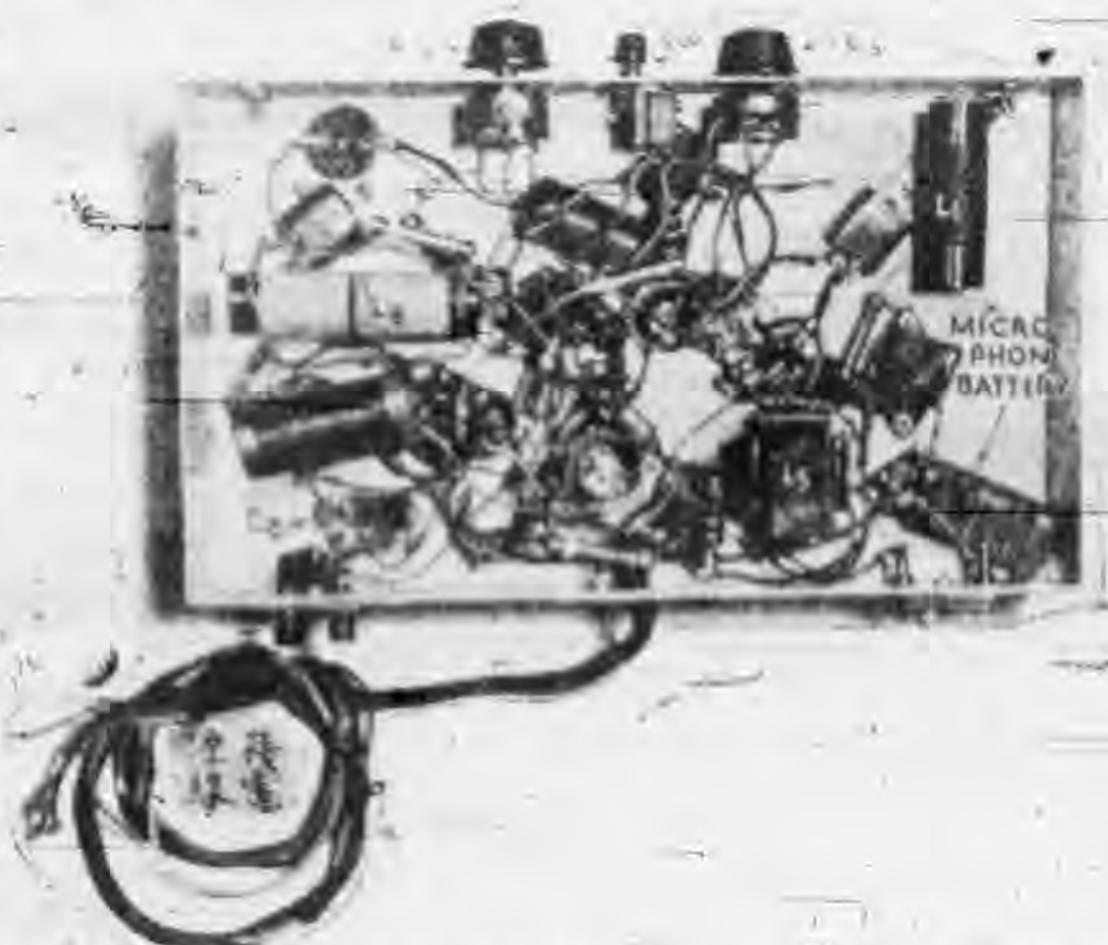


圖二 電源線路圖

□5 為二十二號線一百圈，中心抽出一頭，繞於四吋長之膠管。線皆用雙絲包者。線圈不需隔離，但須互相垂直。□6 最短，故直立。□7 橫放，平行於匣之橫邊。□8 亦橫放，平行於匣之前部。線圈用金屬小片，藉螺絲釘牢於鋁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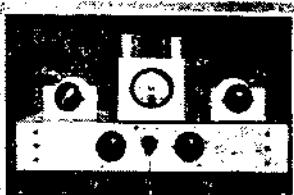
天綫配合器內有二只 0003 Mfd 之可變儲電器（C₁₆ 及 C₁₇），L₆ 為二十二號線七十二圈，繞於一吋直徑，三吋長之膠管。零件則裝置於 3 吋 × 2 支吋 × 8 支吋之鋁匣。一邊裝兩個輸入接線柱，他邊則裝置兩個輸出接線柱（接天地綫）。

天線配合器之功用即在配合末級放大及天線間之阻力，故不需一特殊設計之天線及饋綫或引入線。任何長度之天線，即普通之廣播收音天線在 20 公尺至 60 公尺之間者



圖四 發射機底部接線情形形 16, L3, L1,
置於互相垂直之地位

圖四 天線配器合



前面發射機之短愈有利於擴音。

至於電源，如收音機用之電源能供給最高壓至一百五十弗者亦可用。如無現成者，則可自製。電源之高壓部分為二百五十弗，故此機之輸出約為七瓦特。電源變壓器之高壓線圈為七百弗，中心抽出一頭，電流為一千分安培。整流管80之燈絲由變壓器五弗、二安培之線圈供給，其他各真空管之燈絲並連而接至變壓器一·五弗、八安培之線圈。低週率扼制圈兩個，皆為十五亨利，一千千分安培。濾波容電器為電液式。電源全部裝置於2支吋×8吋×12吋之鋁匣。

此後即為播音機之調整部分，若依照步驟而行亦非難事。

第一步即為配合末級放大。先將晶體取去，以二十五瓦特之電燈泡一只聯於兩輸出接線，然後插上電源，轉動C14。如燈泡發亮，或屏迴路之千分安培計指針跳動即表現末級放大已發生振盪。再輕微轉動CS直至C14轉動至任何部安培計之指針亦不跳動。至

此調整末級放大之手續造成。

末級放大校準後，將晶體放於原位，啓開高週率輸入控制器 R_4 使其值為最大。取去燈泡，旋轉 C_1 至容量最大。旋轉 C_1 使千分安培計指針降至最底點，此即表明天線迴路與振盪器之週率已諧配。如不能達到此情形則微轉動 C_1 ，務使千分安培計降至最低點。

將天線配合器接至末級放大輸出接線柱，將二十五瓦特之電燈泡串入天線，轉動 C_{16} 及 C_{17} 使燈泡發光最亮。最後調整高週率輸入及低週率輸入部分。此部工作可以普通之一管或一管短波收音機司之，收音機不接



圖六 控制波長之品體

天線。先旋轉低週率音量控制器 R_9 至最大值，緩減 R_4 至發出之言語可清晰聽得。然後再轉動 R_9 ，使調幅過高時，言語亦不致有失真之情形。

零件表列下：

X “Y”切式晶體（連座）1800—2000K.C

L1，L3，L6及L8製法詳本文

L5 低週率變壓器，比率爲3：1初次級串聯

C1 可變容電器 150 mmf

C2C4，C5C7，C13C15 雙連支路容電器.05—.025

mfd

C3，C9，C18，C19雲母固定容電器,.0005mf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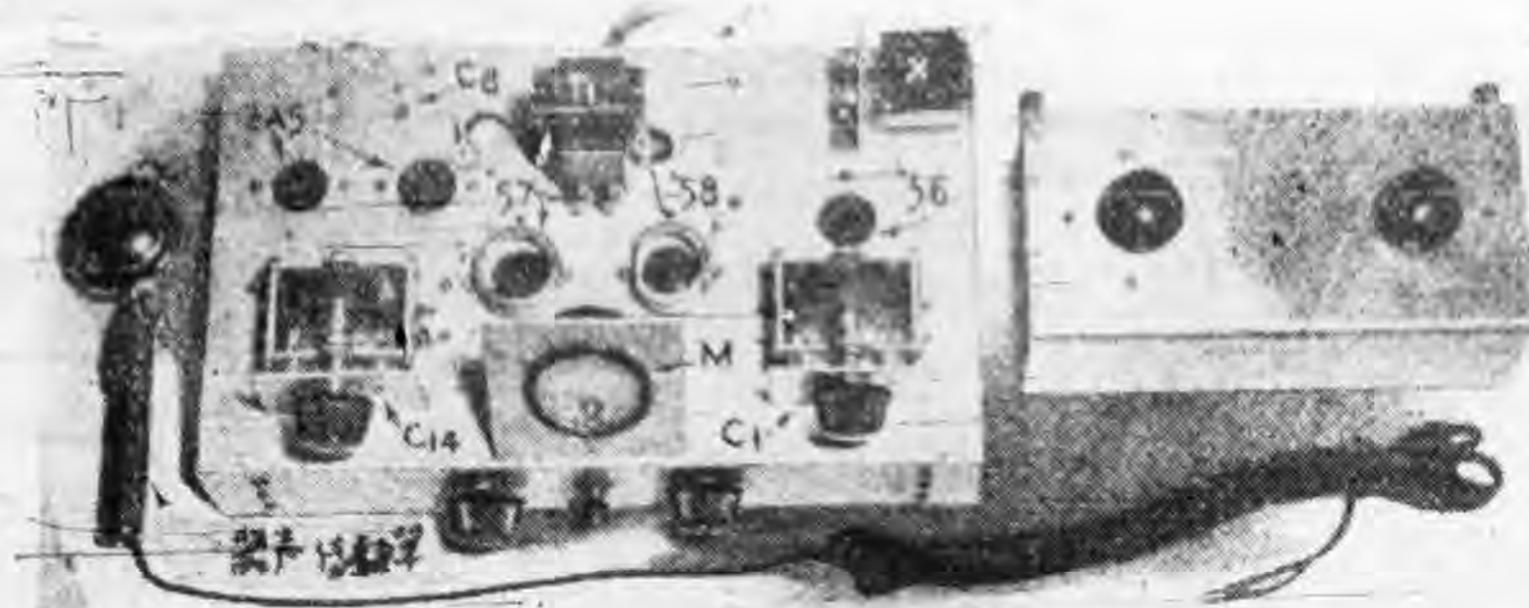
C6 雲母固定容電器.004 mfd

C8 雲母固定容電器 16—70 mmt

C10 紙質固定容電器 .01 mfd

C11 圓筒固定枝路容電器 .5 mfd

C12 電液容電器 25 mfd



C14 向變器電路 105 mmf

C16、C17 向變器電路 500 mmf

R1, R5 固定電阻 100,000 ohms

R2, R8, R11 固定電阻 10,000 ohms

R3 固定電阻 500 ohms

R4 電位器 50,000 ohms

R6, R7 固定電阻 20,000 ohms

R9 電位器 500,000 ohms

R10 固定電阻 2000 ohms

R12 固定電阻 5000 ohms

T 傳聲器用變壓器

M 千分安培計 0—50 ma.

雜件 鋁質匣兩個，真空管，開罩，底座，傳聲器，電池等。

電源部分所需零件。*

L9、L10 低週率扼制圈 15 h. 100 md.

C20、C21、C22 電液容電路 8 mfd 電壓(交流) 450 volts

R13 分壓器 10,000 ohms, 50 watt

T2 電源變壓器 700 volts, 100 ma.s. \pm 心分二線頭 .5 volts, 2 amps. 2
volts, 8 amps.

雜件·真空管·管座·及鋁匣等。

冰 同 雪

秦寶同

冰是地球上一種很值得注意的物質。牠的形狀很多，還能產生許多奇異的現象。研究冰的學問，叫做冰學(Geaciology)的，是科學中範圍很廣，內容很複雜的一部份，例如雪便是一種特殊形態的冰。

在美國，加拿大高原地帶每年總有人測量雪降落的多少，以斷定在來夏雪融化後能產生多少水供灌溉及發生水力之用。

美國海岸保護局為保護在大西洋北部航行的船舶免被冰山撞擊起見特設立一冰山調查所。這冰山調查所便是研究冰的特性以及牠的成因的先進。年來因着實用問題，如港口冰凍的免除，內河冰塊的打鑿，飛機等航空器具冰凍的防止，在在使研究冰的物理發展而成一種特殊



的工程，名之曰冰工程 (Ice Engineering)

用顯微鏡來研究冰結晶的構造雖然不是一件新穎的事，但是有價值的記載直到今日我們才得到。

冰的結晶是自然界中一件很神祕的東西，所有結晶的現象都是很神祕的，但是冰的結晶可以說是最神祕的，因為冰的結晶體的種類比其他物質的結晶多的多。在水中同地面看見的結晶並不十分奇異，最奇異的結晶要在飄浮在空氣中的霧同雲裏去找，飄浮在雲或霧中的雪多含有形狀奇異的結晶。大氣中冰的結晶多半是由水蒸氣直接凝結而成，但不經過液體的狀態。不過有時在顯微下觀察雪花，也能找到由水凝結而成的冰粒子。

我們現在對於造成冰結晶各種形態的因素還不能十分明瞭，在高空地方溫度很低，水份很少的地方，所形成的結晶，形狀大抵多很簡單的。牠們多飄浮在高空的卷雲 (Cirrocumulus) 或卷層雲 (Cirrostratus Cloud) 中，先大風而降落，量少而結晶纖微。至於比較複雜的結晶多存在於溫度較高，濕度較大的空氣中。冬天地位較低的雲多含有這種結晶。這種結晶形成的雪多在風過後而降落，量則較多。

至於比較複雜的結晶也是由簡單的結晶漸漸變化而成。兩極高空中常有細微的冰粒，叫做「金鋼鑽粉」(Diamond Dust)的。我們雖然不能看出單個的冰粒，但是牠們在目光下閃耀作光，發生很美麗的光彩。把牠放在顯微鏡看來，是構造簡單



，六角形的冰片，四週並無突出之處。牠們多在近地而處形成。



大氣中冰的結晶有時能產生日暈同月暈。但

是為什麼在某個時期，某種雲內會產某種特殊的雲呢？這大概是因着時間，空間的不同，空氣中存在的雜質也不同，我們知道許多礦物質結晶的不同就是因為牠們所含的雜質不同。



霜多附在室外的東西上。牠的成因是附着物與空氣散熱的快慢不一：空氣散熱較慢，附着物散熱較快。所以一到夜間，附着物的溫度恆比牠們四週的空氣低，空中的水份便凝成霜而附在其上，但是有時霜也是落在東西上的露點凝結而成，溫度與濕度的不同可以產生形狀大小不同的結晶。如在暮春早夏時，在被霜打擊的植物上可以找到六角形管狀的結晶。更有一種結晶，形似一條細玻璃管。

冬天玻璃窗上常凝有冰，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花紋。有人以為花紋的曲線多依照舊日摩擦時的痕跡而凝成的。有時霜是由霧凝結而成。霧內所含的細水點常在零下數度也不凝結，但是在這所謂過冷(Super-Cooled)狀態下，一遇固體的細點便凝結起來。在高山頂上，霜常聚集而成羽毛狀的物體。在華盛頓山(Mount Washington)上，有人曾看見長至五呎的羽毛狀雪片。

科學家曾想出一個觀察冰在寒冷不均空氣中凝結的情形。一種實驗室中最適宜的方法就是使一條光線射過一層薄冰，使其像照於幕上，如此冰花的結構就能在幕上顯出。研究結晶構造，較顯微鏡還精密的，便是用X光。現在X光雖然能揭示結晶的原子構造

(Atomic Structure)，但是還不能解決結晶作用(Crystallization)的謎。

在山穴凝結的冰，牠的表面上常有齒狀的突出物。這種齒狀的突出物更引起了許多科學家的注意。他們都認為是自然產生的怪物，但是在電器製冰器上也常常可以找到這種突出物。至於產生這突出物的原因現在還不能解決。

雪堆積起來往往又產生各種形狀不同的雕刻物。如在屋簷或樹枝上常有堆聚成一條下垂的花彩。在斜的雪坡上，風又把雪吹湊成圓形的雪球，在交叉的樹枝上，雪常堆積成大片的遮蔽物。

還有一件奇異的現象。就是在北寒帶山頂上能找到的雪峯在熱帶高山上也能找到，地質學家 F. E. Mattles 相信雪在強烈的日光下，並不溶化為水而直接蒸發為水蒸氣。地上的雪經過強烈的陽光照耀後，有凹下的小坑，坑的最深處恆向日中時的太陽。

已枯死的植物的莖經過霧夜後，四週凝成鱗狀或甲殼狀的冰。有些地方的雪能帶各種不同的顏色，藻或其他低等植物能使雪變為紅色或其他顏色。海中常可找到大片黃色的雪，至於棕紫色的雪可在格林蘭同其他溫帶地方找到。

科 學 小 口 口

秦寶同

火 箭 (Rocket)

近來世界各處多有利用火箭來探討成層圈 (Stratosphere) 的實驗。火箭製造者以爲用氣球來探討大氣上層的祕密不經濟而効力微小。他們說假如把前幾年來消費於氣球的金錢，用在火箭的研究上面不但能揭示成層圈下部的祕密，並且還有使火箭高達一百哩或一百哩以上高度的可能。

歐洲有許多研究火箭的，已經得到了相當的成績，在美國，研究的團體也很多，其中最努力的要算美國火箭研究會。他們曾經作了一個比較精密的實驗，最著名的是 Dr. Robert H. Godard。他是研究火箭的先進，Clark 大學物理實驗室的主幹。并已獲得 Danieland Florence Guggenheim 基金充分的援助，目前正在New Mexzico 完成他的實驗。

美國火箭研究會宣佈最近有一新製的火箭，在紐約Staten島着火，達到每小時六百

哩的速度。這是一個金屬製的火箭，燃燒着液體氧同汽油，放射後在 Lower New York Bay 下落。他們準備把它再加以改造，冀改良其上昇的高度。

普通試驗用的火箭有兩種：用粉末狀燃料的和用液體燃料的。從前幾個德國人的實驗，如 Fritz Von Opel 同 Max Valier 等都採用粉末狀的燃料，但是不合科學實驗的用途，結果便改用液體做燃料。最合用的液體燃料是汽油或火酒同液體氧混合起來的。汽油與液體氧混合後能發生極猛烈的爆炸，比爆炸性最猛烈的 TNT 還有力。燃料在燃燒室內混合，燃燒後火焰從一個嘴管(Nozzle)射出。

火箭被回坐力推而前進，好像槍被回坐一般。當火箭用高速度前進時，在理論上它的效力是很大的，比一切燃料轉變而運動時所產生的能力都大。但是在低速度的時候，大約在每小時三千六百哩——它的效用便很小了。因為最有效的速度不能在下部空氣較密的地方達到。火箭實驗家相信火箭最有效是在達到高空的時候，或者使飛行物穿過成層圈而達到空氣阻力較小的地方。

幸而火箭在成層圈仍然能前進，因為它並不需要空氣作它推動的對象，它在真空裏

比在大氣裏進行還快。科學家對火箭未來的功效作了不少的推測：它能在兩小時內橫渡大西洋，它能達到月球同其他的行星，它能很安全的載着乘客以炮彈的速度前進。

這些成效在理論上講來是可能的，並且在航空事業猛進當中，又就現代科學上工程上種種的奇蹟看來，唯有愚者纔否認這些，——火箭未來的功效。

但是在今日火箭實驗者，曉得即使要火箭達到成層圈，已經有許多問題等待解決。至於其他的目標大約還需要相當的時日纔能達到。

現在火箭能夠達到的高度大約是六哩。這個火箭是德國實驗家Renhold Tiling所製造的，他是採用粉末狀燃料的，後來Tiling 在實驗室中失慎因而犧牲性命，他的三位助手也同時殉難。採用粉末燃料的火箭或者還能達到六哩以上的高度，但是這個是靠不住的，因為要推動火箭至遠距離需要大量粉末狀燃料，而且火箭的速度和燃燒的程度都很容易控制。

採用液體的火箭，燃燒速度很容易控制，好像汽油在汽車內燃燒一樣。所以有幾個實驗家正在研究控制火箭的方法。有的用無線電，有的用鐘裝置(ClockeWork)，光電

管(Photo-electric cell)，迴轉器(Gyroscope)或其他的器具。

用液體做火箭的燃料是一件比較新的事——不過才五六年。現在關於火箭的實驗有許多根本的問題等待解決。其中的一個便是怎樣去製造一個適當的「馬達」，即實驗家所謂的燃燒室還有管嘴(Nozzle)——原動力產生場所。

其他便是燃料室的設計問題，在火箭很迅速的進行，爆炸繼續發生時，燃料要很適當的加入燃料室。這些都需要按照氣體動力學(Aero-dynamics)原理的設計，現在還沒有完成。至於飛機的設計和砲彈的設計，對於火箭實驗家並無多大補助，因為火箭在一瞬间便能獲得的速度——那時空氣對於在它裏邊運動物的行為迅速改變。無論一件東西怎樣流線化(Stream-lined)，在這樣速度之下，空氣就會隨飛行物而前進。所以空氣便把飛行物的前途堵塞起來。在美國火箭研究會指導下的許多實驗家正在謀解決這些問題。如果這些問題不能解決，高度飛行物便難以有滿意的結果。

等它射到大氣邊境的時候，就可以在火箭上裝置許多自動的儀器，為採集科學上記錄之用，較小的火箭（能上升至二三十哩高）可以由世界各地每日按時放射至空中，以

獲得關於各地大氣上層未來氣候的預報。這種用途的火箭，用鋁，鎂，铍 (Beryllium) 或不鏽鋼製造，藉降落傘 (Parachute) 或自動翼降落，或者還可以用無線電指揮它回到出發的地方。

日光可直接轉變為電能

許多科學家相信世界上存儲的煤油同他種燃料漸漸的減少，現在誰用盡的時期已經不遠了。到了那時候，當然可以利用水力，但是哥倫比亞大學 Prof. Colin G. Fink 的意見以為水分至多能供給全世界所需要原動力的百分之十。

以他的意見，要解決這問題。唯有將日光的能直接變為原動力。Prof. Fink 同他的助手 Malin E. Fogle 在美國電氣化學學會 (Electric—Chemical Society) 發表他們研究的結果——用一種光電池 (固體式的 Solid-type) — 作為能力變換器 (Power—converter)

這種固體式的光電池不像普通的真空管或者是充滿氣體的光電池，因為牠沒有玻璃管。牠的壽命很長，很堅固，構造很簡單，並且不需要在牠外部加電壓。牠將日光的能直接變為電能產生電流，而普通的真空光電池或內部充滿氣體的光電池僅能在外部電路

放出電子但不能產生電流。

Prof. Fink 同 Mr. Fogle 所用的固體光電池含有一層薄的氧化銅，靠近一銅片但不接觸。使光射在氧化銅上，就有電流產生在銅與氧化銅之間。因為氧化銅不是一個良導體，所以如果外部加了導體，一部分的電流就可以由電池流向外面。

這種光電池的作用看起來是傾向於光學上的星子論 (Quantum theory of light) 而不利於波動說 (Wave-theory)。在前種的理論，以爲光是以高速度進行的小質點 (Particle) 或稱爲光子 (Photon) 所組成的。當一個光子打擊着氧化銅，牠便在氧化銅上打掉一個電子。這種電子當然經過氧化銅層而到銅片上去，在那裏牠造成了負電荷。在銅片附近加以高阻力，以阻止氧化銅上之電勢放電。新電子繼續增加，電勢亦繼續增高直至高阻力層不能維持這種電勢。到了那地位電勢便不能再增高了。

這種光電池產生的電流當然是很小的，不足以作爲推進機械的原動力。但是可以用來測量光之強度，距離標準光源的距離。在他們的實驗裏發現如果將光電池氧化銅層加一層蠟或油，這個電池的輸出即能增加自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左右。這是因爲蠟同油

能免去光的反射以免光子徒然逃去。

Prof. Fink以爲光電池採用的金屬種類同化合物與電池的收效關係很大。只在這方面努力研究，在最近的將來，總能達到將日光直接變爲可實用的原動力的目的。

世界最大之廣播電台

具有五十萬瓦特電力較美國現有各電台電力大至十倍之廣播電台，不久即將正式播音。此電台建築於美 Ohio省Mason城之鄉間，其呼號爲 WLW。現時正於每晨試播，暫用 MGXO 爲呼號，聞試播手續大致已告竣，不日即將以指定之七千千週波正式廣播。

此新電台之設備除電力强大外，尚有諸點甚爲特別。該台之總工程師 Joseph A. C hambers曾於 Radio News 雜誌內宣稱此電台之設計全屬新創。建造時美國著名之無線電工程師咸被召往討論。雖多涉專門範圍，然亦不乏吾人可了解之點。

最可注意之點即爲天線——一座八百三十一呎高之鋼塔。與其他電台不同之點即此鋼塔非用以支持天線乃天線之本身，僅此點即足使 WLW 之信號增強，此鋼塔乃置於一能支持四百五十噸重之絕緣底基上。

他點可注意之處即此複雜之電台乃自動控制，管理者運用管理台上之一單鍵即可使電台在正當之狀態下工作，使電台各部在適當時間內不致發熱，如真空管，或其他部分一有損害，於不到一秒時即能自動將損害處之線路斷絕而易之完好者。

每分鐘使二萬一千五百立方呎之冷空氣流通各部以除去工作時產生之熱，五百加侖之蒸溜水及七百加侖之淨水則用以使真空管冷卻，面積一七十五方呎之散熱器則用以放散水內所含之熱。

據估計普通收音機可於電台四周五千哩內收聽之，至較優之收音機尚不至此數。此台造價為四十萬金元，將為歌斯來(Crosley)無線電公司管理。

(按我國中央廣播電台電力為七萬五千瓦特，雖為遠東最大之電台然尚不及 WLW 之六分之一)。

人工除霧法

多年辛苦的研究因發現除霧的方法而不致虛費。不多日前，當霧在 Massachusetts 的 Round Hill 出現，用麻省工業研究所研究員 Henry G. Houghton Jr. 特殊佈置的化學

方法得以消滅。

這種方法的成功，引起該所大多數工程師相信消滅霧的方法定能應用於較大的範圍。工作的器具，是一個一百呎長的管子，水平懸在離地面三十呎的空中，管子上有特別設計，有規律間歇的小孔。旁邊裝置一個唧筒，將所需的化學品唧入此管。

工程師將器具造好，待霧來到，以使試驗，有數星期之久。當霧佈滿該地空中，這離心唧筒便將化學品噴入空氣中。數秒鐘內，霧就聚成大點子像雨一般的降落。

當作用時，化學品將霧除去造成一條一百呎寬三十呎高的豁朗大道。在大道的兩邊有白色水蒸氣組成的牆壁，但在道內全然沒有水氣。這條道繼續着展長，好像犁在耕地一樣。在三分鐘內三千呎外的建築物便能看出。如器具不斷的作用，這條大道就保持下去，就是唧筒停止了作用，也要九分鐘後再被霧封閉起來。

所用的化學物品發明者還保守祕密。這種化學品的功用是仔把形成霧的小水點聚成較大而不能漂浮在空氣中的水點，一部分的奧妙是在噴霧器的小孔，因為這種化學品必須要分為不大不小的細滴才能有功用。

Mr. Houghton 研究霧的成因有數年之久，他並且是把組成霧的水點攝在照片上的第一人。這些小水點的直徑有時小至二萬五千分之一吋，僅稍長於紅外線的波長。這樣的小點必需有一個核，不是一個較大的離子，便是他種分子。Mr. Houghton 發現大多數的海霧是由於擴散於空氣內微小的鹽結晶而發生。

(據Literary Digest Vol. 118 No.9載除霧器內所用之化學品爲氯化鈣 (Calcium chloride)

別的行星上能有生命存在嗎？

天文家現在不復作其他行星上有生命存在的想像。最近美國兩大天文台綜合人類對於行星的智識——用靈敏的，超人的精密儀器，如攝譜儀 (Spectrograph) 紅外線攝影機 (Infra-red camera) 等所獲得的事實——爲文公佈。

威爾遜天文台台長 Dr. Walter S. Adams 在科學月刊 (Scientific Monthly) 發表一文，說太陽系內的九個行星，除了地球外，僅有兩個行星有生命存在的可能。牠們就是金星同火星。

最靠近太陽的行星——水星——體積太小，溫度太高，全然缺乏大氣的存在。牠同太陽的關係好像一點火星一根火把的比例一樣。

金星的氣候，最適合生命存在的理想標準。牠距太陽是地球距太陽距離的四之三。在地球上一百磅重的質量在金星上就只有八十五磅重，換言之，金星的質量是地球的百分之八十五。牠有一層廣漠的大氣，雖然較地球的大氣稍稀薄，(Dr. Adams很懷疑天文家曾經看到過金星的表面。)因此牠表面的狀況不能曉得，金星自轉一週所需的時間也不能決定。按照牠在夜間半球的溫度同牠在日間半球溫度相差無幾的事實講來，金星自轉週需時較少；但是按照分光儀的觀察牠自轉一週需時為地球的幾倍。

關於金星上大氣成份的問題，一部分已被分光儀所解答。大氣上層大部是二氧化碳。假使大氣下部的成份也是如此，金星決不能有地球上的動物存在，因為動物不能生存在這種環境裏。再進一步說，地球大氣中的氧是植物產生的。植物吸入二氧化碳，放出氧。所以牠大氣大部成份是二氧化碳可以證明沒有動植物的存在。但是金星大氣上層的成份與下層的成份有不同的可能，例如地球大氣上層幾皆為氮，而下層有適當成份的氧。

火星距日較地球更遠，天文家對於火星的研究較為詳密，因為火星的表面能夠直接看見。

火星上著名的「運河」至今仍是一個啞謎，雖然有人主張牠們是人造的。首先發現通河的是意大利天文家 Giovanni Schiaparelli；後來詳加研究的是 Percival Lowell。

火星在很重要的幾方面很像地球。火星自轉一週需時二十四小時，所以與地球的日夜長短一樣。在冬天兩極有冰凝結起來，成為白色閃耀的斑點，一到春天就融化了。

到了夏天在赤道附近有灰綠色成不規則形狀的地帶漸漸開展，大概是植物。火星有一層大氣不過較為稀薄。

現在談到火星不能有生物存在的理由。近據威爾遜天文台用偉大的儀器研究結果：

火星大氣中所含的氧，僅是地球同體積大氣中所含的十分之一，雖然也含有水蒸氣，與地球比較起來就很少了。還有火星上溫度的差別太大，當火星最靠近太陽時，溫帶日間的溫度是弗氏六十度一到夜間就降至弗氏表零下四十度。這是因為牠四週大氣太稀薄了。

其他的大行星像木星土星等又怎樣呢？木星體積很大，所以天文家仍以牠在氣體狀態，這種高溫度阻止生命的發生。Lowell 天文台台長 Dr. V. M. Slipher 實稱照這幾個大行星的光帶看來，牠們大氣上層大部為沼氣 (Methane) 同亞摩尼亞。

沼氣是一種爆炸性的碳輕化合物。牠常使煤礦發生爆炸。至亞摩尼亞無容贅述。曾經喚過亞摩尼亞的都能想像土星木星上能不能有生命存在。氧在這些行星是找不到的。假使有氧的話，巨大的爆炸一定會發生，因為氧同沼氣能發生猛烈的化合作用。

以極光揭示大氣同太陽的秘密

極光 (Aurora) 怎樣會發生的？這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日班的大小，多少同極光有很密切的關係。當日班變化到最大時，在磁性赤道 (Magnetic equator) 的人們也能看見極光。

日班的漸漸增大就是磁性暴風 (Magnetic storm) 的開始；這磁性暴風對於電訊交通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一派的理論以為磁性暴風同極光也有很密切的關係；牠們都是因從太陽表面以高速度射出的電放射線而發生。

Prof. L. Vegard 在 *Science Progress* 雜誌內說在挪威 Tromso 地方同其他各地極光觀察所研究的結果，發現許多關於大氣高層的重要現象。他說極光決不是發生在普通人以為的那樣低，極光多發生在六十哩以上，甚至到四百哩的高空間；因此地們與大氣高層的稀薄空氣有密切的關係。

用分光鏡（用以觀察太陽同其他天體外部成份的儀器）來觀察極光，牠最可注意的特性是一條綠色的光帶。這光帶是氧在特殊環境下（經過離化的氮）產生的。其他在光帶上的光線是氮原子同分子（大部已離化）產生的。

極光的光帶適足以證明大氣高層有氮同氮的存在，成份也同近地球表面大氣所含的一樣，而推翻舊有的理論——大氣的高層是輕氣體，如氫同氮，所組成——因為在光帶裏缺乏這幾種元素。

還有一個奇怪的發現，就是離化氮的光帶愈到極光上部強度愈增。Prof. Vegard 以為這是因為大氣的上層較牠下層所含的氮更多，這些氮原子因日光射出紫外線的電力在日間呈異常活潑的狀態。

這些光綫將高層大氣分為兩部；下層帶正電，上層帶負電。很強的電力使帶負電的上層大氣擴散於空間，所以在其他的星球上能看見地球有一個同全蝕時日暉一樣的光暉。晚間一到，紫外線的作用便停止，這些離化的氮原子又回到地球來，遇着下層的正電而中和。於是就有一種淡而可見的光在夜間出現。

至於極光發生的原因是電雨(Electrical rain)同大氣中活潑離子互相衝突的結果。這種電雨是以高速度前進的電子組成的。

實驗能證明當一道帶負電的電子射至一個帶磁性的圓球體，如地球，電子就在兩個磁極排成螺旋形的磁力線，以直線形或帶狀垂於對發生電子相反的一極上。

至於極光的大小，形狀，同分佈區域完全受射出電子的多少以及地球磁力線分佈的影響。當磁性強的時候，極光在地球南部也能出現，牠的距離是與磁力的大小成比例的。這極光帶的中心是地球的磁極(Magnetic Pole)而不是自轉極(Rotating Pole)。

講到太陽射出電子線的根源——這種理論或者不很可靠，Prof. Vegard說日班上的風使太陽內部很活潑的物質放射出電子線。這些物質本身不一定射出電子，而產生如

X光Y線等的輻射，使太陽外部氣體層射出高速度前進的電子，好像光與光電池的作用一樣。

極光與磁線干擾每二十七日成一循環，這正與太陽赤道的旋轉符合，適足以證明在太陽附近月斑中的活潑物質是這種種現象發生的原因。

鋁之新用途

天文台所用之反射望遠鏡，通常皆以銀質塗於玻璃表面作為固定鏡，此法非僅手續繁複，而費用亦甚浩大。最近美國加里福尼亞州威爾遜天文台新造二百吋口徑之反射望遠鏡一架，該鏡之固定鏡係用鋁質塗於玻璃表面而成。

用鋁質製造天文儀器之利益雖已久知，乃未達實用時期，此二百吋口徑望遠鏡之造成，乃加州工業研究所Dr. J. Strong長久努力研究之結果。

製造之第一步驟必將鏡面擦至極潔淨，故最後須用鐵錐子衝擊鏡面之污沾，使之離去。第二步即將鋁均塗於鏡面，鏡面必置於高度真空中。鋁質則塗於大小合宜形狀適當之鋸絲，然後電熱鈷絲使鋁質蒸發而聚集於溫度較低之鏡面。

用此法造成之鏡面與一用銀質塗成之鏡面有相等之反射力。不久鋁質外表即有一層氧化鋁形成，鏡面之鋁質賴以持久不脫落，非若銀質之容易脫落而不能耐久。

此方法之發現為天文儀器製造之一大進步，蓋銀非僅容易脫落，且為天文觀察上之障礙。銀質反射人眼所能見之光線似稍佳於鋁質，至不可見之光線如紫外光線等，則完全不能反射。此不可見之光線於觀察星體，星雲之狀態至為重要，但用銀質塗成之望遠鏡全然缺乏此種功效，至鋁質則能反射紫外光線。

未來鋁質之用途非僅限於天文儀器。最近鋁質研究所之 Dr. R. B. Mason 又用鋁製造反射鏡及日常用之鏡，成績亦甚佳，因用鋁製造之鏡除能與銀質塗成有相同之反射力外，並具有多種銀質所無之優點。

製法即將一塊磨光之鋁板浸於電鍍槽中，通以直流電流，所欲鍍之鏡面則置於正極。金屬內含有有害於反射力之雜質則為電流分解。然後再放至第二電鍍槽中，再塗一層氧化鋁。

工程師希望鋁製之鏡能為社會普遍採用，如用之於發光器具內之反射鏡或家庭所用

之鏡子。

以細菌之仇敵治療疾病

細菌與人知一班無二為神祕之自然力造成，彼等有繁殖，滋長，衰老各現象，亦能罹疾病。人類對於細菌疾病方面之智識仍屬幼稚，即有所得亦僅片斷的，一知半解的。

一千九百八十年 Hankin 發現印度河水能破壞細菌，使之死亡。Mark Twain 亦會於彼所著 “Following the Equator” 一書中論及印度河水具有此種特性，但此神祕現象歷久無人能解釋。一千九百十五年 Twort 發現一羣細胞於一種固體上漸歸消滅，彼並能繼續表演此現象。氏又曾用顯微鏡詳細觀察細菌消滅之地點，然究不能覓出此種消滅細菌物為一種生物抑或某種形狀之物體。復深研究之，始知此消滅細菌物有穿透破壞質濾器之特性（以普通細菌之微小亦不能透過此種濾質）。最後之結論即謂細菌之如此死亡乃細菌之一種疾病，因一種可透濾破壞之物或一種毒質發生。

世人現知此種可透濾破壞之物為動植物，人類致疾之一種因素。烟草之Mosaic 疾，畜類之Foot-and-mouth病，人類之斑疹(measles)及(Polio-myelitis)病皆因此而起；此

數種疾病雖已經過多次精密之研究，然對於此致病之可透濾破質物之性質仍不能了解。

Twoat 實驗不久後，Felix d.Herelle 於培養赤痢（Dysentery）病菌時亦發現同一現象。彼曾以此可透濾滋質物注射於患赤痢病人之身體內，不久病人腹內即不復有赤痢菌存在而恢復健康。Herelle 名此可透濾破質物為食菌者（Bacterio-phage）。彼深信此物乃生長於細菌體內之一種寄生物。但彼之理想未能為一班科學家所贊同，吾人仍以謂此透濾破質物之性質不能確知較為適當。

然於試管中，此種可透性能使細菌死亡之現象之存在則毫無疑問。

食菌者被發現者已有多種，某種食菌者能致某種細菌死亡，但於他種細菌則無效。自 Herelle 後實驗家每人將食菌者應用於治療疾病。然謂此能於試管中消滅細菌之透濾破質物亦能於人體中施同樣之功用則為謬誤，因食菌者受試管中所無之生物體中具有之各種環境之影響而改變其行為。

食菌者能否消滅細菌可以實驗證明，無待爭論。食菌者能治療各種傳染病之功用，已引起人類之興趣。科學家更起而加以精密之研究。世人已知食菌者於治療傳染病有相

當之功效，而美滿之結果不僅需要大眾之興趣尤應努力研究之。使用食菌者不當必遭失敗。

至食菌者能治療之病如赤痢（Desentry）、虎列拉（Cholera）等病在美國並不常見，而*Staphylococcus*食菌者可應用於治療瘡腫，*Coli*食菌者於桿狀菌結腸傳染病，此數症並非絕症，亦可用他種方法治療，然偶遇一久治不癒者則需用食菌者治療之。骨瘻症（Bone abscess）因骨內有 *Saphylococcus* 繁殖。以常法治之，此種疾病數星期至數年之久始能痊癒。食菌者甚有助於醫師治療此等病人。

食菌者用以治療循環系統內因 *Phyllococeus* 菌繁殖所發生之血毒症最為有效，蓋此種疾病恆被認為絕症。治療時須注意施於病人體內食菌之者分量，務使適當；至分量之決定則賴醫師於實驗室中繁重之工作。血毒症即用適當之食菌者治療之，雖獲再生者不過半數。然除此法外更無他法可治。

反動力馬達 Reaction Motor

美人布爾氏（Harvey W. Bull）最近發明一種馬達，其原理，構造與現代之馬達完

全不同。布氏之發明雖僅爲實驗室中之成功，然不難加以改進而達到實用之目的，來日或將取代馬達之地位而代之。茲將其實驗情形與馬達原理略如下：



圖一 實驗室中實驗情形

布氏於實驗室中懸二根柔韌細絲，下垂一尺許長之圓柱。將其旁之一電鑰啓開，此圓柱即逐漸向前昇高，如被一不可見磁石吸引。實則動力產生之所爲圓柱內之一組交互作用之重體 (Weights)。

至其原理則根據於傳遞能力兩種方法效率之不同。此二方法即爲碰撞 (impact) 及衝 (Impulse)，若拋一物向牆壁，此物即因碰撞作用而停止，大部分之能力轉變爲熱能而消耗；設此物拋向一彈簧，此彈簧之一端緊附於牆壁，則此物因衝作用而停止。然彈簧乃保存運動之能力，故不稍損失而傳遞至牆壁。實驗曾證明一物體因衝而發生之力比因碰撞而發生之力大三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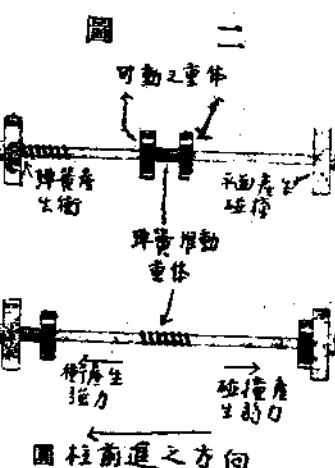
依圖二布氏置二重體於圓柱內使之向反對方向運動。一重體被一扁平鋼板所停止，

他一重體則被一彈簧所停止。按上所述，此二力之不均衡足以使此圓柱向有彈簧之一端運動。此二重體可用其他適當之機械方法使之復歸原位，如此作用循環不已即自生一推進力。

自現時實驗室中之模型演進至足以支持飛機於空中之馬達，自當需相當之時日。布氏謂此機之能否達到實用，其關鍵繫於碰撞時運動能力能否完全消滅。

消耗於碰撞之力愈多，則推進之力亦愈大。此事實與多年來工程師致力於研究能力之保存者完全矛盾。同時，此器具產生衝作用之一端亦需相當之研究。蓋現時去有效程度尚遠也。

設凡此種種困難皆能勝過，則採用反動力馬達之飛船將作何狀？布氏亦曾作想像一球形飛船內置一反動馬達，為一直立之圓柱，內有活塞向反對之方向來復運動，一產生衝，一產生碰撞。一和合器(Carbulator)混合氯與氯化之揮發油，使之爆炸而推動活塞



。此外尚有數個圓柱（反動力馬達）以平穩支持力，有數個橫放者，為飛船前進之用。同時有一較小之圓柱置於飛船之外者，用電發動，以決定方向之用，採用此新式馬達之飛船以高速率飛行於空間，高低咸宜。

美國無線電事業未來之發展

數月來美國無線電界對於無線電未來之發展，頗多驚人之消息，據非正式之預測，每種重要之革新將次第實現。有謂家用之電視收影機 Television-Receiver，將與家用電影機一般放映於每一家庭中；更有預測無線電寫真機 Fasi mile-set 將在家庭印刷新聞紙。凡此種種預測，雖未能於最近紐約開幕之全國電氣無線電展覽會中一一實現，然多數之無線電工程師皆深信此足以激勵整個無線電工業。

某無線電工廠已製就一九三五年新式收音機多座，機為全波式，一機之主人現已參加業餘無線電實驗，從事於遠程收音。應用此收音機，可聽得空中一切訊號，包括警訊，飛機訊號，遠程電話及各國播音台之節目。

因此收音機之配諸盤，不得不加以重新設計。此機之配諸盤採用飛機式 Airplaune

type，普通爲圓形，直徑數寸長，有一具雙端之長針指示波長。其他如音質之改進，選異器 Presector 及電鐘 Electric clock 之裝置，當需要之節目達到時，即能自動啓閉收音機，節目完畢，亦能自閉。

家用電視收影機與無線電寫真機未能出現於市上，不足以證明無線電之無有進步，電視收音機即將達實用之時。前美國無線電業聯合會委員 Orestes H. Caldwell 於電子雜誌中謂：「不久我們就能得到電視收影機了，雖然一班守舊的無線電家還不會曉到日子已將到臨，電視學正在突飛猛進之中。」

據聞現時正在研究之電視方法共有十五種之多，各種方法之根本原理不外將欲放送之影像 Image 分爲一串強度不同之電波，與該影像各部之明暗相當。此法謂之分像法 Scanning，舊式多用一光電池 Photoelectric Cell 及一四週穿孔之圓盤。當圓盤迅速繼續轉動，由影像反射之光線即經過圓盤之小孔而射至光電池。光電池再將強度不同之光變爲強弱不等之電流，藉無線電輸出。接收機方面之作用則正相反。

較新分像法採用之分像盤 Scanning Disc 轉動較爲迅速，且接收機之步驟亦較爲複

雜。至少有兩種分像法皆利用電子之放射——此兩方法發明人爲 Dr. Vla Dimir K. Z. Worykin，[爲 Philo T. Farnsworth] 其他亦有採用迅速轉動之鏡子或電影之膠片。

各種方法皆有相當之成功，其中之一種或數種皆可改進爲家用之電視收音機，然各無線電製造廠現時尤注意於無線電傳真機之發展，蓋衆皆以爲成功可較速也。

YOU WILL
FIND
YOUR
FAVORITE
COMIC
CHARACTERS
IN THE
MILWAUKEE
JOURNAL



傳真機藉無線電之播送，用以傳送圖畫，報紙，及各種文件。在播送處將圖畫或文

件經過分像法步驟變爲強弱不同之無線電波

，收音機則裝置一筆，因外來電流之強弱，向右移動於一捲轉動之紙上。影像上一黑暗點即能使筆向下，留一痕跡，一明亮

之點即使筆上升，最後寫真即留於紙上。

Laurénce M. Cockaday最近於無線電新聞雜誌內解釋 John V. L. Hogan 製造成功之一種無線電寫真機，名「無線電筆」 Radiopen。

圖畫文字皆可藉此器播送，僅須在普通收音機裝置一接收器，即能接收傳真。 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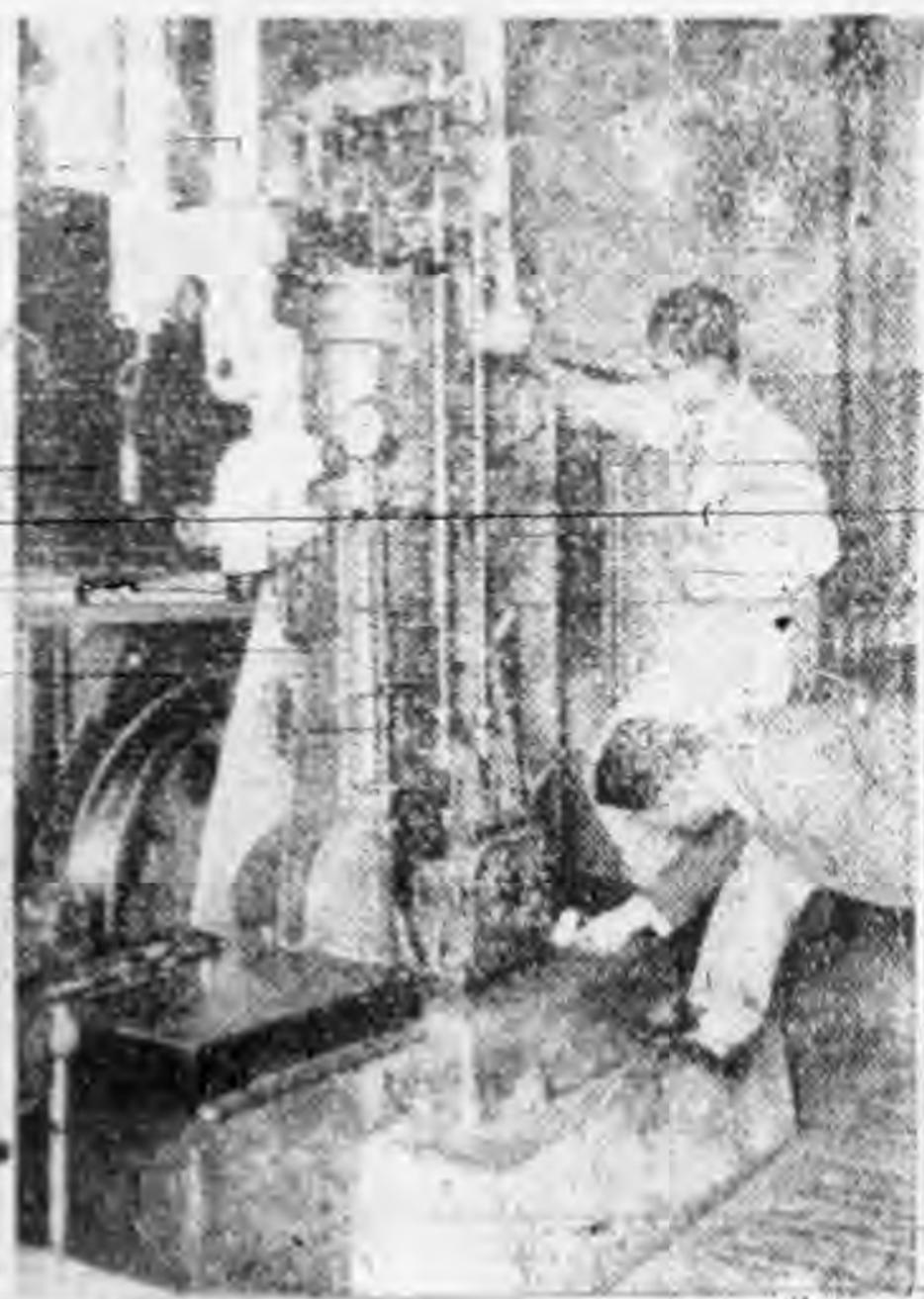
urence M.Cockaday 又謂

Milwaukee 雜誌所設立之

電台 WTMJ 已製就此式
傳真放射機一架，並已另
製接收機二架，從事實驗
云。

液體空氣可作燃料。

日本某科學家最近於其實驗室中製成馬達一種，用液體空氣作燃料，可謂世界馬達最奇異之一種。設能繼續改進，則海、陸、空三界交通工具所需之馬達將產生重大之改革。此種馬達與普通



上圖為用液體空氣為燃料之馬達 液體空氣從壓縮箱
內放出，體積膨脹，產生壓力足以推動馬達。

內燃機之大相矛盾者厥爲機內之溫度：普通內燃機需要甚高之溫度而此馬達在攝氏表零下百五十度至二百三十度即能工作，液體空氣則裝置於小箱內。液體空氣由小箱導至一室，在此吸收外界空氣內之熱。因此液體即行氣化，如水在汽鍋內化爲水蒸氣然。空氣膨脹，產生壓力足以推動兩汽缸內之活塞。藉馬達內其他器具，液體空氣所含之熱能仍可恢復。此馬達效率甚高，所需燃料之體積則甚小，故發明者預期必能應用於汽車，火車，輪船，而尤適用於飛機。蓋航空技術問題之最重要者即爲如何縮小燃料之體積也。



電魚
(Electric Fi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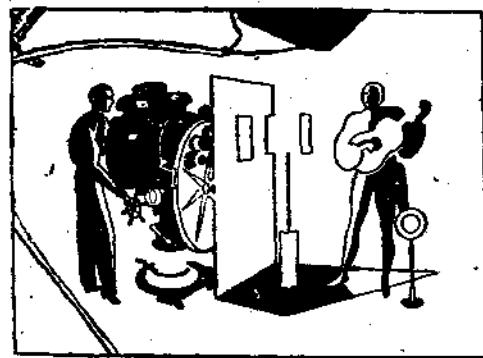
好的以熱他的物蒲近科
幾溫比度們時在日公學現家法
度四，產期間等英現，當最國
。高周足生，花植，當最國



倍要鳥們的上是那所本沙魚日
。大的比。最世算的
一蛋駛他大界算。



在牙買加地方，有一種
蝸牛代替人們去除
柑樹上的苦蘿。



素形發影電無
描之情收傳線



先秦諸子源流考略

張青蔭

當春秋戰國之世，諸子爭鳴，學說蔚起，流風所被，不惟當時政治人心受其影響；即後世亦景仰不置，誠中國學術之黃金時代。若非秦始皇之焚書坑儒，黔愚天下，漢武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則諸子學說之發揚光大於後世者，正不知至於何極。

夫學術之興，必有其時代背景；諸子之蔚盛如此，亦自有其時代背景在：

一、政局混亂 東周之世，君權削弱，政令不出洛都，諸侯擁兵割據，五霸七雄，各自成國，紛爭擾攘，政統紊亂，政

制分歧，諸子之出，亦所以應此混亂之局也。

二、民生困擾 諸國之紛爭既烈，戰役自然頻繁；財空民貧，生活艱難，亦為必然之結果，加以井田之制，漸趨破壞，私田之制代興，豪強兼併，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又諸國併立，人民往來，漸感有無互通之需要；生活複雜，亦需多種之用具；於是工商業漸興，此時資源非復在農業上之固定的，而為流動的，更使人民貧富無常，及資財之集中，而貧富懸殊矣。

諸子之起，蓋思有以解民困也。

三、學散民間 當夏商西周之時，雖有庠序鄉校等教育設備，然人民忙於生計，何暇讀書？即幼童入學，亦只學習禮樂射御書數等常識薄技，至於高深之簡冊，盡爲官府所藏有，惟皇族及朝臣諸侯之子弟乃得讀之，至東周時，王室理政之無力，尙何暇於教育之設施？於是官府之藏書

南子，劉安爲西漢初年人，但道家學說至東周始盛而成派，淮南子乃雜家之流裔，故公認諸子時代爲在東周，是以亦稱爲先秦諸子，諸子家派之分別有四種：

1. 荀子非十二子分爲六派；

2. 莊子天下篇亦分爲六派；

3. 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分爲儒，墨，法，名，道，陰陽六派。

4. 班固漢書藝文志分爲儒，墨，道，法，名，雜，農，陰陽，縱橫，小說十家。

四者中以班氏分法最爲確當，而爲後世所公認，後有所謂九流者，乃十家中去

諸子以在東周時產生最多，——道家之始祖老子爲西周末葉人。歸於雜家之淮小說一家而稱之也。

先秦諸子之起源，自來其說有三。

1 韓非子云起於養士；

2 淮南子云起於救時；

3 班固云出於古王官。

東周之時，政統既廢，諸侯併位，各國之皇族公卿，皆欲得其國君之信任，致其國家於富強。亦有心懷不軌，陰謀篡竊；故各出其資財，以優養士人於門下。彼被養之士，平日既養尊處優，不勞而食；一旦主人有事命託，則感荷知遇，悉力報効，雖赴湯蹈火，亦所不辭，乃彼等之職分，亦主人之所期。當時養士主之著者：

魏有信陵君公子無忌，趙有平原君趙勝，

齊有孟嘗君田文，楚有春申君黃歇；秦有文信君呂不韋；世以五公子稱之。門下食客多者至數千，人數既衆，流品即雜，其上者固不乏智多謀之士，而下焉者即鷄鳴狗盜之流矣。當時養士之著者：如平原君門下之毛遂；孟嘗君門下之馯驥，此輩被養之士，時進其策說於主人以備諮詢，幸邀信託，則特受尊崇，卽同儕亦從而附和之；如主人有所創說，則諸養士當然景從；如此則流派以起，韓非子謂諸子源於養士者殆由此也。

春秋戰國，政局既混，民生既困，人民不滿意於當時之社會，乃爲必然，庸弱

者只不滿而已；明哲者卽思有以救濟之，各以一己之經驗與思想，構成學說與方策，以行於世，冀獲人之信仰與推行，以救時艱，此所以淮南子主張諸子起於救時也。

夏商西周，其官制之分設與職掌，皆小異而大同，或名異而實同，各種簡冊典籍各就其性質分別，管藏於各官司，各官司即以其所能與所藏以授人，被授者又在民間以轉授，其學卽潛行推展，且數代同職之官司，名稱儘有不同，而膺之者，多爲一派相傳之人，其勢已根深蒂固，至東周統治力衰，中樞大削，官府之所學及藏

書，更廣散民間；適逢兵亂民困；諸官府學者各以所學著書立說以問世，期其學之得傳播而發揚，及實行而救世，班固言諸子出於古之王官者以此。

諸子源流之三說，以班固之王官說最有權威於學壇，近代國學家多宗之。其所以致此之故，蓋有二焉：

一、在班氏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諸子之源始，主張，人物，著作，末流，論列特詳，易得讀者之信仰；而漢書亦爲正史之一也。韓非子淮南子對諸子源流只略論之，宜其權威之不如班氏矣。

二、中國學者好推本窮源，學說宗派

必窮究其所自，每歸之於古；以爲學之不由古出者，皆不足貴，故王官說之信仰者多也。

（二）墨家 春秋戰國，禮法蕩然。諸侯貴官豪商地主皆競爲聲色服食之奢靡，

所能產生者也。

作者以爲學說宗派之興起，除有其複雜之時代背景外；其源流之所自，亦非單純而齊一，班孟堅氏對諸子派別之十種分法，固所宗從；而其各家必出於古王官之說，及後世學者對王官說之偏信，則非作者所敢苟同也，茲特依作者之讀見，申述諸家之源流於後：

（一）儒家 儒家主仁義，助時君，順天人，明教化，其學博大精深，具有入世思想積極態度，確爲出於古司徒之官（即

掌教育者）；非偏狹之養士及膚淺之救時平民勞作所得，多以奉養彼輩而愈窮，故墨家貴儉非樂；平民終歲勞苦，不得溫飽；顯貴富豪不事勞作，而安富尊榮，故當時人多存僥倖及任命之心，不事力作，羣趨投機之途；此遊說之士，所以日衆。是以墨家非命。當時民間強凌弱衆暴寡富侵貧之舉，極爲普遍，非復古時樸淳敦睦之風；國際間則攻伐侵併，干戈無甯日，故墨家主兼愛而非攻。智慧未開之民族，對

自然現象多懷驚異及敬畏之心，以爲有神靈主持其間。聰明之領袖因之，除施以人力之統治外，更爲鬼神冥罰之說以懼之，虔祭祀以堅其信念；或自託爲神祇降世，天賦權柄，以便彼愚民不生叛變之心；所謂神道設教者是，原所以輔治力之不及。

三代之治，莫不然也。至東周時治力既衰；人民智慧已開，狡黠漸習，尙何鬼神之畏，隨欲而作，是以天下亂。故墨家尙鬼道，任己意而行；中樞失柄，各自爲政，故墨家尙賢尙同。由此觀之，墨家之所倡，均爲針對時弊而發，乃起於救時者也。

班固云出於清廟之官，似非。至所云貴儉由於「茅屋采椽」；兼愛由於「養三老五更」；尙賢由於「選士大射」；右鬼由於「宗祀嚴父」；非命由於「順四時而行」；尙同由於「以孝視天下」；均牽強之說也。

(三)道家 道家之始祖老子爲西周之柱下史，故可謂出於史官。老子之主張清虛自守，舉弱自持，無爲而治，係感於人事漸廣，治道漸繁，社會無古時敦樸足泰之象。莊子主張歸樸返真，任乎自然，蓋感於人慾橫流，世道日亂，爭奪無息，徒自苦擾。列子中所收篇楊子（楊朱本無家

派之歸，其書亦少，只數篇見於列子，作者意以爲應歸道家，理詳下句），其主張各自爲政，固不損己以利人，亦不損人以利己；與老莊之清虛自守，返任自然，頗覺相合；亦因惑於當時不自力作，而好侵人，不自修整，而好預人之惡風習，思有以矯正之。故道家除出於王官外，救時亦其起因之一也。

(四)法家 法家以法爲治，賞罰信嚴之精神，可謂由古禮官之所出；但其嚴刑峻法之政策，實爲欲懲矯當時人民偷惰浮薄遊閑私門之惡風，亦可云起於救時也。

(五)名家 班氏以爲古禮官職司依名

位以定禮儀，必求名之正，而後禮始能當其位；名家務求其稱述之取信於人，與禮官之求正其名相似，故即謂名家出於禮官。然名家之所爲，務求口辯之勝人，而不顧事實之當否；與禮官必求名得其正禮當其位之名實兼顧者不同；故不得謂名家爲出於禮官也，作者以爲名家之流，出於養士。蓋彼被養之士，衣食豐足，事無惄正，日惟遊詞談辯以爲常，其口才之鍛鍊，養有素矣。一旦有所策劃謀說，則必善言巧辯，以求得主人之信託，對方之敗服，積久乃流爲離名實析異同之詭辯，而名家成矣。

(六) 雜家 作者以爲雜家乃出於養士

出。

及救時。蓋被養之士衆，則流品雜，習信不同，呈說各異。如主人兼容併蓄，綜其大成，則各異說糅雜，而雜家成矣。呂氏春秋卽由於呂不韋門下之士搜採彙集而成，雜家之祖著也。又雜家之流見於儒墨名法各有所偏，如以治天下，則有利亦有弊；乃兼採各家之長而舍其短，冀得完善之道術，以治天下，此所以成其雜，乃出於救時也。班氏以爲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蓋

(七) 農家 農稷之官，職司授農正時，督勸耕耘，勤求樹藝，以足衣食，故爲農家之祖。農家者流見於當時人習儉倅，遊閑投機者日衆，上下交爭利，天下危亂，欲使君臣與人民併耕而食，則勢位不足，貴而無人爭，各能自養，而無求於人，天下以安，政治君臣亦不需要矣。故農家之起，救時亦其一因也。

(八) 陰陽家 義和之官職司測天文曆象，以正時令，授之於民，深明日月星辰四時運行之道。及東周王綱失墜，習義和之術者散於民間，無所用之，乃創爲鬼神儒墨，合名法之兼容併包之精神，即由此

運會之說，作織緯卜筮之術，成陰陽家，亦羲和之官之末流矣。

使列國，與毛遂之自薦使楚，同其行徑。

(九)縱橫家 古行人之官職。司衡國君之命，出使於四方之諸侯，宣達德威；或諸侯間互遣行人以聯絡交誼，商解事變；必辯才無礙，能因事致宜然後可。縱橫家流其所能爲亦類行人；故可謂出於行人之官。但作者以爲養士亦起因之一也。蓋養士主或爲邦國，或爲私人，以與鄰國交涉託之門下士。受命者必口辯急智，折衝樽俎，制人而不制於人，方能勝任愉快，不辱使命。蘇張之流之所從出也（蘇秦張儀）雖非人之門下士，然其受人之命，說

(十)小說家 小說家者流班氏云出於

稗官。蓋稗官職司撫探閭巷風習，民間謠談，上之君主，以作施治之參考者也。東周時稗官之流散於民間，專以彙集街談巷語鄉里瑣聞爲務，而小說家成焉。但作者意以爲養士亦其源流之一也。蓋被養之士，既須能言善辯，說必取信於人，則必博聞強記，經見宏富，方足以資其辯說；於是摭拾鄉間風謠奇聞異說以實其見聞，亦小說家之流亞也。

茲據前述，再表解諸子起源如左，以醒眉目：

司徒之官	儒家
史官	墨家
理官	道家
農稷之官	法家
時	農家

議官	雜家
行人之官	縱橫家
裨官	小說家
義和之官	名家
諸子末流	陰陽家

者，謂之流變的；若周亡後，其家學寂然無聞者，則爲衰滅的。秦火之時，天下寂然，家派學流，一時都盡，本爲特殊現象；然則此諸子末流之時限，即謂在秦漢之際亦無不可。

一，興盛的 諸家之在周秦後而興盛者，只儒家而已。儒家本主仁義，行中道，君王南面之術也。至西漢武帝董仲舒倡導於上，儒士附隨於下，於是儒家大昌。其後各代君主均託以爲治，直至今世而弗衰，可謂盛矣。

諸子末流，可分三類，時限則以周末爲止。凡周亡後，其家流衍變趨於昌盛者，謂之興盛的；其家流衍變不同於本源

者，謂之流變的。周秦之後，末流衍變者，有道、法、陰陽三家：

1. 道家清虛自守，卑弱自持；而人民競趨炎爭利，能者自少。間有隱士之流（

著者如西漢時功成引退之張子房東漢時之嚴子陵），屏棄富貴，隱居山野，躬自耕食，實道家清虛謙卑精神之表現，堪爲道家之流裔。魏晉時士尚清談，侈說老莊，亦係受道家無爲無爭之影響，而用失其當者也，故亦可謂爲道家之末流云。

2. 法家之術本爲以法治世，秦代法制嚴苛，爲法家之直接影響。漢雖高祖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而統一後法制漸繁；至武帝則盡復秦舊矣，其後歷代君主所立法制，均大同小異，一以嚴厲爲本，是則法

家之末流，謂爲嚴刑苛法之歷朝帝王可也

。

3. 陰陽家本爲習羲和術者無出路時之衍變，品斯下矣。其後巫覡星卜者流，創說陰陽五行生剋之理，星辰爻卦運變之道，以決人事之吉凶成敗，乃陰陽家之末流，術士託述黃老，求仙練丹，亦此家之流裔，而受道家之影響者。

三、衰滅的
秦以前其家流即衰滅者，有墨，名，雜，農，縱橫，小說六家：
1. 墨家貴儉，非樂，兼愛，非命之說，酷苦爲一般人所難能；尚賢，尚同，非攻，右鬼，亦不適於割據紛爭之世；故未

數傳而即不繼。

2.名家者流本爲呈一時之興，侈爲詭辯，究無實用，風頭一過，寂然而滅，繼起無聞矣。

3.雜家之長本爲包容衆說，自己原屬空無，易陷博而不精之弊，始祖呂不韋之後，即無聞矣，淮南子原列入雜家之流；伯作者以爲淮南子只綜述諸家，非在東周。

高位無羨，當時已遭孟子之反對（見孟子許行章），可見其說之艱苦，不能行於趨勢爭利之時代，故不旋踵而滅。

5.縱橫家之長爲鼓其簧舌，折衝坫壇

，縱橫捭闔於國際間，以謀得爵祿勢利，然此行大適於列國紛立之際，殊不適於大一統之時也，故其家至秦實行併吞時即絕

與諸子同時併起者；雜家名派之立本屬牽強，淮南子更不應列入，只應視之爲治諸子學者之一而已。

4.農家衰滅之因，與墨家有相似者：其主張君臣併耕，人兼百藝，政治可廢，

6.小說家雜掇里巷風聞，以實記憶，本無專著；即其家派之分，亦同雜家之勉強，是以稱几派者卽擗而出之，其起既無確定人物——有將師曠宋鉤實之者，似覺不合，——其末流更不待言矣。

廿三年冬，國文教員曾昭燏先生課漢書藝文志序及國學常識，有關於諸子源流之討論者甚多，引起作者研究諸子之興趣，因作是篇。所言均作者日常讀書所得，見地所及，非敢妄議先賢時彥，故作達衆之論。敬求明達指正，無任感盼之至！

「……深者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貨。義本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人者也，故曰險也。詞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袴子弟目不識丁，徒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本荒也，而剽竊二氏之皮膚；如貧無擔石之人，指富家之囷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貨也。三者皆由於不知學，智窮能索，計不得不出於此。……」

……叔四子稿……

瓶花齋集作者——袁中郎

汪炳勛

近人偶有提及袁中郎者，即遭人揶揄；矧我輩搖旗呐喊者強附驥尾，更當蒙「不識時務」之譏。但石公確有值得服膺之處。

石公爲晚明一代傑出之文才。其母夢月而生，故小名月，幼即穎慧及長，與兄宗達字伯修，弟中道字小修，叔公安體。爲詩矯正王弇州李攀龍等之弊，主清真得自然之天韻。文以秦漢立骨，而風行氣則得力於大蘇。石公雖亦上追秦漢而取法大蘇；然肖有之而非勦之。辟諸醍醐酥酪也。

食者不覺醍醐卽酥酪也。當時文士泰半以剿襲爲能事。每高聲倡和，爭相擬古。摭拾前人牙慧，而競相結社，標榜。徒令識者嘔噦，而愚者景從，石公病之，力陳其弊，以爲迹古過甚，而流爲誦縛不伸；如斷翮之鳥，難施鵬搏，長爲籬鷁耳。因其識見多僻，與時人繁柄難合，終遭譏斥，然則石公獨懷己見，不容衆者久矣。清乾隆間石公之瓶花齋集又遭摧燬。噫何文人蹇仄一至於此耶？幸得萬曆原寫本付諸石印，以供我輩瀏覽。

石公之生活狀況，可自其文中態度，蓋彼既詬病當時文士，而又拘泥已見；故絕少與之接近。間以爲文吟詠自娛，或與其文友書札相通。石公常與過從者：如陶石賓李元善僧無念梅客生謝在杭李龍湖等。

○其答李元善函中云：

「……近日與舍弟日課詩文一篇。……」

○暇則讀書。胸中浩浩如漲水忽決，雲捲雷奔，每一篇成，兄弟相嘆賞。

如蛤娘之自愛其轉，人固以爲臭穢，勿之恤也。……寒天無事，大修著導莊；弟著廣莊各七篇。……近又著

辨史十三篇。辨史記瓶花之目與說。

「……開居之四又云：

如陸羽茶經愚叟牡丹志之類最爲醒目，恨無力續寫。弟之近況止此而已。……由此可知石公之生活極爲閒逸。其與馮侍郎座主函中又云：

「……終年閉門，惟以讀書爲事

此適足表其篤學不倦，而惟假筆端以

抒己見也。開居之三云：

「幽房睡足簟紋紅。香鴨灰寒喚小童。絃裏亂流崩谷水。瓶中微帶入松風。……」

「百衲層層緩蔽身。道書觀了且存神。懶心不憤思朝事。法服無端裹野人。……」

閒居之五又云：

「空齋獨坐擁殘薪。筆有枯芒研

有鱗。……」

戊戌初度中有句：

「……鼂楊所親唯老易。儒衫相對幾僵寒。香茶每供鄰僧去。院樹時同小弟看。雪色照簾花颺水。濁尊聊復對空盤。」

此數首可爲石公瀟灑生活之縮影矣。

寫閒情逸趣，可謂栩栩然若生。石公痛陳
○惜倡微和寡，難挽頽風。雖然未敢稍懈
，而仍以此自任焉。石公與馮琢師一函中

時弊見於文字者多矣。試觀其餘作雪濤閣集竹林集四子稿等之敍文，激詞忿語，溢於言表。彼以時文之軌轍日壞，士子昧聖賢之道，而曲解臆斷，有如射覆。其與馮侍郎座主文中：

「……慨摹擬之流毒；悲時論之

險狹。思一易其弦轍，而才力單弱，

倡微和寡。……近日黃中尤輝顧編修天棲李檢討騰芳亦時時商證此事。……」

由此以知石公無時不以矯正時弊爲懷

言其遭人斥罵：

「……決不肯從人脚跟轉。以故甯今甯俗，不肯拾人一字詞。客見者多戟手呵罵。……」

可知石公見從己出，即遭人痛罵。惟李龍湖黃平倩梅客生等稍加許可耳。此實文人不能「隨俗浮沈」之苦痛。其答李元善函中：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石公詩文之偉大在此；而我輩服膺石

公也亦在此。彼又云：

「……衆人所趨者，我亦趨之：如蠅之逐穠，即此便是小人行徑矣。何貴爲丈夫哉。……」

石公之孤介執拗，歷歷可見。而石公所以不容於衆者，其在此歟？石公爲文，有時異常通俗，無信屈聱牙之弊。清鄭燮所作，偶有近之者。此其所謂「甯今甯俗，不拾人一字詞」者是也。如與龔惟長先生函中：

「……賤兄弟聞之悽愴之極。因思浮生倏忽，真如電火。愁者固愁不得幾何；樂者又樂得幾何。不如且料

理末後一着爲吃緊，餘俱閒事也。

……又如家報：

「……專持名字有甚麼難，而人自生疑阻。……今人不達此理，故將濟人利物皆看作小事。……」

石公於敍姜陸二公同適稿中云：

「……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

：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詞命意，隨所欲言，隋弱不縛者；吳文定王文恪

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繩，詩曠而

文法：洞庭蔡明是也。有爲王李所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人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

○文詞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

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

時，半學古，立意造詞，時出己見者

：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畫苑書法，

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

石田唐伯虎祝希哲文徵仲是也。」

試觀其所推崇者多能不蹈時習，而超

照羈繩之外者也。石公生平服膺徐渭特甚

。試觀其致馮侍郎座主書中云：

「……宏於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
。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
之奇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脫其膚
。挾子瞻之辨，而逸其氣，無論七子

卽何李當在下風。……」

又其徐文長傳中云：

「……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
蕪穢之習。而世而下，同有定論。胡
爲不遇哉？」

石公之所以如此推崇文長者，蓋其詩
文能脫乎窠臼，而卓然獨立也。石公又云
：「……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
。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
夫。」

石公於拜服之餘，反覆爲此振奇之坎
坷不遇悲焉。

石公雖爲晚明士子所議，而倡之者雖

爲近人所謂，然其詩文及爲文之態度，足
使我輩服膺而取法。尤以警激暢厲，清真
閒逸見長。考之公安縣志亦謂石公詩文，
溢自真源。一掃王李雲霧，俾天下士子疏
論心靈，搜剔慧性，蕩滌摹擬塗飾之弊。
然則石公較當時文士，其功績不可以道里
計也。惜天不憐遺，石公卒詩僅三十四。

海內知己謂其識如王文成，膽如張江陵，
而不逮下壽以歿，天下惜之。如石公者可
謂晚明士子之翹楚矣。石公所著詩文：有
敝篋集，錦帆集，解脫集，廣陵瓶花齋，
破硯齋，瀟碧堂，華嵩游草等集。

類祭畢，幫湊而成斯篇。凌亂失實，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夜。

意中事耳。

文章新奇無定格式，只要發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
中流出，此真新奇也。

……袁中郎答李元善

愛國詩人——陸遊

王祖錫

翻開中國史，宋朝算是最悲慘的了。

大皇帝——徽宗欽宗——給金人擄去青衣侍酒；金既缺了忽忽地從北方搬到南方——臨安——去建都，成了暫時偏安的局面。仍舊免不了金人的侵略，時時拿禮物去和親，來苟延殘喘。這樣的國勢，南宋的一般士大夫們，還是漠不關心，還有「先生別

有睡爲鄉」的閒情逸致。但是陸游他是愛國的詩人，他的詩是翻騰變化，一掃南宋頹靡的風氣。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十二

歲就能寫很好的詩文。孝宗時特賜進士出身。當范成帥蜀時，用他爲參謀官，以文字相交，不拘禮法。他在蜀很久，很回戀蜀中的山水，所以他的詩集，是以劍南題名。生在南宋初年（一一二五），享壽六十六歲。

這八十六年着很長時間的當中，陸游時時刻想恢復中原。他曾爲五炎陳進取之策，曾贊成韓侂胄的伐金。不幸韓侂胄不孚衆人所望，敗了死了，中原膏沃之地，眼巴巴望着胡人馳聘牧馬。

陸游恢復中原的意志，還是像火一般
的燃燒着，但是誰能夠直搗黃龍如他的意
志呢？所以他一腔熱血，只能在詩中沸騰
着。他的孤村聽雨：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爲國戍輪臺」

。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戍輪臺，恢復中原，盡在他腦中盤旋
着；可是鐵馬冰河只能夢中領略，放翁的
心是片片裂碎了。

還有他的「書情」，也是熱烘烘表現
着他的意志。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
；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

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
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假使東三省的人，他做夢見恢復失
地，並且連扶桑三島都畫入中國版圖；日
本女人都丟了他們的和服，穿起中國的衣
裳來。這樣的境地酸溜溜的五味俱存，放
翁是領略到了。

「天寶胡兵陷南京，北庭安西無漢營
。五百年間置不問，聖主下詔初親征，熊
羆百萬隨鸞駕，故地不勞傳檄下。築城強
塞遼新圖，排仗行宮宣大赦。岡巒極目漢
山川；文書初用淳熙年。駕前六軍錯錦繡
，秋風鼓角聲滿天，苜蓿峯前盡亭障，平

安火在交河上。涼箭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

有人說：「陸游是江西社的自然派詩人，他愛山水，愛園林。」但是這不是放翁的真面目。他有也富的感情，堅強的意志；，雖然老年作品中有「放翁老撫扶藜杖，也逐鄉人禱歲豐。」這一類的句子，可別忘記他死時「示兒」的一首：

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怨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安火在交河上。涼箭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

他兒子，家祭時要告訴他主師北定中原的喜訊，的確，他孫子曾看到「九州同」的一日；不過是趙家的「九州同」，而是成吉思汗的「九州同」

林景熙題他的集子，有這末兩句：「來孫果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放翁有知，死不瞑目矣。

他的集子有劍南詩稿，及商務出版的

唐代二畫家——王維，吳道子 王祖錫

在西洋史上我們可以找到那些藝術上的先學時代，像伯里克理斯時代（Periclean Age），

吳道子等一個個都是不朽的作家，到現在還是受了他們的影響。

代，維多利亞時代——無疑地都是表現着至高的藝術，無疑地希臘及意大利是至高藝術的代表者。

在中國，我們同樣可以找到唐朝，爲

唐朝許多畫家當中，要推王維，吳道子二人，足以代表唐朝的藝術。他們倆不在當時爲士林所器重，就是到現在以及無家時期以後他們的名字，永遠是不朽的爲人們所紀念着。

中國文學上藝術上的黃金時代。吸收了許多外來的長處，融洽了各家的長處；於是詩，畫，書，音樂——等同雨後春筍一般盡量發展出來。像李白，白居易，王維，

王維是個才子——博學多藝的才子。他不但能詩能畫，並且能彈一手好琵琶他的一曲陽關，到現在還是家絃戶誦。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他有三十年的時間，他是在長安朝廷

裏爲大樂丞，過着安閒的生活；他就繪畫，他把自然的情境，做他的藝術的材料。天寶末，安祿山作亂，他陷賊中。在肅宗登位時，他因陷賊三等論罪。湊巧他的「凝碧詩」傳到肅宗的耳朵，肅宗很感動，寬宥他陷賊之罪，並且授他爲太子中允。

王維的母親是個佛教的信徒，她死後，王維也就丟棄了他的妻子，逃禪去。一直等到他死，他都是渡着寂寞的生活。

王維的藝術，同許多藝術家一樣，有

他的特殊的風格。他是白描的能手，他的布局一點也不紊亂，他已經曉得那「透視法」。

他的繪畫並不是描寫景物的作品，是一種寫心靈的作品。精緻，天然，恬靜是他作品的特色。他用內心的感情，來描寫大自然的一切。並且很和諧的布局，就同音樂之有節拍一樣，深深地陶醉了人們的感情。

宋朝的蘇東坡到開元寺裏，看見王維的壁畫，這位詩人也深深地感動了。曾題了下面幾句話，來贊美王維：

「……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

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祇園第

子畫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
叢竹，零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
，一一皆可尋其源。……摩詰得之於
象外，有如仙翮謝龍樊。……」

在倫敦博物館藏有一幅巨幅王維的圖
畫，他畫着天然的山水，中嵌着幾間的茅
屋，恬靜像一曲輕微的詩歌。在這樣的境
地裏，他消磨了最後三十年的光陰。他接

觸大自然，他酷愛大自然。所以他畫圖裏
，幾道山和一灣水，襯着幾叢綠竹和松樹
；加以他手法的高妙，簡直是一幅大自然
的美景。使人們一望就連想到恬靜，逍遙

大自然的生活。

吳道子幼年的生活，不像王維那樣快
樂。他生在困窮的家庭裏，很小的年紀就
成了無父無母的孤兒，過着困苦的生活。

但是這生活不能遏止他的天才。起初是替
隣居們繪畫，不久他的名聲漸大，皇帝就
徵召他在朝廷裏跟畫家學畫。來發展他的
天才。

吳道子是中國極偉大的畫家。Felleo
sa稱他爲不朽的畫家，無論在往昔在現在
他是同樣的偉大。在西方或者東方沒有人
能超過他的藝術，他的藝術，同英國戲劇
的莎士比亞，意大利文學的 Dante 一樣

，是一個東方代表的作家。

他畫人物是極生動的，那衣襟飄飄然彬彬欲活；他畫的龍，就像在空中飛跑一樣；女的，男的，只要是他的，沒有一個不像活的，並且姿勢，態度，無一不適合畫中人的身分。同時的人驚奇着，讚美着。假使他要在那一個寺觀繪壁畫時，那地方就預先圍許多人——老的，少的都有，靜靜地望着他閒適的姿勢，輕快的筆法，大眾都驚奇贊嘆着：「這簡直是有神助！」他的壁畫很多，長安三百寺裏差不多都有他的壁畫。

吳道子是個佛教的畫家，常常畫那佛

教的人像及事實。王維雖然也是佛教信徒，他的畫只採取了靜的一字。但是道子是繪着佛教景像，天堂地獄，都入了他的畫圖。他繪圖的能力，給同時代異常的驚奇，開一代的風氣。在現在還有許多石刻可以看到。

吳道子最著名壁畫，就是他的釋迦圓寂圖。日本的畫家曾讚美他：「這副畫太偉大了，他能表現着幽鬱的情景。在許多人圍着的當中，睡着釋迦的屍體。這裏有聖人，他的門徒，皇帝，皇后，詩人，勇敢的戰士等許多不同樣的人物，有着同樣的情調。空氣充滿了幽鬱的成分，給世界

一種同情的感傷。」

，不朽。

他們倆早已死了。他們的屍骨早已化成灰了。可是他們的繪畫，永遠是新鮮的

人生何可一藝無成也？作詩不成，即當專精下棋，如世所稱小方小李是也。又不成，即當一意蹴踘擲彈，如世所稱查八十郭道士等是也。凡感到極精處，皆可成名，強如世間浮泛詩文百倍。幸勿一不成，兩不就，把精神亂拋撒也。

——中郎尺牘，寄散木——

清晨

俊文作
家驥攝影

讓那綺綻的煙絲，繚繞了身的週遭，

珠直滾到眼稍上

進一步纏繞了破碎的心頭，抬起頭來，看
看東方，已漸在變色，但是太陽還沒有
出來。

——我真沒有生機了嗎？

——都是這些……



.....這

被天掉到世界上來，幾十年像一蓬輕
煙，而對住麻石磨命的工作，因爲命已整
個磨盡，自己已屬於半死屍了！不到這兒
來到那兒去呢？！嚙嚙着澀苦的煙蒂像呆人
，懵跳着茫然無垠的天際，茫然無垠的天
際下，躺了一條不安息的長水帶，看着長
水帶，不由的轉念到第二個世界，兩滴淚

——這些外國的商船呵！……

的一陣冷風，他又覺得清爽了一些。

把帶來的一瓶酒，「拍」的一下在舌尖上碰斷了瓶口，一仰脖子早下去半瓶，心境有點迷糊起來啦！但他仍能迷迷的記得

兩隻小船兒搖過，他叫了一隻，跨上去坐下，清晨的黃浦江，波濤一翻一滾地！

他毀滅的時辰已經只有很短的距離，猛

掏出一支煙，不言語，默默地，點上了煙，用勁的抽，抽了一口，把煙噴出來，噴滅了火柴，一邊折着火柴棒，一邊望着煙捲兒。

——殺人的洋貨呵！

這句話，輕輕地飄到腦球上，這時，他有點明白了。看住船戶的搖槳聽住被撥動的水響，他不禁的用一隻手托着下巴呵兒；化液似的心空，這時，他心裏難過極



跨上去坐下去

了！不由的使他想起了家，在家鄉，他可

感覺着一切的快樂與平安，尤其他不能忘

去他後門口的一條河，一條不很急的河流

，河身不寬，兩岸盡是些石壘，上面滿蓬

了一顆顆樹，也有些藤蘿從石壘縫裏長出

來，傾斜着，伸向河裏去，珍珍常說：這

是可厭的！

那隻船是我家的，常常我和珍珍左一

篙，右一篙的在這條河裏來往盪漾，綠色

的水，在船兩旁流過，岸上的樹上，小鳥

兒歌唱着，我總會說：

——親愛的！這生活太舒適了啊！她

不理我，她抬起頭來唱歌：

——船兒一條漂流西和東，

抓不穩篙子又找不着舵工；

啊，這流不盡的水波！

哥哥！曾照出你的青春！

但是十幾年前的這樣日子，而今也別

想再去抓了！果然誰知珍珍的歌唱，竟成

了事實！唉！那美曼清幽的河，而今那裏

去了？想起，怎不令人摧懷傷心哩！

——那可愛的生機啊！

我想總有那麼一天，

我能覓到他，覓到他，

我日夜思戀的靈魂！

先兆，對岸的工廠，已是都放了氣了，小渡輪又開始在江心裏狂躍起來，遠遠的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小渡輪上的工人，他不由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雖然，那些人也是窮者，但，天

的家我是船隻那



小船無力地在水上漂，水波在漸急的

流動！

這時，慢慢地，東方的顏色，由嫩青，而淺白，而淡紅，這是太陽快要出來的



來起躍狂高心江在始開又輪渡小

幸每一個人都握有一個生機哩！

讓滿腔的悲痛，把他浸醉了，猛的他笑了起來。

——這世界還有該留戀的嗎？留戀世界的，就是獸子，自己是獸子嗎？擰一擰身子，他把手一垂，暗暗地叫了一聲媽媽。

——嗚！

纔發覺自己所乘的小船，已是搖到江中心了，這叫聲是一隻外國兵艦叫的，外國兵艦前停了一隻外國的大商船，他被這叫聲嚇了一驚，現在明白了。

——哦！外國貨原來有東西保護呵！

可是我們的政府為什麼不毀滅這東西呢？忍心使自己的國人被外貨排擠而致於死嗎！

我不能死，我應該上岸去，我要毀滅洋鬼子的東西，這東西！說着，他擰起拳頭，在空中揚一揚，他喊：

——我不該迷糊！

在莫奈何的境中！

生機是在這東西後面！

——先生！做什麼？！

搖船的驚慌了，他向他半意識的笑一笑，這時，對岸許多家工廠的煙囪裏冒出的煙，凝結在一塊；那裏面，渺茫地好像浮出六個大字。

——需要的是毀滅！

他點點頭好像說他現在什麼都懂得了。

於是差不多大地也快變色，生之力充滿了整個宇宙。

一變，再變，……在晦暗黯的雲端裏，太陽透出頭來，金光，充實了整個江波，被覆了整個的世界。



塊一在結凝煙的出冒裏凶煙



來頭出透陽太

小船傍了岸，他像極有力似地走上江

邊，望東方高空，剛纔的淡紅色浮漾開去

這不是清晨，這叫早晨了。

黃昏

陸德麟

喂！密司商嗎？……有空……什麼事？……哦！……嗯……好的……照片就去拿，……好……我就來……立刻就來。

時間是冬月的晚飯後，天氣晴和。黃伯洋喫過慣例的一頓晚飯，接到商良的電話。

話後，匆忙地打完領結，穿上大衣就走。
「那裏去？」當他走出大門，被老鄒拉住。

「不！今晚不去了，晚上有事。」平時照例和鄒君同道散步。

「什麼事？我不管。逛個圈兒再講。

馬路上的電桿比警察還要規矩萬倍地

「不識趣的鄒君偏偏要捉弄他，使他心裏深感煩躁。

「不行啦！」嘴裏只管說不答應，兩條腿不由你作主，飛也似的踏上柏油馬路了。

黃昏的紫色，散遍了暮氣沉沉的X湖。晶亮的月光，慢吞吞地從那柳樹梢頭升起來，印出些鬼蜮一樣的陰影，橫在馬路上。山頭上不明不滅的燈光，反射出一種高傲的黃金色。

立着；路燈是那末圓的一團慘淡的光，偶然有幾個頭和手縮得像烏龜般拖着黃包車慢吞吞地從遠處走來，向着人們有氣沒力的叫一聲『嘔！車子！』自然界的一切都顯示出寂寞！冷靜！

他們從白堤走到西冷橋頭，樣子是比較熱鬧一點，無敵牌公司開着，幾個小夥計雙手摟進衣袖裏，背靠了玻璃櫃台，望着天空出神。隔壁那照相館，一簇人正圍着水蒸汽直冒的飯和菜。看着那夥計們像狗搶骨頭那麼伸直喉嚨拼命喫，老板娘是一位年青而漂亮的新寡婦，皺了眉頭一邊嘆一邊想？

岳坟更熱鬧些。瀟洒哥兒，濃妝小姐

，像蝴蝶一般地走來走去。還有三分像妓女七分是女學生們，一種低聲的軟語；一種輕薄的笑聲；一種對着我們中間的一個投射來含笑底視線；還有一種咬一咬牙根，瞟一瞟眼睛，然後再吐出來挑逗人的罵聲『神氣。』後面跟着兩條狗，跑來跑去的玩着。

『喂！阿許，你到那裏去。』

老鄒見了他的愛人阿許，就像狗一般

釘梢去了。

黃伯洋被人擯棄了，他是天涯無歸宿的孤獨者。他無意識地把雙手摟進了大衣

一

裏，抬着頭懶洋洋的走看着小廣貨店的招牌。看着藥店老板坐在櫃台上，兩手叉住頰部發呆。紹酒店雖沒有什麼顧客，熱烘烘的水蒸氣，依然一陣一陣的從爐子裏透出來，飛到馬路上。對面幾個理髮匠，賊頭賊腦的站在門口，看着來去的行人。再過幾家，有一個白衣警察，靠在小雜店的櫃台上，仰了頭和一個一面假裝正經；一面却又向他瞟眼的半老徐娘調情。媽的，警察還在調情，簡直是戀愛的世界了。黃伯洋用偵探似的眼光，直射到警察的面上。同時，警察很機警地立刻回電，笑了一笑，表示打個招呼。猛的黃伯洋想起了一

件心事！記挂着自己還在有人等待他。連忙回轉身來曳着兩腿，拼命的走。

馬路已走完了一條。腳依然不停地走着，同時心也不停地跳着。眼似乎望着她，手似乎摸着她，「這回可不能輕易放過她。」嘎哨！和人撞個滿懷。倒嚇得他恢復了知覺。忙抬起頭來，是一位西裝朋友，神氣十足。看來像要打，緊緊地兩拳捏着。

『對不起，請你原諒。真對不起！我沒看見』黃伯洋苦笑着臉，低聲下氣的贖罪。

『你沒看見！你難道不生眼睛！你是

瞎子？」那人怒得幾乎把眼珠脹出眼眶。

「你要怎樣？」黃伯洋也老羞成怒反抗起來，但是反應亦出乎意外。

「要怎樣？要怎樣，問你自己。」那人更倔強的說。

『我是瞎子，難道你也是沒頭蒼蠅？

』黃伯洋話鋒還利害。

行人聚集起來，警察也跑過來，把他們分開，黃伯洋叫聲『見鬼！』也自去了。

上樓梯。

『誰呀？』樓上有人在叫！

『我呵！』樓下應着，闖進了門，登

人家一隻黃狗，便橫衝直撞迎頭便吠！媽的，簡直是喫人的世界！你也跑來欺負我來了。澎的一聲！啊嗆！啊嗆！

消殆盡。

黃泥路走到盡頭，巍峨的大禮堂，已擺在眼前。黃伯洋的臉頰發熱，心臟跳躍。但冥想來的目的，煩悶的心緒，頓時融

她依然擁抱着棉被仰面睡着，兩臂伸

『為什麼來得怎樣遲？我以為你不來了，睡了。』門忽然打開，祇見一隻纖細

的玉臂閃過。

出，露了雪白的胸膛；眩惑了黃伯洋的眼睛，禁不住心蕩了。驀地搶前兩步，頭和頭撞着。突然的回復到自己，煞住了腳。

惘然點一下頭……口裏不好說，心中却想入非非。

密司華似乎不在家，心中一喜。

『密司華不在家麼？』明知不在家，故意的問。

『她回去了！大概你忘記了罷，今天是星期哩。』她明白他的問意，同時呵責他今天不來看她。

『呵！』黃伯洋反而默然，懊悔錯過機會！他正搜尋要該怎樣說的話。

『你今天怎樣消遣的？剛才到什麼地方去的？』還是她先說。很快的在黃的臉上，溜了一個圈子。

『是的哩，要不是你說是星期日，我幾乎忘記了。剛才接到你的電話後，又被

老鄒拉去逛圈子。跑到岳坟一帶，碰到阿許，老鄒又去釘梢去了。把我拋了，真無聊得很。』

他望着她。在眼光的擁抱中，彼此笑了一笑。『你給我的照片呢？』談話又轉到別的方向。

『有！不是叫你來拿的麼？請你把箱子提來。她隨即蹲起，靠壁坐着，兩手做

出欲取照片的姿勢。

黃伯洋把箱子取來，大膽地隨着暗示和機會，就在牀沿坐下。

她把箱子案放在隔着棉被的膝骨上，灣了腰翻弄箱中什物。有人坐在她旁邊，似乎滿不在乎。

照片尙未尋到，什物翻得七亂八糟。伯洋假意幫忙，乘風便東撫西摸。女的不說，却撒嬌。

伯洋心靈會意，一隻手便從背後來擁

滑下去。

抱她，同時一隻摸到她的胸膛。女的不作聲，忍不住心靈跳動得很利害，隨後乘勢倒在牀上。

伯洋更放肆了，一隻手撒野地從胸膛低聲嘛。

一種處女香，陣陣的從被窩裏發出。

像旋風一樣般敏捷底動作，使她完全成了無抵抗。在熱悶的迷眩中，她是被壓着揉着。一股蘇暢的熱血，感了電流似的從心臟按遍了全身。隔着衣鬆軟的乳峯，便被伯洋雙手用死勁地抓住。心與心印，嘴與嘴合。女的並不動，由他怎樣，祇覺得呼吸急迫。

這樣的惱嚇，照例是不足爲慮的。大概是女人利用男子的弱點，慣用的欲擒故縱的手段。然而初出茅廬的黃伯洋，那裏能領悟得到。

結果，黃伯洋便自動底退出了房門。

「你要照片的呢？」女的喊！

「不要了！」伯洋失意的說。

遼闊的×湖，依然是寂寥，冷靜，濃

大約善人是狂，有慄是狷，無慄卽鄉愿。夫無慄豈易言哉？三代而下，盡是此一種人。馳聲走譽，比善人有慄，更覺完美。善人不踐跡，彼卻步步堯舜。有慄踽踽涼涼，彼却與物無忤。只是他學無本原，所以仁爲似仁，義爲似義，故曰不可入堯舜之道。

—右公尺讀—

重的黑暗和陰冷，正從四面包圍過來。寒

風從屋角吹來，穿過了樹梢廓落落作響。

失意的黃伯洋又從那屋中走到馬路上。隔

壁一條黃狗又來汪！……汪……汪……地吠

着。夾着吃吃的笑聲，從樓窗中傳出，灑落在冬晚的靜寂的夜裏。

老劉

德春

風蕭瑟地掠過樹梢，帶下了片片凋零地黃葉；在每一個落葉底身上，都蓋上時代的印章——點點紅斑——。祇要從這上面去觀察，便可以曉得，這是象徵着秋的降臨。

像缺乏了活力素般地太陽，從枯禿的樹枒槎裏，透過了稀疏底昏黃的光，射在這臨河底土場上。

老劉雖然只有三十多歲的年紀。三十六歲的年紀並不算「老」呀！村人都這樣地喊着。可是他那額角上幾條深深地縫紋

，彷彿是平靜底溪水，被風掠起了的幾絲微波。表現着他已飽經憂患的累擾，以及命運的顛連；的確顯出他老了許多。他斜倚着茅舍的門，很幽閒的吸着旱煙，從嘴裏噴出來的烟霧，慢慢兒往上飄騰；像曲線地圍繞，縹渺無蹤。一縷繼着一縷，如此底消逝。

五歲大的女小孩——老劉的女兒，從河邊飛跑過來；驚起了正在啄食的一羣雞，全部帶着恐怖的神色，往四面飛散去。

「爹爹！這些雞多肥呀！」伊泛出天真

底微笑。

「乖乖！走開些，不要嚇得它們不敢來。」

「啊！爹，姆媽今天買了些豬肉給你吃的，快煮好了。」她告訴老劉。



伊走去抱着老劉的腿，要他背在身上。老劉將伊扛在背上，來往底暖着。口裏還唱着他的鄉村的童謡：

「背背駝駝，
背上鐵去買個大蘿波，

回家煮了請外婆。……」

「駝！老劉（牛）！真高興，你把那耕田的老本事，用來駝你的女兒哪！喂！」村人阿靈打趣着說。

茅屋檐下底一角，由籬笆搭成的一間廚房；上面蓋着一張蘆蓆，射下稀疏底陽光。若是下雨的時候，也可想像到那番景象。在那兒坐着一個婦人，一件破棉襖，掛下片片棉絮，彷彿和尚的百家衣——和尚化百家的布而做成——她正在煮得入神。鍋內透出了香氣夾着「茲茲」的聲音。

老劉看她這般地入神，便悄悄地蒙了她的雙眼。

「呀」的一聲，她還追得跳了起來。

「哼哼！哈哈！」

「你！真不幾乎把人嚇死哪！聽我的

心還在卜通卜通的跳哩！」她拍着胸脯。

「媽！我來替你拍拍，呀！這大的奶

子，好久沒有吃乳了，讓我啜兩口吧？」伊一面捏着奶子，一面纏着她。

「走開，害羞不害羞，五歲的孩子還吃奶哩！」她用手指刮着伊的臉皮。
——哦，恁樣底筵席，除却新年外絕少有的筵席。

◆ ◆ ◆ ◆ ◆
人兒。——
——黯淡的孤燈，伴着這勾起酸楚的

新月從屋角昇起，吐出幽靜底清輝。

時代地巨輪老是向前輾進。一天，是

秋風將蘆荻吹得籍籍地響，是一個淒涼底秋夜，靜寂得如死一般的大地，除了秋風的吹噓，萬籟無聲。

那麼的一天，隔鄰的小仁倉惶的跑進老劉的家。吐出了這麼一句：

「老劉！前面的王家莊已被劫空了！」

「快到本村了。」便兩脚三步的跑出去。

「快！上門塞，把大石磨搬來頂着。」老劉驚惶着。

「唉喲！天哪！活菩薩，救……」

「妻！怎麼天老爺，盡在和我們窮人開玩笑哪！去年收成不好，今年又來什麼撈什子的土匪。」

「來了！土匪到了。」老劉的妻這樣的叫。

「唉！我們是不好的，可憐這小人，也逢着災難了。」老劉委實地傷感。

門外一陣的噪雜，立即冷清下去。靜

寂得沒有人聲，沒有人跡，祇有枯枝被風刮得慘叫；好似魔鬼降臨了。

他們三人躲入了草堆，擠成一團。

「砰！砰！槍聲更加近了，剎那間，

土匪已光顧了這個村落。沙沙地脚步飛奔

「乖呀，不要作聲，土匪要來了。」

她將女兒的嘴掩着，左手攬抱着伊。

◆ ◆ ◆ ◆ ◆

轟轟底土炮聲浪；一陣緊似一陣。人聲鼎沸，如潮湧一般地奔臨。夾着辟辟拍拍的槍聲。

，幾處熊熊地火光。槍聲，哭聲，更夾雜着嘶殺和喧嘩底聲音。

天空中煙霧騰騰，鮮血塗滿了各處。隱約看出地上躺着幾具屍體。經過些許的時辰，匪人已泯無影形。母呼子的慘叫；妻哭夫的哀音；圍繞着全村。然而老劉數月來，累積的血汗代價，也隨着這騷動而消逝。

「妻呀！我們的命好苦呀！」

憂患之神，在那些可憐的人們臉上，深深地滲上了一層愁網。老劉夫婦和他們

的女兒，祇是相對着流淚。但！又有什麼用呢？

風景幽雅的鄉村，祇剩下這劫後底餘燼，經了這次的匪劫，笑聲好似走入了荒塚，周遭澆湧着灰色，悲哀像羣山擁抱着愁城；四圍籠罩着淒涼。惟有流着的淙淙溪水，乾黃的萎草，依舊不改常態。

清晨，臨河底土場上，有一個蓬鬆着頭髮的人，站在石椿上，仰首向着曙光狂笑，伸着兩手，那不是老劉是誰？

一九三四·十二。

大考

睡堂

時間過得太快，一天一天地，混着混着又是一度雪了；學校放寒假的期間也不遠了。這在范國章心中，總是搖搖盪盪，也不知道含有甚麼意義！

每天他總是要到第一堂課上過了，纔肯挾着書慢慢地走到學校裏，進了校門，看見滿園的樹枝上和草地上都染了白雪，不禁心中一喜：「又要放寒假了！」最低限度，睡覺總能睡個痛快的；但同時又有一道陰影飛上他底心頭，——放寒假之前，不能不舉行一次大考，這真是可惡的事：

考得不好，通知書寄到家裏去了，又要受一頓大罵；想考得好吧？這一學期的功課，怎樣能一時預備得了呢？「寒假」，的確是一座美麗的樂園；「大考」却又是一條可怕的鴻溝。但如想躍入這一座美麗的樂園，就不能不先越過這一條可怕的鴻溝的！我當想一件方法去越過這條鴻溝，但是什麼方法兒呢？……

有了！大考怕什麼？天下無難事，只怕心不專！只要把角色配齊着，那就穩可以及格！班上有那一個不知道范國章的威

風？老劉大馬是他底密友，還有乙班上一位小葛；他們四位是鼎鼎大名的四位公子，平時無論什麼事——尋同學的開心，或者和教員搗蛋，都是他們的拿手好戲；其中尤以范國章是唯一勇敢的主角。

天氣一天比一天冷了，大考的期間，也一天天的趕着快來了；但是他們幾位仍是毫不關心，好像這樣緊要嚴重的大考，是和他們無關係的。范國章每天走到學校，總是往老程房間裏一坐——老程，是學校裏一個司打鐘和帶油印的工人；他房間裏隨便什麼食物都有，而且他爲人很忠實；所以學生多半以他的房間爲俱樂部。

這一天適逢其會的，四公子均在座：「哈！大考又要來了，我們又要玩一幕滑稽劇啦！」最先，老劉啞着大支煙這樣地說着。

「不過，今年有點小小的困難；就是化學——化學！那個「老猛」真不容易對付！」大馬的話。

「那一有什麼關係」：范國章好像一位身經百戰的老將；他那種寓有幽默的端莊的面孔，很令人難以揣測他心中的祕密，他吸了一口煙，把手向空中劃個圈子，又繼續地說：

『這個事，和打仗一樣，知己知彼，

纔百戰百勝；鄙人對於這一道，稍有研究

小組會議於是乎就這樣散會了

；所以我從事讀書以來，大小考試也不曉

未舉行大考之前，照例要停兩天課；

得經過多少次，但幸從沒有失敗過，不過

范國章在家裏是異常地煩燥，漫天的大雪

今年來了這位，專說好話不做好事的老教

，也不能出來；家裏只有那幾間屋；從屋

育家當校長，我們最好是大家合作」！

前跑到屋後，也要不了五分鐘；而且又不

『對了！合作！我們來一個「連環Pass

』劉說

「我們四個人有什麼用！起碼要拉一

能明目張胆地玩，因為是「預備」功課，一玩就挖罵；所以只有那間見方的一間小房，是他整個的所處！偶爾拿起一本幾何

位飽學的老夫子來參加！」范又冷冷地說
「有了！把白話大師適之的貴本家拉
來就得了一！」

其中一位好像有了新發現似的說

『這事我能包辦！』大馬說

看看：見那上面盡是些莫明其妙的圖形，——橫的，直的，方形的，立體的，圓的……越看越生氣，他真痛恨那些發明幾何的人，吃着飯沒事做，發明這些東西和他爲難；假使那些在他面前的話；他真要提

起他那踢足球的有勁的腿來，踢他幾下！

幾何丟在一邊；可是不看書又無事做，只好拿一本「大衆月報」來消遣；但又是奇怪得很：那上面一些影星們，好像都滋着嘴譏笑他，彷彿說。「不用功的學生啊！明天要考了！」他眼睛雖注視着畫報

，而內心又在鞭策他——英文，數學，地理……這些東西不讀將來會考還能混得過去嗎？——他狠狠地把一本畫報拋在桌旁，現在決心把英文讀熟，再不把這寶貴的時間，濫擲掉了，然而當他翻開英文的時候，又像多年不見的老友：上面的字，似乎認得，而真正的意思，又不明瞭；於是來

查字典，但是查不到十個字，手又凍着痛，剛纔的勇氣，又消滅掉了！旁邊一本「體育月報」那美麗的封面，又在引誘他：「符保盧的撐竿跳是七(?)米八！」這一句引人入勝的話，又把他那徬徨不定的心，用力的搖盪了一下。

第二天他起得很早，一學期來可算是

第一次；走到學校裏時候，見所有的自修室，都充滿了讀英文的聲音——那一種咅哩咕嚕的音調，刺入他耳朵裏時候，好像是咀罵，又像是訶笑，使他激起了無名的憎恨與嫌厭

搖動：

——早呀！

當他看到大馬那一種滑稽的面孔時，就很駭怕地喊到：

——呵！小葛！好一個長手套，比你底尊軀還長一倍！他看到了小葛，好像遇到了救星似的。

「不！不！我也不行！」

「唉！何必客氣！」不問他同意與否，就把他拉入他們底一叢！

——喂！莫開玩笑了，我考化學的時候你一定要在窗子外面幫忙！

鈴聲叮叮地響了，各班上都不自覺地發出一種喊聲——是鼓舞也是恐怖！

范國章第一堂是考英文，英文教員「鴨子頭」到不十分利害；所以他們的計劃

· 得以進行無阻！

所謂白話大師的貴本家，他捧着英文一面向教室裏走，一面還讀着生字，剛走到教室門口：突然被一隻手抓着他底胳膊，同時聽到一種聲音：

「仰仗大才，密斯特胡！」

第二天下午是考化學；這是最後的一堂，這是最難的一關，化學教員「老猛」，那一副冷酷的面孔，帶一副黑邊的眼鏡

，聲音異常的嘹亮，說起話來好像怒吼，他每次上班，從沒有一個敢說話。

這一天，他還是那樣虎視眈眈地來了，班上所有的嘈雜的聲音，頓時消滅，正如一座冷寂的墳墓！

他一發完了題目，就走到范國章身邊站着。

題目不多，只有四個，可是盡是英文的，不但做不來，連題目的意義也不明瞭！他默默地伏在桌上，宛如一隻馴服的綿羊，所有的同學都低着頭，很有滋味似的，不停地揮寫；整個的班堂上，只聽到筆在紙上摩擦的聲音，僅僅他一個人執着

筆不動；不時地偷看他身邊的惡魔，心中由恐怖，而焦急，而失望——「零分」這個可怕的怪物，無疑地是降在他身上了！

時間一分一秒地向前跑，規定的兩鐘點交卷，現在已經過去一點多鐘了；然而他底紙上仍然無一點墨水！

交卷的人漸漸多了，班上只有幾個人，寥若晨星！「老猛」仍然如一座石像，一點離開他身旁的意思都沒有；偶爾把目光移到窗外：猛然看見小葛在窗外向他微笑！這正如躡躅於無限沙漠中的旅客，發現了綠洲似的；遍身都有生氣了！小葛手

上拿着一個紙團，可是無法投進來，他忽然站起來，把題目拿到「老猛」跟前：

——×先生！這一題是怎樣講？

在這一髮千鈞之際，一個小小的紙團，電一般地飛到他底桌旁。

——哼！到現在連題目都看不懂！

「老猛」狠狠地看他一眼，又把眼睛看着天花板。

不到五分鐘，四個題目都做完了。

他又如出柙的猛虎，急急地跑出來；
身上如曳了千斤的重擔！看見小葛，大家

作一個會心的微笑！考完了！最低限度，睡覺總能睡個痛快的！

這是一九三二年，寒假時在故鄉某校中的一幕趣劇；如今事隔一年，四公子仍在那塊求學；而人事倥偬，我又流轉到此地；回憶前塵，恍如隔世，每當冷風撼窗，寒月滿地之夜，總是憶起了這幾位精明強健，可敬可羨的老同學！

十一月廿九日一九三四寒夜

達爾古河

俊文

她默默地順從了他，在一條很平靜的

天啊黑，月啊沉，

小河畔等着，眼睛注射到前面一塊平原上，做着縫紉的工作，紅暈很輕易的出現於

毛子鬼啊跑進門，……

她的不大乾淨，清楚而豐盛的烏黑的髮下面的灰白色皮膚上，她低低的歌唱着。

——跑進門就怎樣了？小妹妹！告訴我。

利瑪金輕輕地在乾黃乾黃草地上滑過來，蹲在她背後幽柔的說。她微微的一驚，轉過頭來睜着兩顆黃黃的眼珠，然後，她張開了溫柔的雙臂。

幽靜恬逸的神祕之愛啊，他忘却了全部工作的疲勞了。

——天啊短，日啊落，
還不回來啊情哥哥！

爹啊哪棒椎打！
媽呵咿呀來惡罵！
哎呀情哥哥！

——我的愛里薩華姑娘啊！小妹妹！妳看還不回來囉！

妳的羊兒們，多麼安閑的吃草哩。

——利瑪金哥哥，你的羊也不錯呵。

——愛里隣華妹妹！妳真會唱哩，妳再唱下去吧，那毛子鬼進來了。就怎樣了？

——姦了啊我的媽媽。

打死啊我的爸爸；

後來都丟在這河裏！

利瑪金哥呵！

我的親人哩！

都丟在這河裏。

用又尖又細的嗓子唱到這裏。利瑪金和她的
心珠都像被什麼打碎了的，他們都紛紛的流下淚來。

他們互相擁抱着，親了一個嘴，利瑪

金把愛里隣華放在膝頭上，躺着。他們由任着淚從眼眶子內簌簌的滾下來，他們側着耳靜聽着河裏的潺潺水鳴；一陣酸酸的滋味，透過他們的心，透過他們的心深處。

達爾古河的身子不寬，對岸是峻峭的崖石，上面滿生着枯黃枝藤，葉兒脫落得一片也沒有了，只剩得亂零零的枝條子，從石縫裏生出的小枝。被這些亂零零的枝條兒纏繞住，沿河水面的，有些傾倒在河水裏，水流過了，撞起了一圈圈很大的渦流，她看着這些不素理的情形，她心裏亂

了；說不出應該怎樣是好。

她把身子再緊緊的貼到利瑪金懷裏，她笑着對他說道：

「利瑪金哥哥，你懷裏忒暖和了！」

「那麼，你就永遠地躺在我的懷裏吧。」

秋，一滾到丹圖巴山，天氣就寒了起來，平原攢着敗金的顏色，枯萎的乾草，乾黃乾黃地貼地躺着，西北風鑽天地沒命的刮，黑夜白天一息也不住氣兒，今天稍爲好些，西北風大老爺回家休息了，有一絲半絲陽光沒命的從丹圖巴山峯後掙出個頭來，人哪，牲口哪，不由的都靈活了。毛子鬼們也就放出了四五十隻羊，在撈來

的一堆西藏土孩子中，選了利瑪金和愛里薩薩兩個，叫他們出來放羊，他們倆喜歡極了；因為他們倆本來就是好朋友。

可是，餘下的一般土孩子們，繩着寶難過呢！他們都暗恨自己沒有他們那麼大的個兒，那麼清楚和漂亮的臉瓜兒。但是，也只有隔着一層淚水片，遙送着他們倆歡躍活潑的背影出去。

她躺在他的懷裏，他們兩雙眼看着那堆羊羣在吃着或躺着，他們站起來。利瑪金把她捧在兩隻臂上，走到羊羣跟前，兩個人對坐下了，不言也不語；只相視了笑，漸漸地他們倆都覺得臉上熱了起來，他

忽然在羊堆裏發現了一個祕密，他說：

息。

「小妹妹！妳看那邊。」

她掉過頭來，心跳了一下，含着羞臊低下頭，接着臉上更發燒了，心也更嘆咚的跳起來，渾身好似滾開水。

一個公羊與一個母羊並頭睡在一起。

停了一會兒，她想使勁地把這股熱力

壓抑住，可是，怎麼也定不下這顆心，利瑪金懂得她了，他一把又抱起了她，飛跑到達爾古河岸底下，這岸底下向上面看，

是看不見什麼的。從上面往下看，要是不走到岸邊來，也看不見岸底下在做什麼。
一陣小西北風刮來，像是利瑪金在喘

是不會讓人看見的！」

「不了！我利瑪金哥哥，我怕冷呢！」

他細心的替她束好了辮子，緩緩地扶她站起來，她像是一點力氣也沒有，她低下頭看着那堆草上，霎的赤紅塗遍她的頰

，他望她笑一笑，又把她捧起來。兩個人到羊邊，他把她放下，他們拾起竹竿子。

一會兒，太陽的一絲絲兒光，也悄悄地溜走了。這在利瑪金和愛里暉華的心中，是有無限的惆悵，當愛里暉華含着笑向他說，要回去了，但，他仍貪戀的說：

揮動羊，向毛子鬼的包篷走去。

他們跟在羊的後面，沿着達爾古河向上流走，他們相視的笑着，但，黃昏，風來了，風來了，風帶來冷氣，像要吃人的樣子。

他們的神經像快癟的皮囊，抽縮收攏，毛孔內鑽出一條條熱氣，鑽進去一條條冷氣。

——愛里薩華小妹妹！你真綵綵！

——呸……

——活佛，保佑我和我的愛里薩華罷！天
天都要像這麼清和光亮的，我們就可以天
天會見了

——愛里薩華小妹妹你唱一隻歡樂的歌吧

！我們以後不知可再能玩了呵。

說着，他流淚起來。

——哥哥別說這不吉利的話。

——風啊兒飄飄風啊兒飄飄！

鉤子月哪兒上啊樹兒梢！

亮光兒把喲喲我心兒照！

情哥哥啊你望我笑一笑！

他不由的望她笑了一下。

——喂……喂……利瑪金哥……哥！那不

是……不是毛子鬼嗎？毛子鬼來找我們了

？
她露着極度的驚惶。

——不要緊的！妹妹！他手裏沒帶着鞭子

——他呢？

——我叫利瑪金，十七歲。

其實，他也驚惶了，但他愛里華眸，

他不得不這樣安慰着她。

——那毛子鬼正是選我們倆個的人。

她又有了新發現。

那毛子鬼已走到了跟前。

——孩子倆！你們已辛苦了！

他把泛紅色素的嘴肉撕開了，露出和

祥的微笑，他用毛手摸一摸自己的下巴，
地說：

——這姑娘，妳叫什麼名字？妳幾歲了？

——我叫愛里華，十七歲了。

利瑪金把羊羣趕着走了。
——愛里華小姑娘！坐下來吧！
她不言語坐下來。

——我叫格林勃，我今年纔二十五歲，小

姑娘，妳真綵緻？
她一陣臉熱，把頭低垂下去。

妳愛利瑪金，是不是？利瑪金也愛妳

他狂笑了！

，是不是？但我也愛妳！知道嗎？

——利瑪金哥哥！快來救我！

他一隻手搭上她的肩膀，用強力把她

利瑪金飛也似跑的來，一拳把格林勃

的頭鈎過來，用勁吻了她一下。

打跌下，格林勃扳起了槍，利瑪金跳上去

——強盜？

她怒極了。

利瑪金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孩，但因為他是

——是強盜？

十人的孩子，土人的孩子的力氣是很大的

他抱緊了她，拼命的壓到她的身上去

。

他抱緊了她，拼命的壓到她的身上去

。

，她竭力的掙扎着，她翻動她兩顆黃黃眼珠子，望着達爾古河裏的水，在流動，她儘力向河邊滾，想滾到河裏去。

格林勃用了平生力氣。把利瑪金拋了一丈多遠，利瑪金腦子暈眩了過去，躺在地上，愛里薩華驚呼了一聲，奔到利瑪金身邊，嘴對嘴呼氣，把他呼醒過來，利瑪

——哈哈哈？……

金的臉像暴栗子，他跳起來？……

格林勃把槍機扳好，只等他醒過來，「砰」！

「哎呀！」

愛里暉華狂叫了一聲，站起來，跳過來，用身子在利瑪金身前一幌，槍子碰到

了她，倒在地上，血汨汨地從左脅下流到草上，汪成一片！

「啊！」

他從空中跳了過去，一拳打破格林勃的頭，血流遍了他的臉，他怒着舉起槍來，一彈從利瑪金的心旁射進去，但利瑪金已忘了一切，他把牙齒咬了一下，用力將格林勃舉起，在天空打轉，格林勃用槍望

下亂擊，利瑪金的右胸又中了一槍，但他仍能淋漓着血，把他舉着，跑到她身邊來。

——愛里暉華妹妹！怎麼辦？

她已不能言語了，她只用眼珠子望望河，他忙跑去，把他用力的望河裏一丟，碰到河岸崖石上，纔又滾到河裏，崖石角上掛着一片肉，血涔涔滴着，他仰天狂笑了！但他忽然覺得心兩旁一陣疼痛，強撐着跑到距跳三四步地方，血噴泉般從心旁噴出來，他跌下了，咬着牙爬到愛里暉華身旁，愛里暉華的眼睛還睜着。

——愛里暉華妹妹，強盜已經完了！我們

一同兒走吧。

她把眼閉上了，他亦含笑的安然的把眼閉上。鮮紅的血瘋狂的直湧出來，達爾的血餅子！

古河的岸上，刮着吞人的西北風，貼地的乾黃乾黃的草上，貼地的凍結了一攤腥紅

「……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於怨，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爲之者，終不肖也。何也，彼直求騷於騷之中也。……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辭，有才者詭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儻和，優人驕子皆談雅道。吁，詩至此抑何羞哉。……」

……雪濤閣集敍……

妬

小慰會

白燕：十足嬌小玲瓏性。生活在活潑的溫柔，俏麗，乖巧，精緻，伶俐，輕靈，惹人的憐愛上面的。

慧黠俏皮的小鳥！

嫩黃的羽，耽心會滾出來的，一對小粒烏珠子的眼睛。粉溶溶的，柔茸茸的圓額。小嫩黃得活鈎掉魂的，潤澤骨質的嘴，小腿，小爪子。碎珠碰擊似的，錚琮的音節短促的，速率底旋律的，以極度的速度牽拉捲在一起的，一點一滴的音底美的一小節一小節的，有致的碎歌，小歌聲

！一小肚子古怪，刁，要命的快樂，好動的力；創造者是這樣仔細地勞苦了藝術心竅，精緻了這個小生命底小身材。

她和她底主人的，這一段因緣底湊成，是偶然的。在她底主人，是生命底一個意外的恩！

主人樣子忒異樣，異樣的精神底蘊藏。認識而清楚他的人，褒讚他是一個傷感詩人底風範；（但只是這樣，便算褒讚得事。）好多說他瘋。

多角形顯出稜鋒的臉，人臉上沒多的

灰白。髮，枯蓬草。長瘦軀幹上，架起兩個玄奧的，神祕的眼：明銳，枯澀，都向爬到尖；但誰都不敢承認在某一極小時間內，究竟是閃出哪一種底光，怕人！

好像他是一個被「冷豔的骷髏」，（依他底當時的，以後是沒有了的咀咒。）妙齡的女郎遺棄的人。她遺棄他底愛，他底熱情，他底生活底精素，他底命，靈魂深處的陽光，脈搏裏奔躍的，騰沸的，年青小夥子底青春底血。

最近！（本年底秋日）他又必得要同故鄉底一個不相識的姑娘，發生了所謂「夫妻」底關係。在眼淚中完全爲着他而忍

受到現在的，白髮的母親帶了眼淚寫信來，差不多用着懇求式地希望，命令她底愛兒回到三年未見的故鄉，遂了慈愛的媽媽爲他在眼淚中忍受到現在的老人私願。

他不能回到故鄉，他不能這樣結婚；但却更不能令母親底，所希望於她底孤兒的，到現在只這二件安慰自家的理想，被她底自家孤兒擊碎。母親底眼淚，終於增加母親底來信底力量。力量掩蓋了一切。然而，不能避免的苦惱，急速地，狠命地緊箍住腦袋。何況他又是一個已經被愛人遺棄的人，而這個愛人，是用了自家全生

命愛過的呢？

他是太苦惱了！

你是沒有病的。住院罷！」

他日日讓苦惱吮吸着生底泉源。他日日讓被苦惱壓榨出來的，血髓底酸漿，飽濃了他底腸胃。他否定這世界上的愛，光，熱，香，生命底價。惡狠狠地用倔強的孤獨，和反規則的生活來霸佔，摧殘自家以及親屬還有所期待的人生。一個瘦弱到那樣的人，神經質起了內部劇烈的，這樣的痛楚，怎個受？

倔強的心，在孤獨慣了的魂魄裏，老遠存在着。家書到後的第三天，湖幾乎帶着哭聲看見他：

「爹，你太可憐得可怕了。我不相信

『嚇——你能相信我是有病的嗎？』到了人底感情不允許倔強時，依然是倔強的回答。老鶴夜深的獰笑！畢竟自家有了「醫院癖」，隨着都市底大街桶的旅館太叫囂，兄弟樣的，（不！他沒有兄弟。）幾乎是死了的父親樣的，朋友底愛底慰勸，憐憫與照顧，（這些，任憑他是如何一個失掉精靈的頑石，是不能下了暫時謝絕的！）深深打動他底涸絕了的心田。再為着暫時聯想出來的，不要更使故鄉底媽媽有在無形中受着母子至性間冥感的，驚動了的夢魂，在倔強的回答後，也就只得勉強地

，不自然地，示弱地睜大了茫茫的兩睛向着湖。——表示着小孩樣順從的目光。還表示着人們所不懂得的，看不出的，只有自家默會的，因順從而起的，對於骨肉般愛他的人的，暫時的謝感。

本日晚上，便離開特別勢利的「茶房」們底小眼尖下巴的臉，位置在城市，而決沒有城市氣氛圍的「城南醫院」裏，添了一個未見得害病的人，代替地，一個確實害病的心。

直個幽靜的所在：從傍晚的稠密的林隙閃耀出一星一星的，安祥的燈光。那裏，即是幾角紅頂的，這時却變成了靜穆的

，藍褐色的洋房。那裏，藏滿了病人底安全和生底祈禱，病人底關係的人底急迫希望底淚，醫士看護婦底赤子般的博愛的赤忱。

筆底病室，是二層樓上緊剩在東南角

的，極清朗的一間。攤開了的高樹濃陰，迎着梅綠間架的琉璃窗。樹下綿落一幅柔膩的，向東伸長的草地。幾隊短齊的冬青，秩序地割割了草地發展底聯絡性，掩衛着潔白方正的育嬰堂底屋址。育嬰堂，慈祥地抱着嬰孩底天真的笑與淚，在人類底愛海暖波中，深孕着晶瑩聖潔的漪漣。

白粉壁，白天花板，白布牀，白墊單

，白的薄被，白衣的人，白熱的電燈，白桌布，……。在自家被完了「試溫」、「計脈」一種種所謂療治手續後，雖然是受到『應當早睡點』的警告，仍然靜靜地，不！僅僅態度是靜靜地坐在窗前，兩掌撐着額，一種異常嚴肅的樣子，像要瞧破這初夏之夜底終極邊緣。有目的似地兩眼底長時間盯視或劇急閃警，其實，與其說是有目的，不及說是沒。

燈光，星光，月光，打成一片。墨綠的，夜底樹枝身幹旁，浮起一叢相互掩映的，光底翁鬱的氣氛。蜿蜒着的城垣，因對面好多棵白楊枝枒間參差的間隙，一條

粗長的，糊塗的，笨滯的死距身，續斷地隱現。幾墩黑影，緊蹲在下面，不移動。由於黑影裏隱隱犬吠同幾粒搖動不定的，燈火底指示，會被猜想出這是酣眠了的，種菜人家底，鄉野似的，逼靠城垣的村舍。

城垣上是一葉乳白天幕底現映。

視線移近了。

的，不及說是沒。

苔蘚遮抹得乾淨的，靠近的圍牆頭，老貓恬適地抱着小貓睡。草地上，銀霧冥濛，柔美的，羊底母子酣睡得貼緊。媽臍臍裏黏着娃底額，娃臍臍裏摟着媽底乳；在相

互的，沒知覺的甜夢中，依然是非理智地，但却是天性底本能地親親相惜！

白楊底葉叢裏，滲來一帘悠悠的風。

輕擦過他底身。頭髮更飄亂，長的鬢毛溜下來，粘上鼻凹子。他半意識地向上面理一理。下面育嬰堂隱約地起了催眠歌，和似有節奏的，搖籃底振動。在這交奏曲底恬美韻味中，分明地，充足地泛溢出母性

底慈惠，柔和，辛勤，聖大，以及焦切，憂戀，憫憐，撫慰，耐性的顛頓與護愛！以先是由傷心支持了疲倦的。這時忽然由一陣麻痺克服了傷心。隨即又到疲倦回復時，心在計劃着轉變。正在變換的心，醞釀出異樣的熱到全身，到臉上，到眼，帶了一種驟起的，負罪的羞慚，恐懼，和恐懼到涯角的，不自主的昏迷，連衣把全身橫擲在牀上。被角緊壓着前額。他疲倦，他昏迷，他做夢，——育嬰堂裏，一個自家模樣的小孩睡熟了；一個自家母親模樣的保姆，小心地現出仁慈的笑容看伺

。……不自覺地在夢裏流出懺悔之淚？

月光伸進來溫柔粉臂，抱他，吻他。

這是一個快要回到人生路上的，青年底，光榮的慰安與獎勵。

曉色揭開夜底面幕。

底慈惠，柔和，辛勤，聖大，以及焦切，憂戀，憫憐，撫慰，耐性的顛頓與護愛！

新的開示，像花苞上的露，帶給宇宙

一劑清醒。青紫的霞帶，穿起晨星。安琪

兒在舒散的淡雲旁，烘出一閃櫻紅色的笑容。

初夏底晨，真彩麗夠了。

浴過湖光底淺抹，滑過山林烟露底輕
漾，太陽底無限柔暖的靈光，透進病人底
殘缺的心。心裏的柔暖，濃了醉酒似的睡
眠。幾月來決絕的，這樣的，安適的睡眠
，對於我們底等這一番酣迷享受的禮底深
情，是足感的。

他醒。

他驚異。

房內的空氣，忽然被感覺出，一陣異

常的甜美刺激。

桌上，被誰安置一球粉紅黛綠的深淺
花枝。花球斜欹着油黃竹柱的矮圓籠，籠
裏一個小靈魂，在歡欣歌跳。

「鳥底清鳴，花底馨芬；朋友，這神
祕的調和，是被證實天地是不能缺乏「愛
」底存在的！」瘦藍的字迹，猛然碰進他
的睛球。他按着枕旁的一葉「雪牋」，他
要哭泣在友誼底真厚前，溢露至情底謝
愫。

原來湖早上已經帶着禮物與希望，偷
偷地來看過他了。

歌鈴振搖起一串串的細碎，白燕底舌尖顫起音譜「錚丁」的靈活；一潤滑的春

泉，經春岩碎石子底細微遮攔，在綠油油的草縫裏輕流快潑；花神在銀灰月霧下，

醉倚薔薇底酥胸，熱烈地吟着愛曲；花月

之夜，風姨羞怯地暗噓如蘭的氣息，觸起

天上金弦；「披亞娜」鍵牌上玉人纖指底

如飛撥燃；「梵雅玲」奏出急調；柳浪蕩漾裏的鶯歌；朱樓玉笛，伴着秋蛩低唱；

是輕快，是嘹亮，是深銳，是脆！是急的

節奏，柔的情調；是直瀉的旋律，紓徐低

軟的意境；是清圓，是曲折，是迴環。那

「迴環」，「曲折」底最好比擬，又是慈

母心腸底愛絲，一絲絲繫着勞悴與急鬱底

忍受。

湖底禮物，却真正地療癒了他底病友

底病，病底心。

「烏底清鳴」，喚回筭底人生，筭底失去的熱情，筭底愛。花光指引着他底月光，發漲似地，但不久便伏貼地，伏貼到全身脈搏裏似地，深透到自家生命裏，——光與熱在騰發，在輝耀。

他愛花，愛鳥，愛自己，愛媽。愛這世界上的—切。

「先生，你昨晚有一個好的睡眠！」

看護婦嘴角彎着笑弧，推門進來，又出

去。

白燕，如今是他底唯一靈魂了。他逗她跳，唱，跳出激盪，唱出肚裏的乖靈心竅。

百里的舟車勞頓。自然，這迢迢的，旅程中的伴侶，便是白燕。伴侶是白燕，是必然的；對於這時的筝，人們必然會相信是這樣的。因為他不能捨掉白燕。

一滴疑怯與苦惱，不再停留在他底熱情的眼膜。即使再停留，小靈魂底俏麗，輕靈，像明淨的，流動的清泉，只要他底

夕陽披着柔散詩綃，柳塘滉漾出金碧縠紋。向晚的山村裏，歸來筝，歸來媽媽底切望。

視覺一碰到嫩黃毛羽底閃動，聽覺一碰到脆歌底浮流，立刻會沖洗盡那肥皂泡似地容易消散的，偶然的遲滯。

禮物療癒了！

鷄鵝底叫，稻禾底青香，農夫底誠實的笑，牛底夜唱，牧童底幽越山歌，火螢底飛，隣翁底說古……——新秋底鄉村，帶給他無限舊夢重溫的，酸甜交并的，新的體驗。

離開院，別了湖，到了故鄉，經過數

兒時歡樂底中心集場，村東的大草坪

。這時，一些繫着紅頭繩的，雙叉辮子打

新婚之夜。

扮的小村姑們，正肩起掃帚，亂撲着四飛的，成羣的蜻蜓呢。

到家後五天，便是婚期。不相識的姑娘，從此撞進他底生活裏來。

（這應該連我們也幸運，讀者們！）

如其白燕與他底主人的，這一段因緣

底湊成，是偶然的，他們這次這樣的結合，不能說不是偶然的；如其白燕是他底主人底生命底，一個意外的恩，那末，這姑娘，更是箇底更偉大，更真實，使他更勇敢地接受生活，更清明地認識人生的一個

遺發，所溶化而出的。

據說，上帝對於一個專純爲母愛底敬報，而犧牲自身幸福滿足底探尋的可憐孩子，是會頒予幸福底滿足的。

月底黃昏裏，他底心，于今酣眩、底融、粘合在七月底黃昏，爛明的錦幃。是珊瑚底意外！

粉，胭脂底末，翡翠底細砂，調和了葡萄酒液，淺敷橘色太陽下沉後的薄薄天紗。雲瓣迸出變的彩，赭，蓮紅，紫，黛綠，湖藍，茶青，粉白，……當雲底變幻底，一交一替底剎那間，髮鬚有一種奇妙的音樂，在人底感覺裏滋潤。

新婦，她有這末一個七月黃昏裏的，彩雲樣的美麗靈魂呢。

原先白燕底佔有，現在却換了主人！當一個只要有靈覺的東西，發揚出自家在一個人心裏的位置搖動，短縮，冥滅或被吞掠去的時候，仇視與恨怨與絕望與冷漠，總是交匯在自家情感激流裏。

在某種時間內，無數多的觸角時常熟度地挺生在敏銳的精感。

這悲劇，能說是神話底？

良心底擔保：筆底内心，依舊有白燕底印痕。不過那印痕在近來的彩雲堆裏，是稍嫌晦昧些，陰淡些罷了。

新房裏的，紅的色調只是挪揄，主人的笑聲只是欺騙與挑釁。白燕，快樂的神，活潑小天使，她，神經質的，多感的，她低啞了歌喉，收拾起力底跳，囚籠柱自殘了整身明潔的羽毛。

她頹然地躲開她的生命。……

畫眉窗前，繡簾下，月光淒清地環繞

着一個油黃竹柱的圓籠，空空的，靜靜的，愛底糾纏中，往往茫然地引起一小斷的——

無端的，抑鬱的沉默。

漸歎底暗影，輕網住筆。在扭皮糖似

十一，三〇，深夜病榻旁。

「……詩道之殲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爲格套所縛，如殺翻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影響，若老嫗之傳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虎丘。怒發投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攜安化茶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安於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

……敍梅子馬王程稿……

我們的梨梨

俊文

太明天子建造的孤城墟上，綠色的斜陽伴着孤零的這瘦影，呆立終日，彷彿有什麼支配了他心頭，如黑暗的夜支配黎明之前底世界一般。

這時，可泛憶了的垂絲的柳，油綠的草，已悄悄地在殘暴之金風下，傷悲地同落紅隨着時代之波向東去了，起伏的郊原，於是開始披上了灰色的秋衫，把眼光凝定看了，這自然的憔悴的容顏，顯得更加憔悴，好似暴雨後的梨花，好似狂風後的柳絮，頹然地，沒一絲兒勁息太疲憊而無

力。一個三年來天涯漂泊的無家可歸者，遠望去城外的鄉村，一片荒煙蔓草間，雜着斷墳殘碑，還看見半空的寒煙，衰柳間翹翔着幾隻孤雁，怎不觸起愁腸？十一月裏，大雁自北來，報說：北國已先南國走入了冬之殘酷地獄了。——

暮秋，然後至初冬，以後是仲冬了，冬的威焰正澎湃而來哩！當感謝大雁給予醉夢中的南國說：北國已淪沉啦！他想，他有無限的感嘆。——

背過身來望城內，一切的生靈都在灰

色中熙攘着。——

——大雁！可辜負了你的心啦！……唉！……這一聲很長，本來，傷心人觀傷心事，怎得不更摧懷傷心呢？

三年來，痛苦於他是熟客。

黑了，斜陽向他送過了臨去的秋波，

於是，也有月亮，也有星星，這時，銀色

的光輝籠罩了大地，他從城牆上慢吞吞的

走下來；入了都市了，都市有的是金迷；

有的是紙醉！

他躊躇的走，南國的新都，十一月的夜街市，雖說是虛空間流着峭冷的西北風

，但可有那掛滿網絡般的紅燈，與無線電

的一片浮響，已足使一些行人忘了峭冷的西北風。他傷悲！他想，這些供人快樂的東西，只有幸福的人纔配欣賞，像我，只能引起一大堆傷心罷了。

不忍再在這街頭留戀，腳跟彷彿沾着了火焰似的一拐彎。——

——哈囉！

——仍是那兒吧！我看你怪憂愁的！

不作聲，兩個人並着肩再走出這黑巷

，踏上平坦的柏油路，又走到那老去的飯店裏去。

——唷！梨梨小姐又來了！店夥計喜

笑的歡迎這對老主顧。

悽咽了。

「梅君！」

「梅君：雖然同你認識了有一年多，可是，我尚不知你家鄉何處呵！是北平嗎？」

「梨梨！」他眼眶兒有點紅了！

「這兩天來，怎麼你總有點不高興？」

「

「剛纔是不是又到那城墻上去的？」

「東北！」

點點頭

「總對着那落日；默立在古城墻邊，

「我們吃飯吧？」

看些什麼，又想些什麼哩？」

「好的。」

「是的，小姐！我想歸去呢！」

「我想：請你今夜就到我那兒吧，我們好談談。」

「歸去？」

「是的。我親愛的梨梨。」他低聲的

◆ ◆ ◆

從窗子縫裏漏進了十一月夜的西北風，睡在他床上的梨梨，蓋上了兩層被，似乎還覺得有些冷，她抖抖的說。

「弟弟！你真想回去嗎。」

「是的！因為我想一個人在世上，應該全忠全孝。方能夠算是人。自九一八起，我拋離了家庭，一個人跑到這南國來，我家裏有的是父親，媽媽呵！」

「你的爸爸是怎麼一個人？」

「他很有錢的，在長春，他是第一個財主。」

「那又何必憂愁呢？他會做官的。」「做官嗎？呸！漢奸啊！」

兩個兒都不作聲，默默地，二十五支

的燈光映射到兩個兒臉上，像兩朵憔悴的花，花心裏各自都在飄浮着縷縷哀怨，他在追憶。

在那故鄉，感着一切都是可快慰；記得家前，一望無垠的原野，和有飄在空虛的風，風吹來花的香氣，草的香氣，更夾着土壤的香氣。一家，每天住在華堂麗屋裏，閑下時步到原野，對着這一片撩人景色，多夠麻醉人這美麗的圓圓之樂呵？而今，這桃色一切，都被野獸破壞了！把他擡逼到這裏來，但是，他時時仍沒有忘記那原野，飄着香甜的風，捲來花的草的香

氣，一家團圓的樂趣，他懷戀着，不但是懷戀着，這些自然的美，天倫的樂，他又何嘗不一時一刻不把他爸媽的安全擺在心上呢？他常想二個年老的人，為什不能像別人一樣受到兒媳們照應呢？因此，他更念到那般野獸的暴虐，用無盡的詛罵，排洩着在胸中激蕩的怨憤；他又因而生了大的企圖想到自己的年歲，不是正是幹大事的時候，他常咬緊了牙齒，攥緊了拳頭，堅決的說：

「有我的生命在，我總要見着我的父母，再手戮一個野獸。」

去年的秋天，在辦公室裏認得了愛梨

小姐，據她說她是北平人，由於他們倆口音相似，所以由於同事而變成了狂熱的愛侶；因為愛梨小姐的面龐絕似梨花，所以人家都喊她做梨梨小姐，他們的感情雖然極熱烈，但他們從沒握過手，與接過吻。

就像今夜，梨梨雖是睡在梅君的床上，但梅君仍直直的坐在床邊，梨梨却極大方的把衣服脫了睡，因為她知道他是真正的男性，偉大的男性。

「不要睡嗎？你就在地板上睡一夜吧？也不要緊哩。」她忍不住這長時的寂寞。

「不！我告訴你！我決定明天就辭職

到東北去！」

「真的嗎？」

「當然真的？」

忽然，她神祕的對他微微笑着，瞇着眼睛，聳着鼻子，依他，恨不得馬上就將她抱起來，實在的，梨梨太可愛了。

她神秘的笑着，向他笑着，直逗得他也笑了起來。

「孩子！笑什麼？叫人怪難受的！」
「我笑，我笑我這句話一說出來：我們過去神聖的純淨堡壘，就定會被破壞了。」

她笑得更狂蕩了！兩個眼眶內兩叢情意的火焰，燃燒得有點灼人。

「什麼？我不懂妳的話！」

「我說嗎？」

少年人全身都燙起來，不禁的倚上去，抓住她的雙手。

他心飄起來，柔膩，低下頭，把嘴唇接上，香甜呵！這是初次。

「請尊重點。」

她把臉放下了，把手用力的縮回去。

他嚇得跪了下來，直豎豎的跪着，淚水已盈滿了眼眶，——姐姐饒恕我吧！我實在是情不自禁了！

「傻孩子！」嘆嗤一聲她笑了。

像得到大赦一般，他的臉色緩漸漸的復紅過來，「姐姐！妳說呵！」

事情轉變是太快速了，這時的梨梨，

她從床上跳起來。

忽然又哭起來。
「我告訴你，我不是北平人，我也是東北人呵！我的爸爸是一個師長，聽說他現在已做了滿洲國的官了！」

「梅君，以為我是弱女子嗎？我能放槍，我懂得開炮，我熟悉軍事常識，我是師長的女兒呵！」

「滿洲國的官啊，叛徒！」他狂叫了，望桌上一攢，梅君！這是什麼？

起來。

「但，我不是叛徒呵！」她慢慢的說着。

「哼！」

冷笑。

「你是叛徒的女兒！」
「我是要効忠國家的。」

她很定心。
「我預備用這把手槍，全忠則不能盡孝。」

「啊！到底是父親啊！」

「姊効忠祖國？他狂笑起來。」

「父親嗎？娘死在野獸之手，他不思

報仇，反而去趨逢獻奉！殺死了，上天亦不會降過的。九泉下的慈母，也許還會悽然而笑哩？」

「……」

「梅君！我們想不到竟是同病之人！」

「梨梨！我親愛的梨梨！南國的花朵都是被溶化在普天同慶的春園內，決想不到會遇見了妳，一個偉大的女性啊！我要請妳原諒。」

於是輕鬆地，他們倆一跤跌到幸福裏，十一月裏的夜，室內，被窩外凜冽的寒氣，却真像冬天，被窩內香，甜，美與溫暖，與春天較，真有過之而無不及哩。

當然，坐上南滿路的火車，不問是誰，都會引起心上一種無名的感覺。甚至於有一兩個人竟會掉下淚來。他想這些人或許都是見了車裏面的非常清潔，和車行平

離開了南國，忠與孝的交奏力，使梅君同愛梨坦白的純摯的攜着手兒踏上迢迢的雲程。北國初冬的字賓呵，像一把悽悒

的胡琴，胡琴聲漾裏，雖然，有多少淒涼，冷瑟一直在襲擊着他倆；可是，他們總似快樂小天使般，很不懼怯的，輕輕易易的越過了山東，河北，現在，他們已乘上滿洲國的車子，出了山海關了。

穩，而少有乘客擁擠的種種情形的緣故吧？但回過頭來，

「唉！梨梨！你却爲什麼？」

「我想到以前呵！中國的事情，爲什麼中國人治不好哩？這不是賤坯，外國人是真兒些？」

「唉，……」

他似有說不出的無窮之感嘆。

過瀋陽，向長春，沿路盡是廣大的平原，土脈却是紅色的，雖然這是地質的顏色，可是在有心人看來，這紅色，却又當別種意義了。

打窗內看出去，與二十年比，剩下的

只是黃黃的草，紅紅的土，茅舍，樹木當然是變了樣，而那路兩旁二十里內的綠蔥的長東西，也沒有了，有心人看此，又怎得不長嘆？

◆ ◆ ◆ ◆ ◆

突地在那邊窗口，也有一個人伸頭向外望，那人紅紅的鼻子，兩瓣闊嘴唇，一望而知是一個有胆量的，忽然，前面平原上馳來幾匹高馬，馬上馳了幾個穿武裝的人，這時，車裏的全部客人都驚慌起來，但却沒一個人敢作聲，這紅鼻子人忽向這些馬上人搖了一下手，那些人就飛也似馳走了，這種動作，只有他和她看見，但他

們却絕沒做一聲，那紅鼻子人坐下了，他們也坐下了。

「我姓紅，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哦，朋友！」

「梨梨 You See！」

「Yes！」

似乎是已知覺了，紅鼻子人很迅速的移了過來，他靠緊了他，他說。

「朋友！你貴姓？」

「我姓賀。」

梅君非常的鎮定。

「那是尊夫人？」

梅君點點頭。

「從關內來？」

「是的，你貴姓呵！」

「看見了我的什麼？」

「是的！我明白了！」

「你是中國人！」

「也許我們後來還能見面。」

「哦！我也明白你啦！」

兩個人緊緊地拉了拉手，微微的互視

一笑，紅鼻子人走了開去。

「弟弟！他是什麼人？」

「You see！」

「……」

在一個小的站驛，紅鼻子人下去了，

遠遠的他還回過頭來，向他招了招手。

很容易問到的，果然不出她的所料，

◆ ◆ ◆ ◆ ◆
車又開了，日夜不在意的奔馳過去，
鐵輪發狂的在軌道上向前奔滾，穿過了陰
鬱的小森林，穿過了幽邃的山洞，它飛。當

富翁賀懷忠因為捐了二十萬給滿洲國政府
，現在 he 已經做了財政廳長，到了舊住的
那條街，還有幾個人認得。

東天邊射上一絲金色朝曠後，他對她說：

「我們的故鄉快到了。」

「……」

他真看不出她臉上的顏色，是喜，是悲？

——少老爺那兒去的？

——這位是少奶奶嗎？

——你府上現在東大街啦？

——老爺作了財政廳長啦！

◆ ◆ ◆ ◆ ◆
她也看不出他的臉色，是哀！是樂？
他略和他們寒暄了兩句，遂叫了一部
汽車，很快的開到財政廳長府第。

下午，車到了長春。
他們像吃了個檸檬。

滿洲政府的警察，和兩個日本兵把門。

他摟着她的手，走上台階，這時，他

一個日本衛兵到很客氣。

們的心中流動着不知有多少哀，悲有多少快樂！但兩副臉，都木刻也似的。

他很高傲的拿着一張名片。

她很關心的，很關心這座屋子，這是

「別管？你通報進去好了！」

洋泥砌就的，高高的三層樓，多麼巍峨。

那個滿洲衛兵拿了片子進去了。

可是她很嗰氣的，尤其當她看見交叉掛在大門上的滿洲國和日本國的旗子，於是她忿忿地，她把頭往後傾。

「是呵！站在讎敵的旗下。」

轉過頭來，梅君也在對着這旗子發獸，眼睛却睜得滴溜圓。

她知道較深的中國話，那兩個日本矮子狗，是不會聽得懂的。

「站住！」

「喝！接公子駕來了！你聽，還奏樂

「滿洲的兵怒聲叱着。」

「朋友！你找誰？」

她狡猾的笑了一笑。

「——是呵！同時也接少奶奶。」

他沮然的說。

在美妙熱鬧的軍樂聲裏，他和她很磊落，端詳地走進大門，那個滿洲兵早在那裏跪着等了。

「少老爺！饒恕小人！」

「去！」

「唷！架子！」

他用悽慘的眼光看她，笑了一下。

「……」

◆ ◆ ◆ ◆

「爹爹！」

「兒呵！你來了！」看看一別三年的

母親，自己也不免掉下淚來，母親的韶華

歡笑由鬚根下痙攣的展佈開去，他咳

，是隨着日月的進展，而流去了！照理，

母親只有這一個兒子，如今，母親也已有五十多歲了；想想自己，也不知是自覺很不孝，也不知是人情不可捺，他不禁跑上去

，一把把母親抱住。當賀老頭子從內室走出來的時候，老女人的臉上早掛滿了淚珠，這時呆立在那塊的愛梨，却又注意到這剛從內室裏出來的所謂財政廳長了，她很注意看他，在很仔細以後，她知道他是庸才，於是她就假作恭而敬之的站在旁邊。

嗽着，究竟是年紀大了，雖然他勉強提高他的喉嚨，但因為這樣，也就免不了不住的咳嗽。

「寶貝！可真想死你媽了」！

十一月的北國，天氣太冷，賀老頭子

雖然已穿上了老皮袍子，但也正是許爲年紀大了，而抵不住峭骨的寒風，所以說話的聲浪，非常的顫抖！

梅君的心角上，着實酸了一陣，他想到父親的迷糊，也完全是智識未十分開豁的原故！

「哎呀！我到老昏了！那位小姐是誰呵？孩子！告訴我。」母親問她的愛兒，

她很希奇這位女客的光降。

自然，素多感情的梅君，低下了頭。
這剛復的女兒開口了，她先恭恭敬敬的向兩個老人各鞠了一個躬。

「小女兒姓吳！」

「爹！媽！這是我的朋友，她也是東北人，她和我在南京認識的，她告訴我，她的爸爸，是九一八時的東北軍官吳澄科將軍。」

「吳澄科！孩子，是吳澄科嗎？他驚奇地叫了起來。」

「爹爹！你知道嗎？」

「吳小姐！恭喜妳父女重逢，妳令尊

現在是赫赫有名的第二軍軍長啦！

老頭子顯得是非常高興！

「拿酒來，擺起了檯子，一桌上席！」

老頭子的臉紅得像五月裏的玫瑰，他

從玻璃窗的縫裏，風不時地吹送着陣陣的笑語出去，要是一個陌生人走來，一定會以為這桌上坐的是父母兒媳。

◆ ◆ ◆

知道吳小姐將來一定就是自己的媳婦了，這一年來自己不但是能在滿洲國的政治上佔有勢力，而在軍事上，也能佔有勢力了，所以他很欣然地注目他兒子更注目到梨梨小姐，常常嬉笑的看着他們倆，即是慈母也是如此。雖然，梨梨小姐是如何的剛復

時辰，飛駒似，在幾個月以後，經過了賀老頭子和吳軍長欣然允許，於是，這一對少年人，暫且忍辱的在滿洲儀式下結婚了，現在，已經隔離結婚的日期，有七個二十四點鐘了。

這晚，他們覺得住在這雄峙的大建築物中，小鳥般的生命，實在再也忍耐不住的了，所以，他們告訴了父母一聲，說要出去看看長春的夜色。

席上，他們四人坐下了。

「要不要汽車哩！」

慈母的心總是慈的。

「好的！可不要車夫，嚕裏嚕嘛非常

討厭。」

「青年人！哈！……哈哈！專門做鬼事！其實，時代，也不要緊，哈哈！」老頭子興緻真不錯，直笑到他們倆也

忍不住笑了。

「何苦呵？」

慈母也笑了。

「爹，媽，我們一會兒就來呵！」

兩個人挽着手，小天使般踏上汽車，

兩個衛兵上來，立了個正。

「少老爺！請令」！

「下去！」

「是！」

他把輪幾動，於是，汽車在街上飛馳

起來，剛天晚的長春之街，這是碎石子所築的街，平坦，廣闊，也可比上南國的柏油大道了。

這兒，——

沒有年紅燈，沒有四層五層的大廈，也沒有一雙雙銀色的高跟皮鞋裹起雙雙美麗的內柱在流動。有的只是一座座古老的店屋，但電燈的却比南國還要白亮一些。他們見到這些，很傷心，他們想：日本人

的能力是的確要比中國人高許多的。

汽車停在一所飯店門前，這飯店在長

春是很有名的，那家店主人看見是財政廳

的車子，趕忙的跑上來開車門，兩個下了車，到了一間最超等的房間裏面，他們坐下了，侍役恭恭敬敬的呈上菜單，他把手搖了一下。

「隨便拿幾樣最好的菜上來就是。」

「是。」

走了。

「梅君，事情就是這樣嗎？」

「……」

「說呵！」

於是，隔壁又說話了，說話的聲音有

「說什麼哩？」

「哦！你也是個。」……

「低聲些！」

一個少年人的聲音，這聲音是在隔壁

一間房裏出來的。

「怕什麼」！

一個粗暴的聲音。

「哎呀！這聲音很熟！」

梅君顯露着充分的驚奇。

「別作聲！」

梨梨扯了一下梅君的衣裳。

靜！

四五種，像是有四五個人。

「……」

「紅鼻子！明天是誰動手哩！」

一個矇矓的喉音說。

「這功勞讓我吧！」

剛纔說話的少年人的聲音。

「哎呀！」

梅君的臉色都灰白了，他知道這是義勇軍的暗殺隊，他知道車上的紅鼻子也在內。他很為他們擔心，他想這樣說話不太危險嗎？再一層，或許他們所要刺的就是他自己的父親，他再掉過頭來看她，她却像是很興奮。

「梨梨！妳？」

「是的，我興奮。」

「那老頭子，明天要出來就好了！」
紅鼻子的話。

……

他幾乎狂叫起來，他知道他們所要暗殺的，就是自己的生身的父親；雖然他也知道自己的父親，也着實作惡不淺，但在良心上，決不忍使自己的父親慘死在槍彈之下。這時，他再轉過頭來，看她，梨梨的臉色也白了。他知道這件事情，連向稱足智多謀的梨梨，也覺束手無策，於是，他不由的流淚了。

隔壁，仍是那麼狂歡着，豁拳啦，要叫局啦，鬧得不亦樂乎，那少年人的聲音，尤其高大，像是他已經獲到明日這功勞似的，但這樣更增加梅君的淒感，悲楚！

侍役來了，把菜擺上，却是二客上等的西餐。

他不得不勉強把眼淚揩乾，但那有心

腸來吃些什麼？梨梨却像有了成竹在胸，

臉色也不像剛纔那樣灰白了，她很自然的對侍者說，姓賀的請隔壁幾位先生過來有話談。

侍者去了。

「什麼？妳瘋了嗎？」

隔壁，仍是那麼狂歡着，豁拳啦，要

「梅君急得把眼睛睜圓了。」

「別管，跟着我的說話做，但須注意你的自然，」她把嘴角微微的笑了一笑。

「太太！他們已請來了。」

她忙站起來，兩個人都裝上笑意的臉。他也站起來，兩個人都裝上笑意的臉。

「請。」

她柔聲的說了。

於是，紅鼻子第一個進來，跟他進來的第一個，就是一個極漂亮的少年人，她想：大概他就是剛纔發話的那個少年人了，接着又走進來一個中年人，和一個有鬚子的老頭兒。

「哈哈！可真巧！」

意外的人。」

紅鼻子先狂笑了起來。

紅鼻子央求他爹。

「這就是我常同你們說的車上那位不

「唔！……」

速客呵，紅鼻子先替他介紹了。」

老頭像還有點不放心。

「這姓林叫伯中？」

爹！我代你說說了吧！賀朋友！這姓

紅鼻子指着那少年人，接着他又替那
中年人介紹了。那中年人姓王，叫君平，
他又告訴梅君鈞說：那老年人就是他自己

。現在我……

的父親。

「哦！老伯！敢請教大名。」

「啊！馮老伯，我想起了，莫不是？……」

「哎呀！我倒忘了！」

老頭子慌忙的搖了搖手。

老頭子把白鬍鬚撫了一下。

「這孩子！胡鬧！」

「爹！你就說了吧！我看賀君不會是

。他把眉毛心繩成了一個結，像是極不

喜兒子太嘴快了似的。

命，也就感恩不盡了：」

忽然梨梨跪了下來，梅君也跪下了。

紅鼻子驚詫得站了起來。

「雖然，我是一個女人，可是，諸位

來，這時梅君澈底覺悟了，他暗暗欽佩梨

梨智慧，與勇敢的偉大。

真以爲我是女人嗎？」

「請快點說吧。」

勇敢的梨梨，她再次細心的籌劃，覺着要上「忠」的臺階，唯一的大路，只有

：「

勇敢，事實，在她認爲勇敢確是事業成就的唯有元素呵。

「什麼，賀行亮？！賀行亮就是……」
中年人的話尚未說完。

「難道你是女扮男裝！」中年人奇異的問。

了！

「請站起來說」，老頭子過意不去。

「不！我們罪大如天！」諸位只要不取

少年人忍耐不住，頭額上暴起了根根筋瘤，他從口袋拔出一枝手槍，「拍」的

一聲摃在桌上。

梨梨突地站起了。

「朋友！請暫停你怒火的熾燃，須明白我們都是中國人，他果是賀廳長的兒子，但，至于賀廳長的大惡大罪，與他根本就不相干。這次，他的回來，也是因為一個

人總要盡孝道；諸位！如果諸位的父母也這樣，諸位能忍心拔出槍來將自己的親生爹娘活活摧折了麼？他已立過志，要盡忠盡孝，就譬如那天在車上，馮先生也該記得呵！老實告訴諸位！我實是一個女人，我而且是一個反叛的媳婦，第二軍長吳澄科是我的親生父

，財政廳長賀懷仁是我的翁，現在我和行亮都在此地，兩條生命也就在君等掌握之間，但我與行亮實欲爲國家創一番事業，而諸位反以叛徒之子視之，豈不令後來之反正者胆怯嗎？諸位！恨只恨上天爲甚爲將我們生作叛徒子子呢？行亮！明白些！把槍拿出來吧！」

於是，她又跪倒下去，和行亮各在身上掏出一隻槍來，雙手捧過來給他們。

「非是我們畏死，實痛天胡不仁，使我們爲叛徒子。」

「說着，他們的臉上已披滿了淚珠。」

極盡緊張而熱鬧的場面，突然沉寂了

下去，他們也都不自主地的低下頭去，除了

老頭子外。很奇異的這班兇神般的英雄

突然都撲通跪了下來，他們都痛哭起來了，少年人早把手槍也拋了，只管流涕，

誰也想不出一句話來說，最後，老頭子忽然長嘆了一聲，才打破這僵住了的環境，

各自記起來是該有點什麼話說下去的。

「中國不亡！中國不亡！東三省猶在！」

老頭似有無窮的傷感。

「孩子們！起來吧！賀財政廳長也不要刺了！回到老爺嶺，我們抱緊膀子幹。」
「對呵！紅鼻子先歡呼起來。」

梅君梨梨從容的站起來。

丟了幾塊洋錢在桌子上，他們很快的走下樓，上了財政廳的機關車，連夜出了長春城。

一行人飛奔到了老爺嶺，那大哥是一個四十左右的人，很和藹可親，於是，他們五個人結了拜，老頭子主意說：梨梨最強幹，最精明，可以做這兩三萬個同志們的首領。

◆ ◆ ◆ ◆

不到幾個月，由於梨梨的智慧，勇敢，熱血溶化了的老爺嶺，由兩萬多人增加到四萬多人；又翻了幾次日本的軍火運輸

車，於是，老爺嶺威焰日盛，長春裏的賀老

死生

頭與第二軍長的吳軍長都不敢說一句什麼

爲國我願犧牲！

。日本的軍隊只要一聽見是梨梨小姐都嚇

……

得尿屁直流，於是，這四萬多個人都不願意稱她做首領，他們叫她做「我們的梨梨」。

這天，她把分在各處的軍隊都調的來

在一個月以內，她教會四萬多人一隻

，後一天，她把四萬多人都調在一起來，合

前進曲，每當衝鋒前進之時，這一種震撼

唱這隻歌。

天地的歌聲，不戰即可使敵人胆落。

老頭子仰天大笑，他緩緩地撫着長鬚。

她這隻歌是照璇宮體史的前進曲編的

「我們的梨梨小姐呀！」

梅君四個都狂熱的鼓掌。

「中國軍！ 聽號令！ 齊向前！」

嶺下又唱了。

「中國軍！ 赤膽鋼心！ 爲國

衝鋒！」 陷陣！」 肉搏！」 不計

爲民！

心只前進！

中國軍！意志堅定！誓不回首！

義氣薄霄雲：

於是，壯烈的歌聲停止，梨梨請老頭子看守嶺頭，自己同四個人騎了馬下嶺，她發號令。

「照緊急時軍制站隊！」

中國軍要把狼煙消。……一個軍探飛奔上嶺來報告。

「矮子軍隊一師，滿洲軍隊一軍，都

從正面迅速的衝過來了。」

「下去！」

梨梨很鎮定，她掏出了手槍，對天連放了三響，這是他們的暗號，就是報告大家！敵人即刻到來，須立刻停止一切動作，靜候號令。

他們的軍制，在緊急時分成四個一萬人的指揮大隊，多下的守營，她叫他們四個每一個人都帶了一隊。
——梅君和二哥可帶這二萬人分作左右兩路沿山前進作遊擊式的埋伏，等嶺頭上連珠炮四下就一齊包圍上來，三哥可同一萬軍在正面死力拒敵，至于大哥可將一萬人分派去山的四週防禦敵人的奸細和他的別動隊，她自己則馳上山頭，張大光芒。

的眼球，掛上一串串得勝的微笑在嘴邊。

過十分鐘，戰爭就掀起了。

槍聲像爆豆般響起來，兩方射擊着。

梨梨在嶺上，知道戰爭開始了，她跨一匹馬飛奔下嶺去，告訴紅鼻子，叫他約束軍士，不准一人出壕，只等得嶺上連珠炮四響，纔一起併力衝向前去，同時唱前進歌。

說完，她又馳上嶺去了。

這樣，敵人一批批捨命的衝上前來，

終給紅鼻子的軍隊鎮靜的送了歸去，直到

六點鐘多鐘，天色已黑沉沉的了！梨梨在山頭上聽見敵人的槍聲已漸漸稀疎，遂連

火把，槍彈在黑暗裏奔馳着，帶着一條條的火線，槍響處，人喊聲，幾乎撼倒了老爺嶺，老爺嶺在黑暗裏顫簸着，像發狂！梨梨，紅鼻子，五個人，馳騁在軍士的前面，扳起了手提機關槍，像五隻找人吃的猛獸。

「哎呀，—

她臉上掛了彩，昏下馬來。

梅君沒命的趕過來，把她扶上馬，衝

鋒的軍士們大叫。

放了四個炮彈，於是，土地咆哮了！宇宙

「我們的梨梨呵！」

「沒事，弟兄們！她不要緊！」

梅君雖然這樣講着，但看見梨梨嘴眼
緊閉，鮮紅的血披滿臉上，他眼淚不由的
滾下來。

紅鼻子飛奔過來，他在熱水袋裏倒了

一杯熱開水，把她的嘴扳開灌了下去。

「救護我們的梨梨啊！」

三萬人的呼聲。

鋪滿了血的眼皮，慢慢睜開，忽然一

車探又來報告！

「長春出了亂子了，賀財政廳長全家

俱被人刺死了！刺客還未捉住。」

梅君大哭起來！

「好！這纔是我們真正的偉大的梨梨

「依你怎樣哩？可是默子？？」

梨梨冷然的笑聲。
又是一個軍探來報告。

「恭喜：敵方第二軍軍長此次陣亡。」

「唔！」

「梨梨小姐！是妳父親嗎？」

紅鼻子忍不住了。

「這不是我不孝啊，實在是我不能孝

他，而且這時我又能似梅君這樣痛哭嗎？不

怕亂了軍心嗎？三哥？」

「對呀！是我錯了。」

梅君頓時明白了。

！」

紅鼻子狂呼，他雙手把她舉起。

暗中之幕下揭開了笑臉。
「我們的梨梨萬歲啊！」

「我們的梨梨平安！」

喊聲托起重重黑暗，榆花在黑暗中亂
飛，老爺嶺在搖擺祝賀，光榮的勝利在黑

火炬在太空飛舞。

一九三四·十二，一燈下草

世間學道有四種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諸世，有適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莊周列禦寇玩藉之徒是也。上下數千載，數人而已，已矣不可復得矣！出世者，達摩馬祖臨濟德山之屬皆是，其人一瞻一視，皆具鋒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善之事，行雖孤寂，志亦可取。諸世者，司寇以後一派，措大立定腳跟，講道德仁義者是也；學問亦切近人情，但粘帶處多，不能迴脫蹊徑之外，所以用世有餘，超乘不足。獨有適世一種，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是天下不緊要人，雖於世無所忤，然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

——袁石公寄徐漢明——

哥尼老板的秘密

Alphonse Daudet著
世 塘 譯

法朗士馬麥，一個老笛手，他常常和我在一塊兒消遣那漫漫長夜，同飲着加了香料的酒。一天晚上，告訴我一件這小村落裏的故事，我的磨機二十多年前曾目擊這樁事。這老實人的故事使我很受感觸，同時我也想試着告訴你們那些我所聽得的。

你們且想像一會兒，親愛的讀者，當你們也正坐在一瓶加了香料的酒之前，同時這是那老笛手他正在講着。

「我們那州，我親愛的先生，在先並

不是一塊荒涼的地方，完全不出名的像今日一般。好久以前，這兒做着一種很大的磨粉事業，附近十里格（註一）以內的莊稼佬儿都運送他們的麥子來讓我們替他磨粉。這村落的周圍的山上都豎滿了風車，在左近人們什麼也瞧不見，蒼松古柏的梢頭，只有風車的翼在乾燥的北風裏旋轉着，一長串儿背着帆布袋的小毛驥兒爬着山沿着路延長出去；這是很有味兒的，整個的星期中都聽得山頂上驥子的爆響聲，帆布袋的碾軋聲，和磨坊老板吆喝驥子的 *Die*

Hue! 在禮拜日我們成羣地跑到磨坊去，磨坊老板用香葡萄酒款待我們。他們的老婆都像皇后般的美麗，帶着有花邊的圍兜和十字架。我常攜了我那笛子，我們舞着 Farandoles (註!)，一直要到天色暗了才罷休。那些磨坊，你曉得的，是我們這州的快樂和財富的泉源。

『不幸地，幾個從巴黎來的法國人想起在大拉斯弓附近的道路上開設一家蒸氣廠。這磨廠很新而且漂亮；人們漸成習慣地送他們的麥粒兒到那兒去，於是那些風車磨坊可就一點生意找不着了。起先牠們還支持着去掙扎，但蒸氣究竟是利害，於

是一個接着一個，牠們全都被逼迫關了門。我們也再瞧不見一連串兒的小毛驥兒。

磨坊老板們的美麗老婆都賣掉了她們的金十字架，再沒有香葡萄酒了，再不能舞 Farandoles 了！不管這乾燥的北風刮得多爽利，這些車翼都不再轉動了。後來一個好天，市裏的長官下了命令拆掉那些兒茅屋，在那兒種植了葡萄和橄欖樹。

『但是，在這種種紛亂中，一家小磨坊仍舊開着風車繼續很勇敢地在山頂轉動，一點兒也不理這些蒸氣磨機。那是哥尼老板的磨坊，就是現在我們坐在這兒消遣漫漫長夜的磨坊。

「哥尼是一位年紀挺大的磨坊老板，

他們已經在麵粉裏生活了六十個年頭，對於這種營生他是極其狂熱的。那些蒸氣磨坊的開設，幾乎使得他像一個瘋人般的瘋狂。他在這村落裏奔走了一個星期，招集一些人圍着他，同時他力竭聲嘶地嚷着說是這些傢伙要用蒸氣磨機磨出來的粉去毒害整個的勃羅文斯(Provence)。

「不要到那兒去，」他會這樣地說；「那些惡徒用蒸氣去做糧食，蒸氣是一種魔鬼的發明，仁慈的上帝！」同時他會滔滔不絕地用一連串兒的好字眼兒去讚美風車的好處，可是誰也不去理會他。

『於是，非常的憤怒，這老人自己躲

藏在他的磨坊裏，像野獸一般地獨自個兒住着。他甚至於撞出了他的孫女菲菲蒂，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她自從雙親死了，在這世界上除了她的祖父便再沒有親人。這

可憐的孩子祇得自己去覓找生活，在收穫的當兒，蠶季的時期，或是採折橄欖的日子兒去受僱於那些農家。但是她的祖父似乎仍然很愛這孩子，他時常在烈日之下徒步走上這們三四里格到她正工作着的農家去瞧她，當他和她在一塊，他總要耽擱好一會兒去仔細瞧她，同時傷心地啜泣着。

『勃羅文斯州的人們都以為這老頭是

被貪婪所驅使纔送走他的菲菲蒂；還有一件事人們以爲也是不對的，一個像哥尼老板這樣身份的人，他一向總是顯着自重的，會在街上閒蕩着，活像一個真正的吉潑賽人，（註三）赤足，戴着一頂全是洞的便帽，穿上一件破爛不堪的外衣。在禮拜日那天，當我們看見他也來做彌撒，我們都替他難爲情，我們這些老人。哥尼也很敏銳地感覺着，他不敢去坐教堂委員的席次，他總是在最後面靠近盛聖水的石器，和那些窮苦的人們在一塊兒。

「在哥尼老板的生活中，我們有一件事不能明瞭。差不多很長的時期，這村裏

沒有人送一點麥去到他那兒去，但是他那風車的翼仍然像以前一般地轉着，當傍晚，人們在路上碰見這老頭兒時，他總是趕着背了漲鼓鼓的帆布袋的毛驢兒走着。

「晚安，哥尼老板」，這些農人們這樣地向他叫着；「生意仍是好嗎！」

「仍是好的，我的孩子們，」這老年人會這樣地回答，滿面笑容地。「謝謝上帝，我們仍還不缺少工作」。

這時，假使有人問他那兒來的這們些買賣，他按一個手指在唇上，同時狠嚴重地回答：

「別響！我是在做出口生意」。

沒有人再能從他那兒探出一點別的了。

「雖也不用想邁進他的磨坊一步，就是小菲菲蒂也沒進去過。」

『當人們從他磨坊前面走過，總能瞧見那緊閉着的門，動着的巨大風車翼，小毛驥兒繫在那兒吃草，一隻羸弱的貓躺在窗檻上晒太陽，同時目光灼灼地望着他們。』

『所有的一切都含有神祕的意味，使得一般人把這當着談資，每一個人對於哥尼老板的祕密都有他自己的見解，但結論總是說在他磨坊中一袋袋的白銀可比一袋袋的麥粉多。』

沒有好久，無論如何，一切事情都明白了，是這樣發生的。

不肯打開門，我從鑰匙洞內向他解釋我要

見他的理由，我講了有老半天，那隻瘦鬼

貓像一個惡魔似的在我頭上儘管咆哮着。

『這老頭兒也不讓我講完我的話，毫無禮貌地高聲嚷着讓我回去吹我的笛子；並且說假使我這樣地忙着給我兒子討老婆，那麼到蒸氣磨廠去尋一個姑娘好了。』

『多們奇怪的事喲！這磨坊的正房是空着的；沒有布袋，沒有一點兒麥粒；甚麼是多麼發火。但是，還好，我很忍耐，於是離開這躲在磨坊內的老混蛋，我回去告訴孩子們我的失敗。這可憐的小羔羊們還不能相信呢；他們懇求我准訴他們一塊兒到磨坊去和那祖父講。我也沒勇氣去拒

絕，於是這對情人便去了。』

『正當他們達到磨坊，哥尼老板已經出去了。門是牢牢地鎖着；但這老頭兒將梯子給遺忘在外邊了，孩子們忽然想着從窗口爬進去瞧，倒底有些什麼在這有名的

磨坊內。』

『多們奇怪的事喲！這磨坊的正房是空着的；沒有布袋，沒有一點兒麥粒；甚麼是多麼發火。但是，還好，我很忍耐，於是離開這躲在磨坊內的老混蛋，我回去告訴孩子們我的失敗。這可憐的小羔羊們還不能相信呢；他們懇求我准訴他們一塊兒到磨坊去和那祖父講。我也沒勇氣去拒

那瘦得利害的貓兒正睡在上面。』

「這下面的一間屋子也是顯着破爛而沒有拾過的，一架舊牀，幾件破衣服，一些麵包屑落在那台階上，在牆角兒裏三四個碎裂的布袋，裏面盛着些廢物和瀕泥。

『這就是哥尼老板的祕密了！就是那些瀕泥他傍晚時運着在道上炫耀的，爲了保持磨坊的光榮，同時使得一般人相信他還在那兒磨着粉呢。可憐的磨機！可憐的哥尼！這些蒸氣磨坊老早就將他們最後的主顧搶走啦，車翼仍舊轉動着，可是這磨機什麼也不在了。

『孩子們回到我這兒來，含着眼淚告訴我他們所瞧見的那些。這使得我萬分難

過地去聽他們的描述，我一刻兒也不就誤

地跑到那些隣居家中去。我簡單地告訴他們這故事，同時我們立刻大家同意了決定將所有存放在家中的麥子完全運到哥尼的磨坊去。說着，我們就開始動手了，整個的村子都出動，我們帶着長串兒背着麥粒

的小毛驥兒達到山頂，這可仍是眞的麥粒喲！這磨坊是大大地開着，在門前哥尼老板坐在一袋泥土上啼哭着。面龐放在手上。當他回了家，他覺察在他出去的時候，有人進他的磨坊來，發現了他這傷心的祕

密。

『可憐的我』！他說「現在也再沒有

什麼別的給我幹了，只有去死啦。這磨坊的名聲也被污毀了。」

「他心痛地啜泣着，用各種的名兒喚着他的磨坊，拿牠當一個有生命的人似地向牠講話。

「這時候小毛驥兒都來在磨坊前面，同時，我們開始高聲嚷着，像這些磨坊老板興旺的時候一般的嚷着：

「Hollo！磨坊到了！hollo！」哥尼老板」「袋子堆積在門前，豐滿的粉紅色的麥粒兒在地上四面八方地撒播着。
「哥尼老板用他的眼睛瞅着，他拾起了幾個麥粒兒放在他那枯瘦的手掌心裏，瞧

着，咕咕地啼着笑着。

『這是麥粒兒！上帝啊！真的麥粒兒！啊走開，讓我細細的瞧瞧牠罷。』

『這時他轉過身來向着我們：『啊！我知道了，你們回到我這兒來了！所有的那些蒸氣磨坊盡都是強盜啊！』

『我們提議擁着他到村子裏去慶祝。』

『不，不，不，我的孩子們，』他說；『第一件事我得先給我的磨機一點兒吃的。想想罷！這夠多麼久，牠沒有任何東西放在牠的磨齒裏了！』

『我們的眼眶都充滿了淚珠兒，瞧着

這可憐的老人匆匆地跑來跑去，倒出了那些囊袋內的麥粒，他仔細地瞧着那磨機。麥粒被壓碎了，一些美好的麥粉向着天花板慢慢地飛了上去。

『從那一日起，我們就決沒讓那老頭兒再缺少了工作。後來，在一個清晨，哥尼老板死了。再沒有人繼續他的事業了！你能期望些什麼，先生？在這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得有一個終了，同時我們必須相信

風車磨機的時代，已是像羅勒 (Rhône) 河上的駁船，出盡風頭的議會，和盛行一時的大花短襪一般地過去了。

(註一) 每里格約合三英里長

(註二) 法國Provence省之一種舞蹈，舞時兩人緊拉着手

(註三) 一種游民來自印度現時已佈滿全歐了

若云蔬食斷腥是修，則牛羊鹿豕亦修也。若云長夜不眠是修，則狐狸蝠鼠亦不眠也。若云一念不起是修，則無想諸外道亦不起也。若云騰騰任運不著不滯是修，則蛙鳴鳥語亦騰任運也。

——中郎書札——

賭

Anton P. Chekhov著
北 斗 譯

一陰晦之秋夜，老銀行家躡蹀書室之中，追憶及於十五年前所主集會。時與座者皆有識之士，聚談甚歡，自瑣雜而及死刑。客類係學士及記者，對死刑皆有非議，以爲此蓋陳腐不良之刑，不適於耶教國家，有力主代以無期徒刑者。主人曰：「吾意與若等不合。雖吾未嘗彼此二刑，然設依理論推之，死刑固較徒刑道德也。死刑殺人於俄頃，無期徒刑則殺人以漸。殺人者以一秒鐘致人死，或以一生使之受死，孰爲人道？」一客曰：「二者固並爲不德

，蓋目的皆死人也。雖然，國家非上帝，無權奪取其所願歸還而不能者。」座中有一律師，年約二十五歲，宣示其意見曰：「死刑與徒刑皆不道德，然設以二者令吾擇一者，吾決就後者；無論如何，生固較勝於死也。」生動之激辯乃啓。銀行家時年少氣盛，心神不克自制，以拳擊桌怒目叱律師曰：「汝謊言。吾願以二百萬金作賭設汝言果真，即使十五年，吾亦願賭。」銀行家呼曰：「十五年！吾願。在座諸君

「吾願以二百萬作賭。」律師曰：「善哉，汝以二百萬，吾以自由。」此無理可據之賭遂成。銀行家是時擁資無算，恣肆無忌，歡樂忘形。餐時嘲律師曰：「少年人試熟思之，遲將噬臍莫及。二百萬於我固無所謂，汝則將虛耗一生中三四歲好時矣。吾言三四歲者，意汝不慣久被監禁也。不幸之人，毋忘自願之徒刑固較被迫爲苦也。無論何時汝欲自由之念一作，將使汝在監房已過之生活爲無效也。吾憐汝。」……此銀行家踴躍不安，迺念及此，乃自問曰：

「吾胡爲作此賭，果有何益？律師失

其十五年之生活，而吾失二百萬金。此舉能告人死刑與無期徒刑之優劣？否，妄舉也。吾爲之奇想，而律師則利吾多金也。」彼更憶及會後之事。此夜決定律師將嚴被監督，禁閉於銀行家花園一隅室中。無出入之自由，不得見生人，聞人聲，或閱讀書信報紙。然可弄樂器，讀書，寫作，飲酒及吸煙。依約開窗小室，使與外通音信，然不得言談。凡所需書籍，樂器，煙酒，皆可以簡自此索取之。其約款甚繁，務使監禁枯寂無味。規定律師須居此十五年，自一八七〇年九月十四日之十二時起至一八八五年九月十四日之十二時止。設

稍有踰越，即使於恢復自由前二分鐘遁走，銀行家即可免付此二百萬。

第一年之監禁，律師爲孤寂煩悶所困，其情可以於遞出之簡觀之。斗室晝夜有提琴之聲。彼拒用烟酒，以紙書曰：『酒能興慾，慾者囚犯之敵也。除足以污穢室中空氣之烟外，無物更較飲酒可厭矣。』此年律師披讀意味輕鬆之小說，情節雜複，此年法律之愛情趣史，犯罪幻想之故事並喜劇。第二年提琴聲不復聞矣，律師索閱經書。第五年琴聲再發，律師需酒供飲。監視者謂終斯年彼所爲者，飲食睡眠而已。時時伸並自語其怒。未讀書，間或夜起寫作甚

多，翌晨即撕毀無遺。啜泣之聲亦時有所聞。第六年之後半，律師同始研究方言，哲理及歷史。攻讀甚力，銀行家所供之書幾未能饜其慾望。歷四年所索書約六百軼。方其熱心時，致書銀行家曰：『吾親愛之守監者，吾作此書以六國方言，汝可示諸專家，設不能覺得謬誤，吾請求汝使擊槍於圃。其聲可使吾知努力非虛。夫各時各地之英才之言雖異，而中心所燃之情緒則一也。噫，今吾能識之，汝當知吾之欣慰也。』囚犯之目的卒達，銀行家使擊二響槍於園中。尋十年已逝，律師靜坐誦新約。銀行家頗爲驚異以一能四年精通六百

軼者，讀一淺顯易解，無繁複字義之書，而竟須時幾一年。未幾，新約易爲宗教史及神學。最後二年之監禁，律師讀無關重要之書頗速。又專心格致之學，及讀拜倫，莎士比亞。傳出小簡索化學，藥物之課本，小說並哲理神學之論說。彼之讀書乃如溺于海水之中，周圍稍有破船之碎木片，惟冀一一力握此碎木片以求生耳。

銀行家回憶及此乃思：「明夜十二時，彼將自由矣。吾依約將償二百萬金，然則吾殆矣，吾將毀滅，……。」十五年前此銀行家擁資無算，而今則存資與逋負幾等。證券交易，危險投機，及雖具其至最

老時之經驗仍不可免之疎忽，已使其經營

漸趨衰敗。此自信特強，高傲無畏之企業

家，亦已成爲通常之銀行家，市價之漲落，常使其驚戰。老銀行家以手撫額太息曰：「可咀咒之賭，彼偷夫胡不死？彼年僅四十，將奪吾最後之一文，以結婚享樂，作投機事業。吾將淪爲浪人，日聞其聲曰：『謝汝與吾幸福，吾將助汝。』噫，此誠太難堪矣！僅一策足免破產與污辱，惟此人尋卒耳。」鐘磬鐸作三響，銀行家靜聆之。時人聲俱寂惟風掠樹梢，嗚咽悲鳴。乃悄然自保險箱出十五年未啓之門之鑰，披衣外出。圃中甚暗，寒氣襲人，陰

厲之風挾細雨俱下，樹幹震動若不能支。雖怒睜其目，仍莫辨天地。近小屋呼守者，寂無應聲，或係離此而假宿庖廚花房。老銀行家思曰：「設吾實現吾之憶想，則守者恐將先被嫌疑也。」摸索登階，探路入廊，引火柴燭之，則寢焉無人，床架矗立，牆角隱現鐵鑄，囚犯戶上，封條赫然。火柴燃盡熄滅，銀行家心胆俱戰，假窗內規。小室燭光閃爍，囚犯臨桌而坐，背影可見。半開之書，散置桌椅地氈之上。歷五分鐘，囚犯寂然無動；十五年之監禁，已養肅然靜坐之習。老銀行家以指叩屏，室內無應，乃輕揭封帖，以鑰插入鎖中，

銹蝕之鎖呀然作聲而門闢。老人意室內必有驚呼或是音，乃沉寂如前，遂鼓勇入。彼坐桌前者，其形已不類常人，猶骷骨皴摺之皮，髮長如婦女，呈銀灰色鬚孔。面黃如土，兩頰深陷，肩削狹，支首之手瘠瘦，令人生怖，任何人見此憔悴枯弱之面容，當不信其僅四十許人。頭畔有紙，字跡織細。老銀行家思曰：「噫，可憐者，恐正作百萬金之夢。吾僅須擲此半死之人於床，以枕窒死之，即使最細密之偵察，亦難尋其橫死之跡矣。且待吾讀其所書。」乃取紙讀曰：「明日十二時，吾將自由並得親人矣。在離室重見天日之前，吾意

頗有與汝略談數語之必要。而上帝之前，

飛翔美神之翅，彼告吾上帝之事。於書中

吾本良心告汝，吾輕視自由，健康，生命，即世所謂幸福者。吾以十五年習讀世間之生活，固未嘗見天日與人類，然於書中，吾飲醇酒，吟歌詩，射麋鹿，親美女，美女如烟霞之飄渺，自作家精靈之魔力得之，深夜降臨，告吾以神跡；此蓋自吾意境中幻出者。在書中，吾躍登愛布施及蒙岱蘭克山之高峯，以瞰晨曦旭日東昇，及黃昏飄散空際時河海山脊所作紫金之色。吾在斯見光明照耀上空，衝越雲霧，吾見綠雲，大地，山川湖泊，城市田野。吾聞妖女之歌唱，牧神之笛音，吾手接來迎吾之

，吾如入萬丈深淵，儘多奇跡，焚城市爲平地，祈求新境，征服宇宙，……。書與

吾智慧，不絕之思潮集中於吾腦，吾自知聰慧勝汝。吾鄙視書，鄙視所有人事之幸福，智慧。世事皆空虛，毀滅，其幻如海市蜃樓。雖汝高傲美慧，死將牽汝離世入土與狐鼠遊；汝之後裔，史跡，精靈之不朽，亦將化爲冷燼，凝爲泥土。汝誤入歧途矣，汝以僞爲真，視媸若妍，設果樹之實乃爲蝦蟆或蜥蜴，而玫瑰呼吸馬之惡臭，汝必驚訝，適如我之訝汝以地獄爲天堂。吾母須了解汝。吾示汝，吾藐視汝生存

之要素，吾甯捨昔以爲天堂而今鄙視之二

能入睡。

百萬金。吾將剝奪此權利，吾將於法定時期前五分鐘外出，以使此約無效。」老銀行家讀畢，置此紙於與此奇人相吻之桌面，淚水盈眶，步出此室。彼在任何時。即證券交易遇可怖之失敗時，未嘗輕視自身如斯。回房尙寢，煩悶及眼淚使之長時未

翌晨，守監人倉皇奔告，謂小室之囚犯鑿窗入圃，即消失於門次。老銀行家隨之入室，即證實此事。爲免誤會之謠言，銀行家攜歸此宣告棄權之紙，而局諸保險儀中矣。

人生，僅爲一無鐵檻之牢獄。

~~~~~英國俗諺

爲某公題趙觀濤軍長封

翁雪夜請兵圖

張劍秋

拜讀象贊敬先生。先生仁勇世無倫。

雪夜請兵平巨寇。水深火熱拯災民。災民被難陷鄉里。生死安危一彈指。衝風踏雪去求援。寒到天涯行未已。蒼茫大地無行客。雪地冰天夜月白。獨行舉步疾如飛。冷風吹面如刀割。入城詣轄謁大府。大府升堂氣虎虎。問公何姓來何方。一語錯亂不饒汝。再拜稽首答從容。生居嵊縣秀山東。一從宋室南渡後。趙家子孫世爲農。予名鴻翔字詩皋。太息鄉中起怒潮。巨寇

萬人出草。羣魔各執殺人刀。小亂不平大亂起。一人不救萬人死。攻破城邑頽國家。戶位素餐真可鄙。大府聞言知慚感。出位申謝表忱款。握手繩交恨見遲。子龍

一身多是膽。縉紳仕宦重先生。先生溫和出至誠。從無疾言與厲色。鄉人奉之若神明。大亂既平德沛鄉。扶危濟困費商量。家僅溫飽非富裕。成人之美必傾囊。里中更有無賴子。粉墨登場不知恥。驀然瞥見

先生來。雜入觀衆奔不止。傳家忠孝垂盛德。馳書訓子戒妄殺。治軍勉爲馬伏波。塞旗建奇勳。百戰摧堅克強敵。凱書頻報

慰親心。吁嗟呼。先生德行動天地。一紙

家書僅百字。修齊治平在其中。萬古長存

此浩氣。

婆娑

汪炳勛

月華逕攀地交注着。

披離繁枝下。信步低迴。

輕叩局閉之心扉。

往事如流。

月華凝滯如漿酪。

一襲輕紗掩住宇宙。

柳條交織着綺錯之翠影，

暗拂行人首。

試稍徜徉其間。

便可知這是 *Sentimental* 的東方人私奔之

季候。

慰靈  
汪炳勛

身軀陷入殘年之重荷。  
如周章於叢林，  
黝暗塗塞了空隙。

生命——一面刻割着無數刲傷之礪石，  
障翳了眸子之投視。

委身於密固之莽林吧！

精靈早逸出了塵寰，  
如行路者之投宿逆旅。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數次欲拔足灰色境圍；

但何時能撇却平凡之羈絆？

## 絕念

汪炳勛

思緒，似一尾鉢析之繩端；

心地，似一杯燒鹵之瘠壤。

行路時之顧忌，

忿集如帽衣之鋒芒。

生之絕念襲入膏肓。

在雜遜之膚集裏，

颺出叢密隱疚之心情，

如一星爝火出自林莽。

送自礪石之市囂，

消磨終生遺棄的時光。

## 窮途

汪炳勛

信步低迴於荒陬，

甩起了軟怯的肢節，

將挹鬱之心結——

踩爛在腳蹠以下。

瑩瑩，似突出豐腴體膚之隆肉。

暮樹，如佇立暮靄中蓬首之魑魅。

在凝滯的黝黯之氛圍中，

如轅下駒，侷促地找着去路。

但眼前累積着——

無數的魂靈之寄所。

落日殘照裏，

脆弱之生命，

似一粒隱沒之爝火。

一九三四，十二，十四。

品瑩的金銀花盤。

當灰色白楊葉倦慵地絳練。  
或似那浮動於海上之沫漿，

當波濤於徐風中鼓浪。

伊金髮披離於牆面上，

如柔脆的游絲草誕織於

### 試譯王爾德詩二首

汪炳勛

(一) 諧調

伊象牙手息於象牙鎖上，

迷入了一片的幻想。

似銀色之光浪，

或是那向日葵阿勃朝陽，  
當夜之沉霜露跡——

而蓮莖浴於草燐之光。  
伊甜蜜朱唇在我唇上，

似赤色神龕前

眩動燈焰中之火燃。

或似石榴滲血之痕傷。

或似瀉漬於玫瑰醉酒中  
蓮花之心房。

褐喉的少年偷拾者走過，  
宛如一個陰影劃過了天幕。

### (二) 陰影

海給沾上了灰色之條紋，

鈍滯的風失去諳聲。

月華——似片枯葉——給

吹過了暴風雨之海濱。

深色扁舟明晰地憩于

灰黯之沙上。

小舟子帶着笑容和光澤之手膀，

漫不經心地爬上船傍。

頭上鶴鳥發出叫囂，

遇過灰色之壟上草。

### 詩丐自作絕句四首

王祖錫

百結鶼衣萬種愁，臨風彳亍在街頭，

自憐一副囚徒面，不畏飢寒或畏羞。

傍戶倚門到日斜，殘羹冷飯未曾賒，

人呵大吠晉聲裏，最是難聽「過一家」。

秦淮風月滿江隈，透骨寒風撲面來；

每到更闌人靜後，疎星淡月獨徘徊。

兩分竹板是秦筝，南北東西自在行，

遍地荆叢無限淚，寒風易水斷腸聲。

無題和友人潘君詩

王祖錫

從來不上六朝居。風月秦淮意淡如。  
獨坐書齋憐往事，關門皇帝總由余。秋深  
猶作南朝夢，夜靜常看庾信書。莫寫桃花  
扇裏恨，朱門十里已無餘。

荷 花

鄒乃文

碧水光搖處處同。荷花開遍小池東。  
點妝疏處天然麗。翠葉叢中別樣紅。冉冉  
凌波誇玉質。亭亭弱水托芳蹤。扁舟鼓棹  
隨風去。逸興飄飄打短篷。

梅 花

鄒乃文

鉛華洗盡傲羣芳。仙骨姍姍步玉堂。  
素頰丹腮一樣同。淡煙疎水兩相籠。  
臨溪更覺非常豔，夾岸方知分外紅。惜把  
芳容承曉露。故將嬌態笑春風。武陵漁父  
今何在。空使吾人懷舊蹤。

桃 花

鄒乃文

素頰丹腮一樣同。淡煙疎水兩相籠。  
臨溪更覺非常豔，夾岸方知分外紅。惜把  
芳容承曉露。故將嬌態笑春風。武陵漁父  
今何在。空使吾人懷舊蹤。

菊 花

鄒乃文

鉛華洗盡傲羣芳。仙骨姍姍步玉堂。  
素頰丹腮一樣同。淡煙疎水兩相籠。  
嶺上浮雲龍淡影。園中明月照疏妝。經寒  
不減三分白。着雪猶存一段香。健羨詩人  
擣鶴子。梅花也應有佳郎。

金風颯颯送秋涼。老圃黃花鬥豔妝。

層巒新雨自青青，兩岸東風碎綠萍，

晚節凌霜甘淡泊。癯容耐冷異平常。勁枝

鷓鴣數行輕逐浪。桃花流水一船停。

絕世何嫌瘦。傲骨天生自有香。富貴繁華

春曉卽景 鶴清

非所願。獨留高潔寄籬旁。

### 秋柳

鄒乃文

堤邊起覆舞興消。露冷霜寒倍寂寥。  
體態輕盈嗟瘦冷。連番風雨更蕭條。

### 復遊棲霞山

鶴清

曉煙澹澹水葉清，綠樹春山垂柳輕；  
三兩流鶯飛忽起，桃花深處一人行。

### 再賦秋柳

鄒乃文

水冷煙寒月影微。渭城舊恨不堪題。  
秋深愈覺增愁緒。不爲離人繫馬蹄。

### 秋日偶吟

鶴清

棲霞秋老菊花天。楓葉鳴泉憶去年。

只是今朝山色好。白雲深處復留連。

### 江畔

鶴清

逸情須待白雲開。山徑崎嶇引客來。

倦臥重岩幽絕處。細嘗松子嚼青苔。

長江萬里放長流，水色嵐光逸氣浮。  
俯拾詩材來此地。閑依大石數歸舟。

### 霜天之菊

劉邦琛

秋風颺落葉。籬菊放清香。百卉盡全  
凋。孤芳獨傲霜。

### 生之哀歌

鄒夜鶯

時代像飛馳的風輪顛狂着旋轉，  
捲起年華向前奔，露不出怠慢；  
社會同時擺下一張殘酷的兇臉，  
揚起那權威所在的生活之鐵鞭；

處處不露聲色的尋找你的弱點，  
不怕你口內始終不叫一個哀免；  
這時你自己失去了生命的力量，  
只好忍氣吞聲的緊握着不抵抗。  
有時逼了大堆的人向天涯流浪，  
爲着一角噉飯地披着散髮彷徨；  
如同隊商在沙漠上手牽着駱駝，  
行盡了兩頭，找不出一片綠洲。

這廣闊的世界便是牠的橫行地，  
誰也不敢說有鞭長莫及的道理；  
大衆以血在無情的猛抽下狂流，  
酸和苦的滋味每個人已經嚥夠；  
你看那些人皺着眉站在大街口，

不久又會流着淚珠慢步到江頭。

但是主並未聽見，

痛  
俊文

零碎的星星擠瞇着眼光輝，  
唉！宇宙也在對我譏諷！

劃亮了根火柴，火一星星，

當真，以後我將如何過法？

照着我蹣跚地走出了這條巷；

× × ×

回過頭來我搖搖頭吁了一口氣，  
辛酸的淚打喉嚨口掉到心裏去！

覺到身上劇烈的創痛，

只該打斷自己的腦筋，  
以前爲什有那樣昏噩的魂靈；  
現在可不能再回去家庭，  
他們只認得白銀。

不由的瞪圓了眼我怒視天空，

× × ×

我恨恨地痛斥主，

(爲什從前不指給一條正路)

對着那無安慰的穹蒼，  
兩行冷淚流在憔悴的臉上；  
掀開了兩扇枯槁的嘴唇，

× × ×

淚珠兒却儘吝嗇的珍藏！

×      ×      ×

我拖動了崎嶇孤寂的冷影，

步子是一搬動一陣疼，

（撲簌簌流下了滾燙人的淚來）

唉！且在這簷下躺他一夜。

×      ×      ×

還能忍痛將妳的寶貝  
隨着青春一陣賣了！

姑娘！人生僅是花開花落一霎，

當度在了今夕，

須泛念到明朝啊！

## 英 雄

俊 文

妳真是一位偉大的英雄，

吞人的老北風裏妳

還露出甜蜜的笑容。

難道亦忘記妳身上的創痛嗎？

## 從首都歸來

俊 文

唏噓着走出了首都的大門，

刮着峻峭的風的十一月夜深；

一片淚水兜着我顆心，

（見不到日夜思戀的人）

精神和日頭悄悄地一堆兒萎了！

（寂寂地掩埋了我火焰的青春）

我堅忍了終古的咀咒。

(或許會把牠咀咒傷了)

我暗佩服主的安排。

把人世的事情造得怎樣靈能！

我希望主抬手向我招呼，

這身週遭的痛苦便可頓然消除；

瞪着無力的眼珠子我，

呆呆地看住黑暗的天府；

——在驚奇事情的降臨嗎？

抑哀悲着她的心同

時辰並排了淪沉？

我想，她當真是當真？

朦朧裏巷口晃動着鬼影，

我豎起了毛髮，

我把雙手舉起，

服貼地我跪在埃塵

我欣頤了，主呵，你真慈悲！

(以爲歸去的大道就鋪在面前，)

但終於蹣跚地迷糊着走出這巷，

憔悴的臉上覺得戴滿了淚痕，

心像被尖刀刺穿了一萬個窟窿，

抬起頭來看見懸在，

電線木上一張顫抖抖的路燈！

## 荒野之中

趙祖厚

時光老人在敲着警鐘，

時代底巨輪不停地轉動，

我獨自徘徊來往，

在漆黑的荒野之中。

× × × × × × × × × ×

天上佈滿了烏雲，

四野掀起了風；

我四肢已漸漸地麻木，

但心頭底熱血加緊的躍動！

沒有黑暗。見不着光明；

沒有困難。得不着成功！

我不怕一切的惡魔，荆棘，

鼓着全身的勇氣努力進攻！

## 落葉

趙祖厚

讓生命的落葉悄悄墜下，

飛散到幽谷的低窪！

宛如落葉的辭枝，

一片片在谷中腐化。

× × × × × × × ×

讓年華蝕盡生命的殘餘；

讓幽谷佔盡十年的偉大；

祇有這循迴不斷的深秋，

有無算的綠葉輕輕墜下。

# 爲文

汪炳勛

試溯求立文之本源，不外三種：一爲感，即作者抒寫心緒也。主觀成分較濃。二爲觀，即描寫情狀；如屬寫實，則作者以主觀爲立場；如屬虛構，則作者將自主觀轉向第三者立場。三爲合觀感兼而有之，即作者假描述景物，而總其觸景所生之情愫。此三者皆溯源於劉勰所謂：「綜述性靈，敷寫器象」一語。作者之性靈，誠能抒發淨盡，則庶可不悖立文之本意。若全篇錦繡錯綜如餽飣，空洞無一物，讀之如遊海市，則是不知所云，其苦痛更甚於作者猶祭時焉。故文心雕龍云：「……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由此以知爲文首重情性。南威之爲國色，固屬「美容術」有以致之，然假令一鶴皮鶴髮之老嫗，縱傅粉盈尺，其難獲青盼何也？無南威國色之本質也。此情性形成全文之核心，失之則直若一盛粧之走戶，讀之膩口。更有甚者，文非但首重情性，尤貴在純朴直摯。翕目作夢囁，甚至心係阿堵物，而自詡廉潔，恥莫

大焉。文之有情質也。至若行文，切忘盲人行路，如中郎所謂「隨人腳跟轉」，或竟如半農所謂「拾古人乾屎橛當香腸嚼」。不倣古非謂絕棄之而不學也；蓋效之而不爲所縛也。能採古人之長，以疏導立文之本源，則難能而可貴矣。至如中郎所謂「……爲格套所縛，如被翮之鳥，欲飛不得。……」可憐亦復可笑。清焦循著易餘篇錄主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皆能還其所齎。襲前代者，充其量，不過餘氣遊魂耳。其旨與中郎頗多偶合。天幸降此三子，嘉惠後學。不然，爲文之道悖矣。一九三四，十四，十七夜。

人情必有所寄，然後能樂。故有以奔爲寄，有以色爲寄，有以技爲寄，有以文爲寄。古之達人，高人一層，只是他情有所寄，不肯浮泛虛度光景。每見無寄之人，終日忙忙，如有所失，無事而憂，對景不樂，卽自家亦不知是何緣故。這便是一座活地獄，更說什麼鐵牀銅柱，刀山劍樹也。

——石公寄李子鬱——

# 貧而不樂齋雜文選

林莎

寶雄道兄索稿急，愧無以應，乃將貧而不樂齋雜文集中選出三首，附以原序，一并四篇奉上。雖明知「正人君子」譏刺指而唇，亦在所不顧也。

## 序

比來，好作些語錄體的散文。然因此而博得人之笑罵，頗出意料之外。有人說我之白話文不通；當時好笑，此公大約多看「羊四六」以爲非「心絃的顫動」，「一朵紅花紅的不能再紅了」，不可爲文章，殆少讀書之過也。

小時候曾聞塾師道：「天下文章，未有不自他人文中抄襲而來者，即有佳意，亦有古人先我而言。」嗟乎，是何言也！假如如此說，則第一執筆爲文之人又自何處抄來，時代演變，文體各有不同，魏晉六朝喜爲駢驪，唐有詩，宋有詞，元有曲，清有八股，民國初從歐美偷來的洋八股，洋四六近來轉變成舒暢達意之語錄體散文，又有人鬧着大衆語，這又從何古人處抄來。文章直是說話，寫汝靈感而已。若陳陳相因，用些自以爲

古人美麗的句子，堆砌成文，便自以爲是我作的，此等東西何足以稱文，直是鬼話。林語堂先生曰：「至於華盛頓歐文之文，駢四驥六，不半世紀，而爲歐人所厭棄。」歐人之早已厭棄，正因他噜哩噜噏，盡講究些對仗，形容詞，而不知究竟說些什麼。如果放進自然語調，便是四六臭文，亦有風韻。如林先生在「說個人筆調」一文中所引之陳其志「重修鶴林寺疏」之「有時過客題詩山門，繫馬竟日；高人看竹，方丈留鸞。豎起撓鉄壘一丸，放下鍊金焦兩點。欲識西天祖意，暮潮邊帆影高低；欲知首座禪心，煙樹外鐘聲遠近」較之洋四六何如？如近日將堆砌成文之四六奉爲活寶，豈不笑話。

在本校，只怕很少有人敢放大了胆，用自己隨意的文體寫自己的話。便是有話說，亦必用洋八股繞着彎子講，說了半天，又說不痛快，何苦如是。今我用此體說話寫文，大胆的只管也來用着，久而久之，自然繞彎子的人逐漸倒去，人人皆說自己的話，豈不善哉。

暑假在家，無事做，因天熱亦不大看書。如舒老舍之避暑床下，究嫌太熱且不痛快。只得在風口處持一隻筆寫些稿子。處極熱中而能寫字不出汗，恐亦是我之地才（說天

才怕被罵）連上後來所作，成稿十數篇，皆爲「衛道」者所謂不通之作。然不怕丟人，爲都頗想一集。故爲序如上。

## 「作」文章與「寫」文章

貧而不樂齋雜文之一

據一部份人說，文章之有寫成與作成正如同陰陽對峙，永遠是相對的。任何時代決不能沒有「作」的文章，同時無論用威勢的脅迫，或者用利誘，也決不能剷盡了「寫」的文章。「寫」與「作」最大的分別即是是否爲自己所要說的話而用筆寫出。亦即「個人筆調」與「代聖賢之言」，「無所謂」與「有所謂」之別耳。

嗟夫！吾家小學生之提筆作文，必定說「際此國難臨頭，日人奪我四省，進犯平津，慘戮我同胞之時；吾人應如何如何以應付之」等語。我初一看，以爲小學生皆留心國事，並且也有××救國之計劃，中國不亡必矣。繼而知道事實並不如此，每篇幾乎都是一樣。其實，他們作日本的國難，俄國的國難又何嘗不如斯。教師歡喜這樣，他便這樣

作，其目的不過爲的是分數，自己常連國難的影子都沒有。並非忽然心裏有一句話要講，不講出來不快也。推而大之，賣文之文人當主顧歡喜普羅作品時則作普羅，歡喜「大衆語」時則硬湊些「大衆語論」，罵罵「五四式之白話」，「語錄體之小品文」如何不合時代，如何有小布爾喬亞之臭味。則又何嘗非吾家小學生之流亞哉。

因此之故，古今聰明俊傑之士發明了「起承轉合」，「文章作法」，「小說作法」以成一定之軌範。一看見他頭兩句便可知全篇。如此文章，就是寫千萬篇，讀者又何嘗知你究竟要說些什麼。夫文章之成全在忽然有許多話要說時，乃提筆如湧泉之流下。如今之文人苦苦構思，迎合時好，湊成幾千萬字賣錢，又何嘗乎寫文章之意哉。

即或偶爾有一兩個人出來，說些真情實話，自己造辭寫些自己的文章；結果「雅人」們必定認爲大逆不道，有傷風化而取緝之，壓抑之。袁中郎，屠赤水之文集不容易在普通書店買得，即是理也。近來有一班學中郎腔調以搶錢者又是吾家小學生一流矣。

現在無一不商品化，即寫文章。亦看主顧歡喜而定。總是看那樣值錢則寫那樣而已。如此，作的文章怎多，寫的愈少。無怪乎翻開書籍雜誌總是裝腔，不肯說老實話。

民國十八年劉大白先生著成「白屋文話」，痛斥文言。大聲疾呼，名之曰鬼話文，稱寫文言文的爲鬼話文家，並且是反常的瘋子。以爲文體一改則「天下太平」，「事事如意」。然而現在又怎麼樣？「洋八股」，「白話四六」何嘗不是白話寫成。文言之腐舊，扳道學面孔者固然可恨，然亦頗有自出心裁，清麗而非鬼話者。劉先生九泉聞之將作何感想。（據說他已死了。因不是「我的朋友」，遂不知其詳）總之，文革之成否文章，並不在乎文體，只看是不是說自己的話而已。近來有「義行於色」「爲大衆」之好人，熱心提倡大衆語，感想所及，書數語如上。

## 也論讀書

——貧而不樂齋雜文之三

近來，周刊編者頗好扳起面孔來談讀書。讀書，原也不是壞事；但是我須大聲疾呼曰「讀書未必即是好事。」有一等人只要執一卷在手，當然他們拿的只是課本，未翻第頁一時，心中即作是想：「我是來讀書」。如此方法我看還是不讀的好。因爲此時心中

只有要記憶此書，分析此書的思想，而無暇真正來讀此書也。

真正的讀書不是在課堂裏，在圖書館中扳着臉所能辦得到的。或橫臥於花下，或斜倚於沙發，順手牽來一卷，隨意覽之。古本論語亦好，今本人間世亦好，司馬遷史記亦好，洋文之雙城記亦未嘗不好。總之，隨意便好，讀至會心處，可以微微一笑。看到道學生扳臉教訓人，或是小醜搗鬼，大可一笑付之，覺天下萬物盡在我眼底，庸庸擾擾，只一幕滑稽喜劇耳。待到倦時，拋卷鼾睡。及至醒來，又可作別的事去。然此書在汝之腦筋內，印象未嘗不深，正襟危坐讀三十遍恐亦無此效力也。

余近來頗好小品文，因其不肯虛偽說他人的話。小品文，可以發揮議論，可以暢洩衷情，可以談天說地，不顧起承轉合，想到那裏，便寫到那裏，此文章之最上乘也。

尺牘日記，爲小品文中最能見真性情之品。日記，記自己之事當無須說謊。尺牘爲二人對話，當無矯揉造作之理。然看曾國藩日記，尺牘乃大煞風景事。其中盡是些忠國愛民敦品立學的話頭，其實他心中又何嘗不想發財升官。在尺牘日記中尙不肯說老實話，道學家可惡即在此。

鄭板橋之信中頗有些雋語，然有時亦會來些「世道人心」的話頭。袁中郎之尺牘妙絕人寰為千古絕無僅有。高中國文第一冊載有一篇其與某友之書頗好。同學有好之者，不妨找出觀之；最好看他的全集尺牘那部份。

讀書而至於背誦，乃大苦事。好之者過目即可成誦，惡之者百讀亦未必記得也。我誦李後主詞，袁中郎尺牘一遍即可背得。非我用心記誦，乃他之真情流露，那些話，皆是我平常想說而說不出的。一旦觀到，豈有背不得之理。迨至要我背英文，雖千百遍亦不能朗朗上口，殆性不相近之故也。

「論語」上曾有人談過佈置書的問題。他的意思以為隨意亂放。書桌上固可，床上亦未嘗不可。到何處皆可看書。較之放得整整齊齊，又有另一種樂趣。我頗歡喜此法，無論友人借與，或是自己購置，看後常常一拋，過二日後也許會失蹤。待至人家索還，始東尋西找，好不容易找出，其樂頗如塘沽協定飲香檳酒之一剎那也。

### 論狂

—貧而不樂齋雜文之四—

今人一提到狂字，便疾首蹙眉，若似天將要掉下來者。若問正人君子究竟何以恨狂者若是之甚，想亦無話可對，只是憎憎而已。

大凡厭世者之所以厭世，並非其自願也。而是世有可厭之處，然後胸中有一段說不出的煩惱，見張不順眼，見李不順眼。積而久之，如火在紙裏包着；此紙，即正人君子所謂「善良風俗」也。一旦有點機會發作起來，做些常人所不敢，不能，不願作之事，於是狂者之名定矣。

狂亦有幾等狂法；嚎啕大哭，飲酒荒淫亦自是悲哀到極處，又為禮法所拘，不能逃禪，只好如是做。每朝末代可憐虫帝王皆是如此，權柄既不在手中，又有些外患內寇，天天聽些難過的消息，自己想處理國事，又為宰輔挾持，只好借此發洩。結果正人君子皆不諒之，著於簡冊，說他是末代荒淫之君，國家都是他敗壞了的。然狂者又何必要人諫哉。

假使閒暇時喝點苦茶，看看不是足以救國的聲光化電之書，或者意識不正確不會喚幾聲「勞苦大眾」，亦會被罵為「玩物喪志」，亦狂之一種。大約其大逆不道之程度，

當較反革命爲尤甚也。然究竟如何做人混世，正人君子亦未曾說出，反正你做的總是不好而已矣。

又有一等人，讀書不成，未能學劍，稍稍蹴踴揚彈，有了名望；心中又做他念，以爲名士不拘小節，何妨小小糊塗，裝腔做勢，東顛西倒，使氣罵座，不管他是非如何，先來罵個痛快。至於「拾人屎橛當香腸吃」之人，驚相愕異，衆口同聲，此狂人也。說着狂人，就有點浪漫文人之意，不禁多一層羨慕。然我却恐玷污了這「狂」字。

人生何嘗有多少稱心如意處，只是昏昏過去，自到大解脫日子。人家罵我，也是笑笑，又何值得爭辯哉。參不透此理之人每與人爭得面紅耳赤，又有何意義。狂，糊塗即是真樂處。當正人君子「仗義直言」罵汝不能救國時，細細一想他不過人生舞台上一個小丑在台上裝腔作勢表演而已。想必忍俊不住，縱聲而笑，則說教者將瞠目以對矣。狂又有何害哉。

# 深刻的印象

北 斗

逃？

吃完中飯，父親打電話來，叫我們收拾東西，逃難。這真是晴天的霹靂，逃？昨天晚上我們還在那裏快樂，笑，吃，那曉得現在就要逃，離開南京。

心本不願走，可是父親說非去不可，隨手理理東西，裝在一隻小箱子裏。

不多時，汽車來到門口，和我們一路走的也都來了，匆匆把行李裝上車子，離開了家。

逃，那裏去？京滬路還不定通不通，看，到下關再說。

## 下關

城裏的人，全往下關跑，按說總該熱鬧了，可是，往下關跑的不是坐火車就是坐輪船，而原本住在下關的，又都往城裏挪。整個的下關，除了車站和碼頭外，都是死的。

車站上的人，簡直多的不得了，就像一羣蒼蠅釘着牛糞似的。四點一班的車，還要

兩個鐘頭才開，人就全擠滿了。我們等了半天，塞進了三等客中。一進去，哄的一聲，  
姍脹的要裂，熱，臭，吵，是這裏的特色。沒辦法兒，找了個地方坐下。

左等右等，車老不開，可把人急死了。歇一下，往前一衝，往後一退，總不往遠走，  
，總離不了下關。直到六點鐘。

### 前進

好不容易才盼到車開了，特別的慢，人也漸漸的安靜下來。走了一個鐘頭，無聊開始  
襲來，我們想了許多消遣方法，起初我們玩的高興，後來又懊悔沒帶撲克。

一過十三點，瞌睡就來了，遊戲也停止了，大家無聊的閉了眼假寢。

耳朵裏聽着車輪和鐵軌相撞發出的聲響，漸漸的遠了，身體很輕，像要飄起來一樣  
。忽然，頭撞到木頭的靠背上，又驚醒了。

我們的前途，只有無聊，寂寞，我們不知將要走向何處去，聽那噴烟的爬蟲，帶着  
我們前進。

### 無錫

半夜三點鐘，車到無錫，不再向前開了，只好下來。幾盞疏疏的電燈，照着沉寂的馬路，突突的機器響，從幾個用鐵絲網遮着的窗口傳出。

黃包車走了一回，就到了無錫飯店，找了幾個房間，倒頭便睡。

這覺睡的別提多麼好，一醒就九點多了。火車輪船全開走了，沒辦法，住一天再說。

天是陰沈沈沒處可玩，吃了兩口出名的稀飯，出去走走，買了付紙牌，消磨了一天，晚上早早的就睡了。

天不亮就起來，趕快吃了早飯，雇車向火車站去。

黃包車的隊伍在星火與電燈光下進行着，工廠催上工的汽笛順着微風吹過。車站太擠了，賣豆腐干的，賣號外的，死命叫喊。好不容易買好票上車，天已有點兒亮了。

### 倒退——退到石塘灣

車漸漸動了，我可覺得有點兒不對勁。不對，我上回到上海坐在車的右面，車是向

左開的，怎麼現在向左開了。問了茶房，這是去南京的車子，錯了！沒法兒，在石塘灣下來，等着由常州開的第二班東行車。

石塘灣是一個小站，車站只有一個小房子，我們在門口坐着，和幾自稱到這兒來收租米的閒聊着，聽到了南京被砲轟的消息。好不容易廿分鐘消磨過去，火車從西來，趕忙跳上，向東去。

### 車中

我們佔了一段對面的車座，膝蓋併在一處，鋪上毯子，當作桌子，打起紙牌來，車越向去，人越向下跑。等到到了崑山，人都走完了，我們就挪到頭等車裏去，兩人一個位子，打起牌來，嘴裏可以輕輕唱着。

每過一站，許多人用奇異的眼光望着我們。

### 黃渡到南翔

車到黃渡，不再東進了，只好下來，用腿跑。

我們僱了一對挑夫，把行李挑起，沿着鐵路向東去。

天氣蠻暖和的。我們有時走在鐵軌上，有時走在枕木上，用輕捷的步伐，向着那可以望見的南翔車站前進。

這路上人可不少，有挑着箱子的，有背着包袱的，還有拖兒帶女的，——一幅流亡圖。

三英哩走完，漸漸的人烟稠密，房子多了，却已到了南翔。

穿過了狹隘的石子街道，走到了輪船碼頭，還好，還有一班輪船未開，不過要等一個鐘頭。坐在岸邊的幾條石凳上，買了一塊錢包子，一掃而光。

小火輪快開了，我們走進了一個小小的艙房，——小船上的大菜間。喝，人可不少，一隻船後面還拖了一隻船，還是擠得滿滿的。大家高談着上海戰事，有從上海出來的，更是形容得有聲有色。還有一般女人們，口口聲聲罵着東洋小鬼。

### 故鄉——嘉定

什麼馬陸，石閭門，一站站的閃過去。日頭早已落了半天，茶房拿了一盞洋油燈掛在牆上，想抵抗這無形襲來的黑暗，夜了。

我厭煩了人們向談論，轉眼向窗外，依稀看見陣陣的歸鳥，掠着水面飛過。墨綠色的河水，有時也反射着燈光。

忽然人聲嘈雜起來，到了我十數年未歸的故鄉了，拿起帽子、箱子，上岸。  
故鄉，在我四歲的時候，也曾來過一次，但並沒有一毫的印象在我腦中，上岸一看，和理想中的也差不多。

經過了七高八低的小巷，跨過了幾座將要倒塌的石橋，終於走到了家門口，黑的要命，摸索着進去。家中的老傭人，拿出一盞火油燈照了一下，却認不得我。

經過了一夜的休息，我們開始向外面走動。喝，也有公園，也有樹木，弄的還真不錯。走到出名的吳家樓，拿包子當早飯。

寒冷，無聊，對於每個人都是一樣，我們只好劈柴，燒火，抵抗寒冷，看書，溜達，打倒無聊。每天照例的走到民衆教育館，看看黑板上大字的戰報。

天好的時候，到關刀湖去玩玩，城外走走，倒也自在。有時上海放砲，把房子震的哄哄的響，同括大風的時候差不多。

十天過去，又有新的轉變到來。

當我們正吃着早飯的時候，我的堂兄來了，他一向住在上海，把我們嚇了一跳。走，快走！

到那裏？

上海，快，不要多拿東西！

為什麼到了上海又怎樣？

慌。

於是我們匆匆打了包袱，跑出家門，也有好多的鄰居，因了我們的走，發生了恐慌。  
穿過了田野，走到東門，遠遠看見一輛有紅十字會旗插着的汽車停在那裏，就是牠，載我們到上海。

### 嘉灘路中

鄉村景色，從車窗閃過。一塊塊的田地，有如棋盤一樣，雖然不時的遷移着，變幻、

着，但永無盡頭。低的雲，在山頂飛過，細的雨，灑在路上。一切一切，在我們腦中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整齊的戰壕，躲在黃色的沙袋後，一條條排列，間或有一兩個巡邏的兵士徘徊着，這是大場。

經過了兩個鐘頭的顛簸，遠遠的顯出了些紅瓦。一會兒，漸漸多了，車也由不平的石子路，移到平坦的中山路。整座的建築，在眼前飛過。有的路口上，還有拿手榴彈的兵士把守着，這時停戰的時候，一一二月十二日。

## 上海

在親戚家度過了兩禮拜的日期。

我們日常的生活是寫字，念英文，玩，睡覺。  
在先的時候，很拘束，後來也就慣了。

有幾天，我們天天打小高爾夫球，有幾天，我們自己用泥沙堆了一個打彈子球場。天好的時候，園中的草場上也會賽跑過，平坦的曠場上，也會踢球過。

晚飯之後，大家在坐憩室裏，照例的舉行一次音樂會，彈琴唱歌。

閒的時候，也借着無線電消遣消遣，也借着撲克牌消遣消遣。

又是十幾天飛也似的閃過了。

在這十幾天當中，我也會把學校的功課，盤算過一下，起先，我想在上海讀書，一等戰事平定了；但後來，我又改變了宗旨。

大約是卅號的下午，我接到了另外住在上海的親戚的電話，叫我拾奪東西。說話的含糊，大概是叫我們回南京。我也沒大理會，反正只有一只皮箱無所謂收拾。

十分鐘後又來了電話，說叫我們走於；是告別了相聚多日的伴侶，坐上汽車，到我親戚那裏。

據說是有一只輪船要開了，——太古公司的，已經昇了旗。我們在擁擠的汽車中，直向着春申江畔馳去。

### 別矣上海

天色已將暮了，一線線的燈光，從滿凍着冰花的車窗閃入。車在堆滿木箱的江邊行

了不久，就停下了。找到了太古碼頭，才曉得船是有了，名叫吳淞號，票位全賣完了，只剩統艙。

我們從堆貨的船底的一條筆直的梯子上昇，才站定腳，一股臭氣，薰的人難過。勉強走到才定好的鋪位，坐下，歇了一會兒，這才有精神把這統艙考察了一下。

所謂統艙，統而言之，就是船底的上半部，排上了許多木板做的鋪而已。

人擁擠的坐在床鋪上，所謂鋪者，僅有學校宿舍鋼絲床大小，有的竟擠了十餘人。在這裏，我找到了這民族的真精神，人民不停的在咳嗽着，吐痰。滿地是小孩的屎和尿，屁臭陣陣襲來，中人欲嘔。

我想着艙外總可以好些了，不然，甲板上滿是江北婦人，——沒買鋪位的，他們把被蒙在靠牆睡着的孩子身上，有人走過，碰了她們的孩子，她們就大罵特罵。

上了一個大當，船到第二天下午才開，一夜的臭氣，算是白聞了。三點多鐘時候，船在大風當中，開出了黃浦江。

## 船上

日本兵艦借着有商輪走過，砲台不敢還手，向吳淞砲台大開一陣砲。我倚在船欄上，看了一幅戰景。

先是火光從砲口噴出，幾秒鐘後，聽到兩聲響，一聲從砲口發出，一聲砲彈打到的地方發出。幾分鐘後，一股濃煙，從岸上遠處林中冒出。這樣一陣一陣，繼續了兩小時。

夜晚九點鐘，船到瀏河，停住了。半夜裏睡不到覺，站在甲板上，一輪明月，照的和白晝一樣，流動的水，反射出點點銀樣的光彩，一股子「煙土拔里純」自心靈的深處漫出。

在無聊和不高興中渡過了第三天。

第四天的夜晚，船過鎮江。

在迷朦當中，我睡了。從下午三點直到九點，醒來的時候船正停着，我們談到了未來的明天，異常興奮。

一位有鬍子的中年人，在吸足了鴉片之後，大吹特吹他說從前曾經做過連長，又曾

立過汗馬功勞。白手空拳的掙扎，以至於官至連長，後來又棄官不就，……像開了話匣子似的，源源不絕，什麼匹馬單槍，獨自斷後，又是什麼孤身陷敵，建立奇功。把我攬的死睡不着，只好乾瞪着眼睛，直到兩點多鐘。

一覺醒來，自己就曉得已經不早，跑出來一看，喝，紫金山，下關的蛋廠，一切都

在眼前，一切都是如舊，江山無恙，故人歸來，這是多麼欣幸！

在寬廣的中山馬路上，一輛汽車向城裏馳去，結束了長途跋涉的生活。



三年前的舊作，無意中被從舊書中翻了出來。想起從前，不禁又有些神往了。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北識。

## 生命的燈

畸士

厭倦的情緒籠罩着我整個的心靈。灰色的輪廓已鮮明的露出一幅歇尸底里患者的圖形。脈搏是減少了吧？體溫是降低了吧？啊啊，這分明是「壽終正寢」的前夜。怎的，怎的呀，這種厄運，先侵襲到我這青年的心靈！

誰說黑雲密佈的天空，是暴風雨將來的前宵；誰說母體的陣痛，是新生命將要誕生的預兆；誰又說呀，煩悶之神將孕育出一位英勇的寶寶；可是我這顆厭倦的心，怎的麻醉到而今，而今呵，都未甦醒！

我整天整夜的在想，在想我生命的沉淪：「與其腐朽，無甯砍折」。不是你最近過去生活的縮影，不是你最近過去積極精神的表徵，曾幾何時，時間便消磨了這種戰士的精神，於是頹廢的鬼影，又悄悄的，悄悄的爬到我這顆游魂的心門！

在孤燈隻影相伴着的靜夜，在荒徑中獨自躡躅黃昏，這時夜的沉默，摧眠了人間的喧嚷，路徑的崎嶇，隔絕了塵寰的惡臭，我這顆永受創傷的心也獲得了片時的解脫，在

解脫裏，一切我都驚悟了，彷彿有一道白光在黑纏繫的荒塚中，往來跳躍，由白熱色而深赤，而淡綠，而灰暗，終於同黑擁抱在一起！

一切我都驚悟了，在沙漠中容不下甘泉；在荆棘中容不下玫瑰，在一堆平凡，冥頑，妬嫉，薄情……的荒塚中，又怎能容下光的活躍！

是的，我很了然，我這盞生命的燈，被我週遭的敵人環攻得奄奄一息了，但我坦然，我不畏懼，我對於敵人的賜與，只是含有復仇的冷笑，不是投降求生者我眼淚，我不暖再為我的生命嘆息，嘆息所獲得的酬報，只有助長敵人的氣焰，也許時候到了，我將由冷笑進而至於決鬥！

我以這樣的態度去應付我的敵人——冷笑，決鬥，我以這樣的態度去生存，衰老，假若在生之戰場上，不夭折，不暴卒。

## 論同情

畸士

「同情」二字，在某種意義上，絕不是一個好的名詞，相反的，一切苟安，因循，墮落，甚而至於亡國，都是由同情這面鏡子裏反映出來的。

在其他動植物的社會裏，絕無所謂同情這回事，鷹決不因為兔子被撕叫得悲慘，而把牠的飢餓的火燄輕化下去；松柏也決不憐惜牠週遭被踩躪的嫩芽，因而停止牠們向上發展的生命力！

但在所謂兩手動物的人類，——或許自命為萬物之靈吧，決不願暴露這這種單純的愚昧。他們是將同類者的血液吸盡了以後，自己在躊躇志滿之餘，惺惺作態的哼出一兩聲同情的論調；或且因為個人吸吮的血液太多，反有害於自己健康時，也會慨然地擠出點滴來做所謂公益事業！

儘有人被豢養在這種同情下苟安着而且在酣然以嬉之餘，似乎都忘却了為什麼要被人像豬一般的豢養。他們只貪圖目前的小惠，只知諷歌貓兒的多情，而貓兒自身肥嫩的

肌肉，究係從他而來？他們也善於健忘，然後天下於以太平！

但同情的施與畢竟也是相當的限度。正如耍猴兒戲的，猴子初被訓練時，不免有幾分野性難馴，於是主子一手拿着皮鞭，一手持着鮮菓，等到得猴子痛抽一頓之後，又立刻將鮮菓去到他的口中，這樣恩威兼施，不怕牠不帖耳就籠。一旦牠的奴性十足養成，接受的是皮鞭的威嚴多於鮮菓的恩賜，牠已一步步走向滅亡的道途了。有幾人不在這樣貓哭耗子的同性下苟安着，滅亡着！甚至有人伸長了頸子欲被豢養而不得，嗚乎！

利刃！

但真正的同情則又當別論，是不足語於現代血液已凝結成冰的人類！

人有真苦，雖至樂不能使之不苦；人有真樂，雖至苦亦不能使之不樂。故人有苦必有樂，有極苦必有極樂。知苦之必有樂，故不求樂。知樂之生於苦，故不畏苦。故知苦樂之說者，可以常貧，可以常賤，可以長不死矣。

——石公寄王以明——

## 人間味

畸士

二七二

像一條青溪，經過春水蓬勃的鼓盪，夏水狂暴的氾濫，牠的天地，已不僅限於幾丈長或幾尺寬了。牠的氣質，也不是以前那樣晶瑩的澄澈，腐草和爛泥，在不知覺中已滲進了牠那清流裏。

自從投進了社會的溶爐，我曾浪擲掉不少的生命力在我所經過的旅程。在我生命之流所經過的兩岸，即使一株草或一朵花，我都會給以熱情的慰問；可是因此每根草裏的毒菌，每朵花裏的隱刺，明的或暗的，有形的或無形的，也都帶進我稚弱的生命裏。

有時連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觸着刺的負痛中，也會向人訴過苦，但這又有什麼用。結果常在個人冷笑聲中，將痛苦咽在心裏。

也曾在負痛之餘麻醉過自己。那時期烟酒便成了惟一的伴侶。在裊裊的青烟裏，在飄飄的醉態裏，天地惟我獨尊，誰來我都給他一拼的狂態，確也麻醉過不少痛心的疤痕。

但現在却又不這樣了，經驗給我以新的承受生活的姿態。訴苦太幼稚，麻醉是自騙，而且因此還可引起意外的冷嘲。因了疤痕的累積，已療治了不少愚昧的幼稚。對於生活的本質，總算有了相當的「修養」了！

在社會大熔爐前，再也顯不出我的火氣。自然，血還是熱的，熱能生火，只是這火已不是「拔劍而起，挺身而鬥」的那種火，當然也說不上「爐火純青」的火候。

有時在清夜的夢醒，或爐火的黃昏，乃至在一天的生活中總有一時厭倦的空隙，懷着慰問故人的心情，將在生活中所攝製的影片，一幕幕的開演着。

自然，我所攝製的片子，十分之十是醜劇。這也是沒法的事，大概命運注定了是這樣，人事是無法為力的。有人說，莫泊桑的小說，只看到人生黑暗的一面，而疏忽了人生光明的另一面，是他的缺點。其實這句話是有待商榷的。文學不外生活的反映，而在莫氏的生活環境裏，包圍着無涯的黑暗，難道他真的瘋狂到勉強的去寫些光明呀，美麗呀，以粉飾他周遭的黑暗與醜惡麼？！

正因為是醜劇，欣賞起來才更有意味。每張片子裏所表現的情節，無論是曲折的，

單調的，明諷的，暗示的，旁敲側擊的，單刀直入的，乃至如九里山十面埋伏的，或，來將是誰！燕人張翼德在此的，却都給我以相當的教訓。教訓像一塊磚，踏着牠，也許將來不致再陷在泥糊裏，而拖泥帶水了！

據說，在太陽照着的地面，沒有東西是新奇的；那麼，我大可背起了我葫蘆裏的藥片，走走江湖了。然而不然，這畢竟是二十世紀科學昌明的世界，新事件的發明，是有着數目字記載的，據說（又是一個據說）不久的將來，世界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戰爭是化學的，據說（再來一個據說），在一間小屋子裏，放出一股氣體，不費吹灰之力，能將敵軍完全殲滅。真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了！

所以，僅靠着這一葫蘆藥片，還走不了江湖；因為江湖上的好漢太多，不提防，刺斜裏會擄出一位彪形大漢的。

坐在菩提樹下，像釋迦那樣苦心的修煉，是必要的。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來上下而求索！」——屈原。

## 從 前

孤 島

從前這字樣對於我是很陌生很陌生的了。我幾乎不敢相信我有過從前的我，我早已不是從前的我了。

那是很遠的從前了，我喜歡參與任何的集團，任何的活動。熱心地和人家作朋友，友誼地勸導或指正他們，希望他們朝我所指定的路徑上走去。現在我不熱心這些了，我唯唯否否於他們的意見。不贊一詞，不道一字，我拒絕他們，破碎他們的美夢，侮蔑他們的自信，搖動他們的不可侵犯的信仰，我侮蔑他們，輕視他們，踐踏他們，不愛他們，不憐憫他們。

為什麼我要這樣地殘酷呢？我真地殘酷嗎？不！我從前不是這樣的，我從前不是這樣的，我從前很喜悅他們，憐愛他們，樂意去勸導他們，懲懲去照應他們，不讓他們蒙半點灰塵，沾絲毫泥垢。讓他們在最清淨最平安的所在生活，受不到些微的迫害。

為什麼呢？為什麼我會變成現在這箇樣子呢。因為我有箇不樂意我看不起的人摸

觸我的寶貴的事物的脾氣，對於我所敬愛重惜的年青人的行爲不免有點拘束，同時我所不樂意的人也在那裏攻擊我。於是有些嘻嘻聲在我身旁發出，而那些樂意和我一處的也漸漸離開了我，於是遺賜給我的孤獨，失意，憤怒，憎恨，我開始懷疑他們，蔑視他們。

最壞的是他們離開了我，却不就走開，祇是在黑影裏向我投擲些「嘻嘻」的聲音，譏刺的目光，間或還有些不能傷人的小石子從我頭上飛過。有的向我做嘴臉，有的則想給我打殺掉。

這樣，我怎能不蔑視他們，憎恨他們，報復他們呢？

從前我是善善惡惡，善善如友，惡惡如仇的，看見他們作一點好事，便馬上獎勵他們。把那點小的擴成大的讓他們受用，我又很嚴厲的指謫他們，痛責他們，假使他們作了一點不好的事體。現在望着他們朝魔鬼那裏走，毫不勸阻，讓他們錯誤，矛盾，淆混，恐惑，快意的望着他們朝腐敗的所在走去。

從前我不樂意我所寶重的物事讓卑惡的人去摸觸，現在我却把他們交給魔鬼，不同

魔鬼爲難，讓魔鬼去作弄他們。糟蹋他們，踐踏他們。帶他們到毀滅的路上去。我知道打救落水的人，會死在水裏的。

我從前極不樂意開頑笑，現在我却常常的作弄人家了。當人問我赫里歐是否英國人，我會說是的，並且是英國一位有名的足球選手呢。又有一天，有人誇說他的朋友如何有本領，如何在某機關供職卅多年，我便問他那人今年二十幾歲呢？這樣，我便能益發的蔑視他們，憎恨他們，作弄他們。

我還樂意看他們一步步走向毀滅路上去呢。

我覺得對於別人沒有作什麼好事時，便是自己作了壞事。

高爾基夜店中羅嘉語。

## 庸人頌

林莎

袁石公與徐漢明書有語：「獨有適世一種，其人甚奇，以爲禪也，戒行不足；以爲儒，口不道堯舜周孔之學，身不行羞惡辭讓之事。於業不擅一能，於世不堪一務，最爲天下不要緊人。雖於世无所忤，然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其實世人所謂「賢人君子」，即是鄉愿。自古至今那有過幾個賢人君子。世人看慣古人的書，爲古人所欺，以爲真有那些羞惡辭讓之事。因爲迷於賢人君子的偶像，所以一看見鄉愿步着一點几迹，即刻就以爲此乃老牌「正人君子」，死心貼地，奉之若神明。

然而「適世一種人」既「於世无可忤」，何以「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呢？因爲他雖於世无忤，却有一個大壞毛病，即是好揭穿「賢人君子」的痛瘡。譬如有人說他的長官如何信用他的時候，這種人會在旁邊冷冷的板着臉問他：「尊夫人是不是昨天晚上打某長官官邸紅着臉回來？」或者是「令妹昨天送去做某長官的四十五房的姨太太吧？」之類問題。如果他是學生，當教員在黑板上寫完了「崇」當作「祟」，昂首得意罵學生

不識字的時候，他會老實的告訴教員，「祟」字是從「出」從「示」而不是從「山」從「宗」。這與聰明人宗旨大相背謬；一向被人恭維慣了的「賢人君子」不免勃然大怒，要想找他的岔兒。可是他既不販賣紅丸鴉片，不偷運故宮寶物，不失陷國家領土，不重利盤剝。找了半天，既找不到岔兒，於是想起了他近來消沉了，近來遊了一趟山足以礙道，躲在屋子裏喝些苦茶一裝裝」，認為不能「仗義直言」。其「大逆不道」程度較「反革命」利害萬萬；而加以排斥。使一般人厭惡這種人，恨不得等他走了以後把他站的那塊地方撒點兒食鹽，唸兩聲「阿們，阿彌陀佛」才能夠消災延壽，弭患无形，這時「賢人君子」笑了，其快樂當比寫「崇」字當「祟」，罵學生不識字的時候千萬倍。

世界上事原來是你騙我，我騙你，互相的蒙蔽着。你明明知道我玩些什麼，我也知道你玩些什麼，不過不願說出罷了。譬如兩條好漢相爭，鬧到極處，一個便叫道「識相些」，此雖上海大眾語，然無處人不懂，就知道他的意思：如果再不「識相」，更進一步的手段，便接着來了。於是另一條好漢心領神會一把拉進茶樓，吃吃講茶。吃的好，雙方解釋誤會，賓主盡歡而散；吃的不好索性就不「識相」，推翻桌子，大打出手。

好漢如此，「賢人君子」又何嘗不如此，不過還不肯像好漢們直叫出「識相些」罷了。一定要扭扭捏捏，裝多少官面文章，來多少套羞惡辭讓，然後而衝突，而和解，而解釋誤會，同喝香檳了事。同喝香檳的時候，也許還會存着一個「小人報仇眼前，君子報仇三年」，「等着瞧吧」之念。

這時偏來個討厭的人，在旁邊冷冷的揭穿祕密，指手畫腳：這點兒是怎裏會事兒，那點兒是怎麼會事兒。你想「賢人君子」那還能不恨？吾最佩秦始皇，焚書坑儒，誰教你说是非來？而「賢人君子」却不肯那樣做。

大凡人初出茅廬總是極熱心想「硬幹」，「快幹」；一到經歷漸多，知道一切困難，碰了不少釘子，便流為兩派：一種是學會了做「賢人君子」，整天來那套「今天天氣哈哈哈」；要不就是在一旁冷言冷語，揭穿一切祕密，而句句實話，又不能說他錯，只好懷恨在心。

金人有三絀其目的，便是勸人多吃飯，少開口的意思。我記得小學生開口罵人便是冷血動物，其實動物那裏有個冷血的，因為種種關係使他不能照小學生的意思做罷了。

即使你不熱血，不明明白白的說出來，而「賢人君子」仍舊懷恨，甚至連械口都有點「那個」。

所以到了後來，聰明人看透了一切，不說甚麼，只是在一邊不哭不笑，唸唸經，遊山玩水，寫字畫畫，給「賢人君子」看見，說聲這是獸子，那你就就超昇了。因為他認爲你是獸子，所以不來注意你。你說的話，即使有點兒「那個」，也就無關要了。

普通人最恨人家說他是庸人，如果一稱他是庸人，就像殺了他父親一般，詈罵不休。其實庸人是世界最快活的人：一不給正人君子恨，二人家件件都能原諒你，大凡人是越不給人家注意越好。話又說回來啦，不給人注意就得做庸人。

記得五四那般年青小伙子現在都死的死了，做大官的做大官了，做學者的做名學者了。無論是那個到後來總是學着庸碌，你看那些提倡唸經禮佛的要人，誰不是從前最主張推翻偶像的呢？越是糊塗，越是昏庸，越能夠長保富貴。所目古人口口聲聲說着「難得糊塗」。

## 雜談五則

汪炳勛

「凡人」多喜「故弄玄虛」地亂談一陣。美其名曰「隨思所至，信手拈來」，其實是「亂打鑼鼓，終不成曲」而已焉。縱然如知堂老人所謂「滿口柴胡」，可是你會鬧出「敝帚自珍」的笑話。下錄五篇，皆如魯迅先生所謂有進「文章病院」的資格。臨入院門之際，總會發出一些諧語。——許是熱度過高的現象。這一進，許會「壽終×寢」；許會「霍然而癒」。只好聽憑發落吧。

### 忠告

中國有一種諺語：「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驟然看去，毫無道理。絕不似出諸「拔刀相助」的我國人之口。自榮獲「一盤散沙」的雅號以後，更發覺了牠底謬誤。殊不知此語是精終生之經驗，透視了人生之後的結論。同時它更為處世名言。時時切記此語，定可免去一些無謂的虛驚。

偶然在街頭見着仆地的兒童，縱然見其匍匐塵埃油然而生惻隱之感，也最好「不一

「引手救」。因為這一拉，常會將「落井下石」之罪，拉到自己底頭上來。「仁人君子」非但輪不到你作；反而你可以發現別人已在「戴指」了。

在今日想作「仁人君子」固屬不易；就是想作「魯仲連」「排難解紛」的工作，更屬不易。因為別人常會嫁禍於你。甚至捲入漩渦，飽受老拳。所以惟一的避禍方法便是：「飄然遠引」；或竟「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你我凡人，意在討好，絕不願因之而招罵。因此以閒事少管為妙。

「同胞」「異胞」間既不能多管閒事，何況國家大事，更不用我們來「越俎」。偶一不慎，便會「招怨致尤」。甚至如魯迅先生所謂「推上反動的碼頭」。與其那時「自悔唐突」，不如「充耳蔽目」「裝聾推啞」。因此國事以莫談為妙。我深願能如此地說一聲：

今天的天氣……哈哈。

廢歷甲戌年除夕前一日。

### 「學生」與「國貨年」

學生們又在活動了。又有什麼運動了吧？只要不是健忘者，都知道每次運動，皆有學生們在其中「拍馬縱橫」。據一班人看來，學生們不過是「人云亦云」「於事無補」。不過只須稍有理智，便覺得這種論斷有「不攻自破」的危險。同時我們以為他們得了一種意外的揶揄。可是結果我們異常失望：因為學生們最後不過得了一個「五分鐘熱度」的成績。

這次學生們又在「故技復萌」「躍馬橫刀」了。朝夕忙着張貼標語，熱心宣傳。弄得「烏烟瘴氣」「席不暇暖」。

這是一九三四年「有閒階級」們偶然興至時所發起的「國貨年」運動。他們在服用「洋貨」「始亂終棄」之餘，忽然天良發現，悟及「久滯不前」的「國貨」之危機。因此在熟睡中「反側」了一下，發出一絲運動的呼聲。他們頓悟到「物必洋貨」的可恥，因此一班「同胞」「異胞」們又交相讚嘆了一聲「知恥近乎勇」。

「一唱而百和」之餘，國人大施其「幫閒」的故技。結果當然是「猗歟盛哉」。照

例學生們「縱橫」的最厲害，所負有的使命也極大。同時他們又照樣地從「息鼓偃旗」者的揶揄中，博得一些「餘勇可賈」的好評。縱然學生們的勇氣五分鐘後便為「烟消雲散」的。

可是學生們雖僅能於五分鐘內「左右馳縱」；然其「故技」却「大顯」了一番。而其所負之使命，也就成了一番。只須目睹今日一班人物們對於國貨的擗用，尤其是不久的以前，汪院長曾給「甯綏」提拔不少（？）。

話雖如此，可是學生們在「國貨年」中的使命並未十足地完成。不過是暫告段落罷了。

我們今後的希望便是：學生們仍能「重整旗鼓」地為「國貨」大大地顯一番「躍馬橫刀」的勇氣。

### 人之常情

據說海上有逐臭之夫，而劉蕡爲了瘡痏「味似鰐魚」因而嗜之。權長孺見了爪便「垂涎流嚙」起來。凡此種種，十足地說明人之異趣，往往不可思議。照例人之常情，正

如曹植所謂「蘭茝荃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蓬首垢面」活現出一副體魄相；而「衣香鬢影」是那樣地令人飄飄然作遺世想。假令臭象徵性惡，那末香無疑地象徵性善。一個人初唸「人之初……」時，性善之說早在腦中生了根。因此從小便被這「人之常情」盤旋至死。「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人之常情也。讀到「……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垢面而談詩書。……」對此介甫公便生鄙視。這也是人之常情。至於精習美容駐顏，傅粉黛綠，談抵抗而惡妥協，明廉恥而禁貪汚。……無往不是人之常情也。

爲了「人之常情」的驅動，現在一班男士們也會傅粉灑香，大修容顏。爲了顧忌他人的嗅覺，和極力求異於「蓬首垢面」者流起見，不惜將自己裝點成「明眸皓齒」，此乃十足的人之常情也。

講禮讓，掉四省，談妥協，簽協定，流連舞場，從事色情文化，巧言令色，左右逢源。……皆是一班富於「人之常情」的修飾體面者所「颯然而行」的。至於一班逐臭嗜痂者流，也許連想到牠們的智力也沒有。

吾於是乃知「摩登男士」畢竟非凡。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快人快語

假定不以「素問」爲無稽，那末黃帝的健談，已足令人咋舌了。他底子孫們以「名正言順」的舌頭絕技，互相傳授了無數代。其間頗有許多出色的人物，更鬧了無數的禍端。傳到現在，雖非什麼「跨籠」，然而也不至鬧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笑話。有時也會以一二「快人快語」博得一粲。

可是言者一交惡運，有時因爲說得太快，便會不加思索地露出了微辭。字連不低則已；一低則不是觸了沉默者底鬍鬚，便是批了在上者底「逆鱗」。輕則遭罵，重則受刑。吾於是乃知「對策」可以取得「一官半職」；而「清淡」可以遭「殺身之禍」。

自從賀人弄璋的某君，爲了一語而在主人底逐客令下感到狼狽之後，更足證明了「快人快語」的危險。使人不能下箸豐饌則是小事，最多不過「餓涎流吻」而已。可是無意中觸動了機關，被加以罪，以致捨身「莫須有」三字，則是性命出入，作了鬼也要引爲憾事的。照例械獄一點——雖非絕對地裝噏，可是少說幾句，——庶可免去一些無謂

的虛驚。更可藉此「養精蓄銳」，「舉兩得，何樂而不爲。

「多吃飯，少開口。」出語雖俗，但深得「明哲保身」「養氣十年」之旨。

金人若不穢口，正不知要如何地「奇貨可居」起來。良賈若不「深藏若虛」，正不知要遇到多少「殺人越貨」的危險。以此二例，謹向好作「快人快語」者作最後的忠告。

魯迅先生說得好：「今日言路之窄，正如活路一樣」。當心這狹險的言路是今日惟一的處世之道。

一九三四年一二月二十八日。

### 偶成

若有人嚷着無聊，我想最好去翻翻黨義。爲着便利打強心針起見，內中除去一些悅耳提神的珠句外；更有一班「先覺」們「辯雌萬物」的廣告語。讀後包管你拍案叫絕，連呼「萬歲萬歲萬歲」不置。然則一方面既可獲得權時的興奮，同時又忝列忠實信徒之林。一箭而雙雕，豈非人生一大快事。

可是樹人「如此這般」者，未必自己便是「如此這般」。我便是一個現成例。他人以爲讀之興奮的標語，於我是豔膩得無福消受。別人拍掌，我却默然。原因是不明此掌

之拍有何意義。同時想到別人不過是在「囫圇吞棗」而已。譬如焚香淨手之餘，打開「天經地義」。看到什麼「最革命」，「全民利益」，「犧牲」，「世界大同」一類的詞彙，真有點頭痛得無法忍受。會效法「掩耳盜鈴」地盲呑下去，也要像牛羊一樣地反芻一下。這或許是胃子消化力弱的原故。

照例遇到任何名詞，用史前紀蠻民的直覺觀念來解釋，當然簡易的程度要勝過「反掌」。最怕腦子冷靜一些，探其究竟而不可得，其「費解」之苦較之「順解」之樂真要「不啻倍蓰」了。反過來說，幸而腦子冷靜一些的好。而爲這些名詞，已在「旁徵博引」的國民邇來德政參政之下，得到相當的解答了。九一八，一二八的借來，已證實了傳賢法師所謂對於阻礙人羣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者有相當的「抵抗」了。期待着國聯輿論的公判，已足證我國人對於世界和平之憧憬。於是我又聯想到新生活運動之提倡，乃是在「全民」脫離了飢寒現象後，夠得上和「有閒階級」談談「國之四維」了。以前是飢寒起盜心，而現在是「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了。簡言之，他們已從草昧爬進了文明的畛域。——可喜可賀。

然則編黨義者說得「頭頭是道」；讀黨義者解得「左右逢源」，未始不是一種「老實人說老實話。」「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借用一下，許無多大出入。

從前人歌頌柳詞：「凡有井水飲處，無不知歌柳詞者」。給改頭換面一下，我們該說：「凡在青天白日下，無不知讀黨義者」。

生而有幸，拜讀黨義，掛名黨徒。古人「生不逢辰」一語，直欺人之談耳。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麗痛快。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視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爲今者也，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麗痛快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爲繁，爲亂，爲艱，爲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麗痛快，安用聱牙之語，艱深之辭？

——石公寄江進之一

## 隨筆三則

汪炳勳

### 鐘聲

對於這提示着翻轉年華的短音律，我們定為感到內心之迫切。金屬圈在空氣中顫動之音波，像古寺裏載着悠久史蹟之鐘音。事實是如此，我們不盼望聽到牠；然而却容易聽到。當鐘聲停息時，一口唏噓許會溜出喉頭。它有時是輕適的，但有時是傷感的。我常想人始終是一種生活在矛盾裏的動物。有的迫切地等待鐘聲；但有的却厭膩它。可是在任何場合裏，金色時光一樣地溜過了。雖是一日內有兩次等數的擊音；但時間上的隔絕已是漸次地增長着，從鐘聲裏，我清切地透視了人生：人只是過着矛盾的生活，同時將他所矜持的人生，拋入深沉的鐘聲裏。——深得像一口無底的智井。

### 供笑料

墨憨齋主人（馮夢龍）在他底笑府裏說：「……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與若皆在其中供話柄。……」此語可謂耐人尋味的遊戲人間之語。稍有理智的人，只須頭腦冷靜一下

，有時對於自己或他人之舉止，不禁啞然。但有時對於自己的「啞然」同樣的感到「啞然」。爲着避免拾人話柄，而又自供話柄，一班人之甯願隔岸觀火者許是此故。

照理說，在這笑話百出的年頭，你我在日常生活上不知道下多少長短不齊的話柄。所幸有時溜過了人們的注目，這許是話柄多得拾不清的原故。

兒時讀宋人揠苗助長一節，如今始知也是在鬧着天大笑話。至於東施效顰，那更是笑話。可是現在笑話益出益奇。這許是合乎進化論之原則。

所幸鬧出笑話可以馮公一語解嘲。

### 雜記

偶讀鶴見祐輔之蘇俄訪問記中有一段：「……但中國的市人不是在行走；而是在談笑，呼叫，兀立，踡蹲，睡眠，或竟只是閒蕩着，羣聚着，擁擠。有時在走，有時則否。……」這之間，已暴露了我國「有閒階級」之閒逸，或竟是對它的憧憬，更恰切點說，此段已暴露了我們人閒散，慵懶之劣根性；和「下流者羣」的漫無秩序。別人在走，——不僅是走而且疾馳。——我們只是在徬徨。於是我想起中國各方面都是在徬徨着。

，蠟集着。他又說：「……但是蘇維埃政府能把舊帝室的寶物照舊地保存着；而中國北平故宮內的寶物，却只見一天天地荒廢。二者一相比較，雖然同是革命，似不由人不感到是俄國的革命較爲真實可恃了。……幸好中國寶物南遷一下，否則真要像著者所言沒入塵封了。但中國寶物生不逢辰，南遷時突然生了翼脛。然則較之「沒入塵封」還要不幸咧。」

一九三四·十二·十四。

世有豈參得明白的禪？若禪可參得明白，則現今耳視目聽，  
•髮豎眉橫，皆可以參得明白矣。須知髮不以不參而不豎，  
•眉不以不參而不橫？則禪不以不參而不明，明矣！

——中郎答陶石賓——

# 理 想

樂詠江

由這條街的盡處轉了彎，偶然就聞到熱鬧與嘈雜的聲音，這是戲院散第一場時候，在這種不可分明的聲音中，驀地傳來一個聲調，這不是有人在喊我！當我回過頭時，一隻手已搭上我的肩膀，這原來是一位久不相見的朋友。

「今天片子好極了。」同時在他的口袋裏掏出幾個糖給我。

這次完全出於我意料之外，可猜想在他心中充滿的愉快全在他臉上所表現出來！我於是追想到以前他每與我會面總露出陰沉的表情，他曾與我說過是不願往電影院去尋樂的，無非以看書來消遣。所以他除了談最近所看過的文藝書以及談到作者之外，總句不離他生活的消極，更提起人生是悲苦，他不信世上有一點安慰在他腦筋中存在過，他曾也起了一種可怕的念頭，幸而他還沒有勇氣去實行。

我與他不見面計算起來將有兩個月，其中他曾經也來看過我幾次，可是未能相遇。至於我不去看他並不是我不願意聽他心境所講的苦處，我是很願意與他談話，祇要我們倆

有時間，甚至於談一天也不感覺厭倦的，我同時很與他表示同情，實在受了時代環境的限制，終於不能常常會面。

在他這次已經感到愉悅的情形之下，我想不出我的話怎樣能不再引起他有傷感發生，但是始終想不出適當的話與他說，固然也有話剛到我舌尖，但是經過一番的思索，又吞了下去。

「最近來是否得到一筆稿費？」畢竟是想出一句自己所不能克制懷疑的話來。

「不！我好久不執筆，老實告訴你；我現在得到一位理想的愛人。」

「哦！今天是否同她來看電影？」

「是的。」

「那末……她呢？」

「你看！不是在我旁邊嗎？」

「呀！」我不覺回過頭來尋找。

「你不要發呆氣了！」他用手拖我過來！「我告訴你罷！我雖處在學生時代，任何

朋友還未交過，感覺到同學們對於我似乎存着一種惡意，大概我是不會交際的天性，更不想有異性的人來理會我。」

我們不覺轉進一條窄小的街道，他忽然問我肚子餓了吧！於是走進一家館子吃點心。

他又接着說：「我現在之所以得到一點安慰和感覺人生有興趣，彷彿在我腦筋中有一個理想中的愛人存在，但是他並不妨礙我一切，並且反能幫助我一切和提醒我的勇氣去努力求前途偉大，因為當我平時看書時，她似乎坐在我面前同研究功課，她使我澄清了我的頭腦，使紊亂的思想不能侵入，我每在星期六下午我很少去看電影，我總在郊外去散步，我不羨慕在我眼前所見到一對一對年青的情侶在那裏甜蜜的談，笑，散步……

「我覺得他們在危險的戰場上娛樂。」

「我理想中的愛人，是在我的身旁，我聞見她一句一句婉嫩的聲調來安慰和鼓勵我把渾沌的社會走到光明的世界。」

「理想的愛人是超過於事實，果真把理想的愛人成事實，這是要使我生命墮落，這

是含着危險的結果。我崇拜理想，理想是極美的。」

這樣不覺談到胖子已吃飽，同時也有七點光景，我們於是付了錢走出來。我因為還有別事，所以就在那裏和他分別了。

余嘗以爲人之所好惡，一皆稟之於性，互易焉而有所不可。譬如盛夏之時，溽暑炎蒸，林木茂密，鳥獸翔舞。至於屠沽之肆，腥穢之所，飛虫之所集，驅之而不能去。維時衆竇齊鳴，雖其至陋惡不可聽，亦相與自得，而時時聒於人耳。此則乘時而得志；其言語文詞，所謂「趨時之作」，亦猶是也。及至霜降木落，萬籟歇竭；當此之時，惟有幽澗之鳴，孤松之韻，迭奏於荒涼清冷之地；而人世所爲榮華之境，無有一焉。

——戴南山成周卜詩序

# 睫巢日記

汪炳勛

一九三四年六月廿六日（星期二）熱晴。

還想到熱風中的呻吟，而今已是一年了。「光陰似箭」又是一個古調重彈。

近日熱極。夏日的情調，已從蟬子的翅音中聆到。同時我聯想到四季皆自無窓中襲來。

理書數日，巢中始是可觀。

六月廿七日（星期三）

呼吸險些窒息。巢中熱風甚大，畫軸作響。翕目靜坐，頗有「閑長」之情調。

近來腦中空如阮囊，清夜捫心，汗顏者久之。開始寫字。不習此道久矣。寫時筆不應手，奈何。

六月廿八日（星期四）

早閱唐驥自傳，至中國女作家中，作者當推獨步。她之所以成名，一半是執拗的個

性和環境有以致之。使天假以年，則中國之壇上將有刺目之光芒出現。我最服膺她的執拗。我以為大半青年之所以彷徨十字街頭者，至少是爲了缺乏執拗。

六月廿九日（星期五）

天陰沉，欲雨。感到極度的不適。

近來頗有無事可記之苦。但是捏造虛構，無中生有，殊可不必。

六月卅日（星期六）

雖是熱風，然而却使汗體暫時地感到舒適。

早友人來，暢談半日。我以為夏日閒譚與午睡同樣地能引起閒情逸趣。尤其是隨思所至，無一不談。大至要人共商之國是，小至村童撫拾之屎穢。莊子「道在屎溺」元旨，其斯之謂歟？

閱畢馬國亮之生活之味精。

七月十三日（星期五）

昨夜熟極。輾轉反側，苦不成眠。早四時起身。坐院中獨酌。佐以蘇俄短篇小說集

，可謂別具風味。此情此景，何日復能再有？讀竟，極為滿意。其中高爾基三稿文筆生動，且帶幾分諷刺氣。雅各武萊夫之「農夫」，描述農人從年時的虛榮與灰頹。「信」之描寫文學家之豪放，皆是聲色俱備。又閱畢蘇俄文學論。說得悅耳些，近來頗關心蘇俄文學。

### 七月十七日（星期二）

胸悶。心子像受了瓶痛地發悸。意志灰頹，眼前罩上了灰色的氣圍。我不等在這鬱勃之夏日，想人生的乏味有如嚼蠟。

閱完劉大白的故事的鐸子。書中敍述清代考舉時的趣聞軼事。讀之令人興致盎然。

### 八月七日（星期二）

日記停擺多時。不消說，無事可記是一主因。除此則爲了家中「住」的問題，糾紛不已。大半心緒，殘蝕淨盡。間或閱胡適日記，或執筆亂塗。總之，皆無一定之節律。

昨晚大哥以于廣虞所贈之世紀底臉示我。筆調餘稱滿意。

### 八月十八日（星期六）

想到暑假又成泡影，寒慄大作。偶翻兩般秋雨庵隨筆，中有一則云：伊庵權禪師流涕曰：「今日又只恁地空過，未知來日何如。」此語可謂揭盡我之懺悔矣。

八月廿二日（星期二）

閒時。閱袁中郎瓶花參集。中郎湮沒而無聞者有年矣。其爲文爲人確有值得服膺之處。何中郎之不遇也若是？近有人從事提倡，遭人斥責。我以爲大可不必。將來若有餘暇，當虛聲附和一下。

一九三四，十二，十八。

死之降臨如同慈母撫摩她底愛子一般。

~~~~~高爾基夜店中羅嘉語

擇吉開張

彥岐

不知道怎樣的，一時高興，我、張三、和李四三個人，合起來要開一家商店，或者我們覺得那些大資本家不都是開店而發財的嗎？計劃定當了，我們三個人太少，又半拖半拉去把陳五哥弄了來，一共四個人。每人出本錢二十元，又去募捐到大洋一角八分四厘，於是共計基本金大洋八十元一角八分四厘正。

張三指定了，六月十三日開張。但李四提議要五月一日開始交易，再擇六月十三日正式開幕，原因是現在的「先行交易擇吉開張」不是很時髦嗎？我和陳五哥都沒有什麼異議，反正他們的意見是並不衝突，就照辦了。

四月三十日，離交易的日子還有一天了，東西還沒有買來，吃過中飯，我們四個人一同去買，晚上九點四十四分鐘才回來。東西可不少啦，什麼拍紙簿啊、吸水紙啊、鉛筆啊、鋼筆頭啊、還有什麼口香糖啊等等，共計十六大包，用去大洋四十一元三角六分。事情又來了，我們這店的名字還沒有取呢！於是我們每人想一個出來，然後再來表決

。我想了個「中華」，張三想了個「富貴」，李四想了個「福祿」，陳五哥想了個「首都」。結果是「富貴」當選了，大概是爲了這兩個字兒很吉利吧！當時我用了一張白的道林紙帖在一塊木板上，要想請陳五哥寫招牌。那時被張三看見了，說我太不懂事，應該用紅紙寫，我只得撕去白紙，用一張鮮紅的紙帖上去，陳五哥當場揮毫，寫的是隸書，據說還是「體兼漢魏」的呢！

五月一日，早上五點鐘李四就把我從熱被窩裏拖了起來，開了大門，掛起招牌，又在大門上帖了一張紅紙，上面寫了「先行交易，擇吉開張」八個大字，我被他們選爲會計主任，張三是購置主任，李四是招待主任，陳五哥是顧問兼監察員。

從早上一直到晚上，一個來買東西的人都沒有，我們吃飯的時候，李四說這是一定的，都市裏晚上才熱鬧的。於是我們把上午八時歸門的章程改爲十時，但是，到了十時還沒有人來，我們又延長了一個鐘頭。大家坐着，我算着賬，今天飯菜一元三角，只剩下三十七元五角二分四厘，我暗裏着急，照這樣再過幾天，不就完了嗎？張三在櫃台上打瞌睡，李四躺在椅子上，唱着「楊延輝坐宮院……」。陳五哥回家去睡了。

第二天下午，來了一個年將古稀的老人，來買了二張草紙，實價銅元一枚，我們賣了二枚，這位顧客算是第一位。

第三天，淨賺銅元二枚，第四天又沒有人來。第五天，我們開會討論，主席是陳五哥，書記是張三，我和李四是出席會員，討論事項是開店不賺錢，怎樣辦法？討論的結果是再維持兩天，一方面去在報紙上登一個廣告。開會是下午四時一刻，散會是下午四時三十五分。

報紙上的廣告，登了出來，廣告費二十八元五角。我們非常的歡喜，以為廣告是最有效的，最靈驗的。

到第十天晚上結賬，還剩下大洋二角四分四厘，沒有法子補救了，我們一股熱血早已散掉，只好關門大吉。但是房錢還沒有呢！經過陳五哥與房主交涉的結果，要大洋二十多元，只好每人湊五塊，把店裏的一個櫃台和兩把椅子，也賠給房主，這天我們把東西分了，我拏到草紙二十張，橡皮四塊，牛皮糖五包，木梳十隻，竹尺四枚。

出了二十五塊，買了這些東西，「偷雞不着蝕把米」，只好又去當了一件大衣。

五年

君復

現在，我祇想時間能倒退它五年。

五年不是箇長的日子吧，然而也就夠令人尋味的。

假使是五年前又怎樣呢？現在的「談幽默的」、「學臧克家的」、「譏諷吉訶德的」、「嘲笑阿Q的」、「作朦朧詩的」、「寫語錄體的」、「哭處隱唉呀的」這一班人又在怎地呢？他們嗎！他們在讀「幼學瓊林」「龍文鞭影」一心一意想造一把發白光取人頭於千里外的寶劍。廢寢忘食的沉浸在「英雄走國記」「霍桑偵探案」「血滴子」……內。厭倦的時候，走進戲館裏看看「火燒紅蓮寺」「大俠飛毛腿」「姊妹花」「漁光曲」。回家以後濡筆爲記。你看他們不很像讀書知識份子嗎？他們死抱着火燒大俠偵探黑幕情。張恨水還覺得不夠味。張資平，那是他們之中的高明者進步以後的讀物呢。

那時他們這樣。

現在呢，現在他們也跟人後討論大衆語。抓着這談「意識」，摸着那論「手法」。

不時的投擲箇謔笑給人。暗暗的得意着。得意着他們是進步了。轉變了。不錯，他們進步了。他們不曉悲哀朱湘劉復之死。爲廬隱之死還唉呀呀的滴下淚來。

然而五年前呢。

然而（又是一個然而）究竟不是五年前呢。何必又要退回呢。

詩之衰久矣。世人初能識字，即高自誇詡，欲登壇坫，以爭名聲。其與古人之詩，多能議論長短，分別門類。譬之盲童跛豎，各以其意喜怒主人，而腕擅攘臂於藩籬之外；而主人曾莫知之也。

——戴南山齋謔集自序

後以完編



者編

像飄浮在大海中的一葉孤舟，沒有援助。缺乏同情。洶湧的波濤。狂吼的森風，遮住了微弱的呼號，幾乎摧毀了這渺小的生機。現在大陸的影子，已經可以望見，白鷗鼓着翅膀向我們飛來；這不是很可慶幸的嗎？

科學的論著，文中之插圖，在校刊可算是新穎的創見；文藝在量的方面減少了；——這是時代。

本期文字，除了三五篇詩文外，幾於全部是同學的作品，很足以充分代表金中同學的思想和精神的。

應當感謝的是秦寶同，張書蔭，汪炳勛諸編輯的熱心撰述。

章君梓賢在出版方面也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

最後的希望是：願下一次的航行能一帆風順。

附

錄

二十三年度秋季學生自治會代表

主席

秦寶雄

書記

胡起鄭
朱國助

汪砥中

王鑑修

趙仲迴

鄭永淳

張根榮

周宗膜

張潤庭

李春旭

朱立泉

華武驥

韓志環

駱承堯

高龍

孫齊亞

周文禾

夏道泰

董修民

劉啓璋

陳隆福

姚述之

蘭壽松

張靈爽

許安祖

黃莊

金无病

李山崙

李德潤

王恩福

羅時任

李德春

王壽文

郭民先

許慰祖

余憲彭

王振華

林其新

秦寶通

曹企堯

張瑞年

陳景樺

易世祿

劉長洪

賈崇峯

解祥發

葉佑生

程順

張博

張秉康

孫恩聰

黃錫揚

汪協熙

張克成

林遜培

伍簾之

黃德徵

潘鴻源

李艮同

王德彰

張其鏞

張先立

鄒輝

余鼎新

李國民

陳渭渠

孫重民

馬開瑞

謝春泉

章道元

魏敦和

易伯魯

歐陽朝瑞

郭振聲

朱惊

吳天霖

張建秋

劉祖儒

文紀洛

秦寶同

張震

章梓賢

二十三年度秋季學生自治會幹事

常務

劉祖儒

文書

張建秋

學藝

孫重民

事務

魏敦和

游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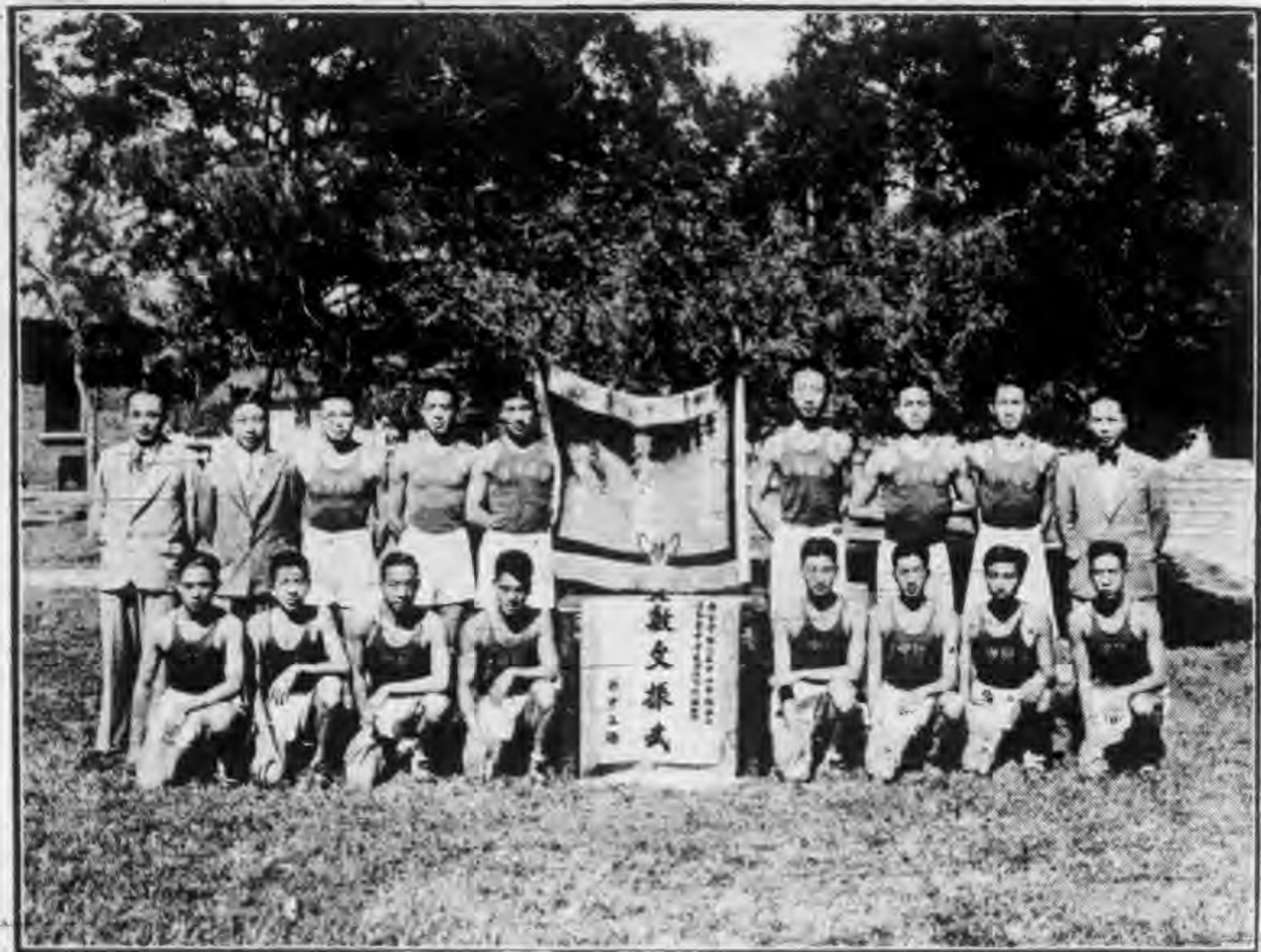
章道元

歐陽朝瑞

文紀洛

馬開駒

保四屆京市中學聯合運動會動會總校本之標錦田徑隊



王靜先生
(體育指導)

鄭慶熙
(幹事)

劉祖儒

文玉麟

馬慶元
(隊長)

章道元

楊聲樹

李艮同

湯文耀先生
(體育主任)

張秉康 吳世武 陳士凱 宣永久 李甯 耿鏞 王倜 鄭鎮

保持三屆中私浙江軍冠球足校本之隊



(體育指導) 王靜先生(缺)

(幹事) 張秉康

林家錚(缺)

(幹事) 鄭馬太

祁紹暉

耿鏞

潘煦之

楊金陵

劉祖儒

馬慶元

(隊長) 陳士凱

禮讓

胡國偉

文玉麟

王宜權

鄭慶熙

吳祥川

何學泉

(體育主任) 湯文耀先生

中華民國十三年秋季足球比賽總紀錄

| 隊別 | 日期 | 地點 | 裁判員 | 結果 | 勝隊 |
|----------|----|-----------|-------|-------------|------|
| 青白 | 金中 | 廿三年十月廿六日 | 本校 | 王靜 | 七比〇 |
| Mantis | 金中 | 廿三年十月廿七日 | 本校 | J. W. Payne | 七比〇 |
| 鐵道部 | 金中 | 廿三年十一月一日 | 鐵道部 | 劉祖修 | 四比〇 |
| Falcon | 金中 | 廿三年十一月三日 | 本校 | G. Pond | 四比三 |
| Falmouth | 金中 | 廿三年十一月十日 | 本校 | H. Varley | 四比一 |
| 海軍 | 金中 | 廿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 本校 | 王靜 | 五比〇 |
| 軍交 | 金中 | 廿三年十一月卅日 | 本校 | 王靜 | 四比〇 |
| Gnat | 金中 | 廿三年十二月一日 | 本校 | J. Epsweil | 四比一 |
| Gnat | 金中 | 廿三年十二月一日 | 下關海軍場 | J. Buswell | 三比一 |
| 萃英 | 金中 | 廿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 之江大學 | 馮教準 | 十一比〇 |
| 晏成 | 金中 | 廿三年十二月十四日 | 之江大學 | 應樵齋 | 九比〇 |
| 滬江 | 金中 | 廿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 之江大學 | 毛志恆 | 五比〇 |
| | | | | | 金中 |

大鄣山人沈旼啓事

般陶天賦窮性好窮印事近
以窮忙窮于應付爰訂窮約
愛窮印者請向延齡巷榮寶
齋接洽免觸窮急明達之士

諒鑒窮衷

——者印承之刊本

司 公 刷 印 京 南

號六六街賢成 址地

號七六七一三 話電

黃稈棠先生鬻書直例

臨川黃稈棠先生鴻圖高節卓然博學能文尤精小學其書法深入商周之室而博極秦漢六朝廣
博浩大無體不工同人等以書學日斂請其公諸同好代訂直例如左

楹聯

一丈二尺六十元 八尺二十元
七尺十二元 六尺八元 以下
每減一尺價減一元

橫幅

牛軛同屏條 整幅同堂幅
五寸以內每字二元 四方尺三十元
五方尺五十五元 八方尺一百六十元
六方尺八十五元 九方尺二百二十元
七方尺一百二十元 方丈三百元

三尺八元 豪作加一百元
五尺十元 六尺七元 以下每減一尺價減一元

榜書

每件三元 古本
書加倍 篆書加倍
篆書加倍 加長跋照下題跋例加倍

冊葉

每件三元 古本
書加倍 篆書加倍
篆書加倍 加長跋照下題跋例加倍

題簽

每件三元 古本
書加倍 篆書加倍
篆書加倍 加長跋照下題跋例加倍

題跋

不及百字不減價

篆書加倍 泥金筆加倍
泥金筆加倍 加烏絲欄加半
篆書加倍 代款不書
先潤後件 一切來文不合不書
一星期取件 戀友恕不贈遺
磨墨費加一

柳肇嘉 陳衍 欧陽漸 陳寶瑛 陳家樞
孫本文 陳柱 陳鑑凡 黃賓虹 馮振心
王孝煃 柳詒徵 李翊灼 唐文治 能育錫
收件處 上海 交通大學陳柱等
南京 漢口 藥王廟大巷守根里五號夏孟皋

每件三元 古本
書加倍 篆書加倍
篆書加倍 加長跋照下題跋例加倍

壽屏

丈二尺每條八十元 七尺十六元 六尺十二元
八尺三十元 五尺十元 六尺七元 以下每減一尺價減一元

屏條

丈二尺每條五十元 七尺十元 六尺七元 以下每減一尺價減一元

碑志

五百字以內二百元 二十元 豪作加一百元
每尺三元 以高一尺爲度
每尺加倍 不及一尺不減價 小篆書加倍

卷子

五百字加二百元 二十元 豪作加一百元
每件三元

堂幅

比屏條加倍

冲晒放大價目表

冲費不取 吃色加二

| | |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 分 角 分 角 角 元 角 角 |
|---|---|---|-----------------|
| | | 一二三三四五六七八 | 五角五角五角五角五角 |
| 冲 | 晒 | 3×4 | 一角 |
| | | 127(4½×6) | |
| 冲 | 晒 | 117(6×6) | |
| | | 120(6×9) | |
| 冲 | 晒 | 116 | |
| | | 118(8×10½) | |
| 冲 | 晒 | 9×12 | |
| | | 122(8×14) | |
| 放 | 大 | 四寸
明信片
六寸
八寸
十寸
十二寸
廿四寸 | 式 |
| | | | |

中山東路雨花巷口 電話二一六六六號

時代攝影用品社

君欲得精良之冲晒放大乎？請至
君欲購廉美之照相材料乎？請至

京南文華昌記印務局

專印新式簿記表冊
精細華洋雜誌

發售華洋文房用品
歐美各種紙張品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 太平路二一五九號

電話 二二二〇一號

時昌體育

北平總店

崇內大街三三八號

電話 東二九〇五

天津支店

海大道一五二號

上海支店

電話 三一八五五



用品商行

南京支店
靜安寺路六八一號
電話 三二二二七

中山路二二六號
電話 二二四八七

要選用
優美的
準確的
運動器具
價廉的

請到

華東運動器具有限公司

總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五百八十三號
電話 三〇二二三二

分公司 南京中山路七十號
電話 二一五三一號

司 公 機 妙 京 南

份 部 大 十

- | | |
|---------|----------|
| 1 西裝洋雜部 | 6 皮鞋球鞋部 |
| 2 絲毛襪巾部 | 7 五金搪瓷部 |
| 3 草帽呢帽部 | 8 麋毯雨衣部 |
| 4 化粧香品部 | 9 童裝玩具部 |
| 5 罐頭食品部 | 10 西菜飲冰部 |

五八〇一二話電 口街新都首

順 裕 號

是

建 築 材 料

總 庫

的

◆ 中 地 鋼 機 陽 濟 沈 白 丹 朝 朝
◆ 瓦 砖 磚 地 中 瓷 ◆

◆ 開 漩 火 磚 火 泥 ◆

號 三 十 五 路 北 山 中 樓 鼓 址 地

號 六 五 七 一 三 話 電

廿七日
金中甲戌年秋季高畢業同學合影

